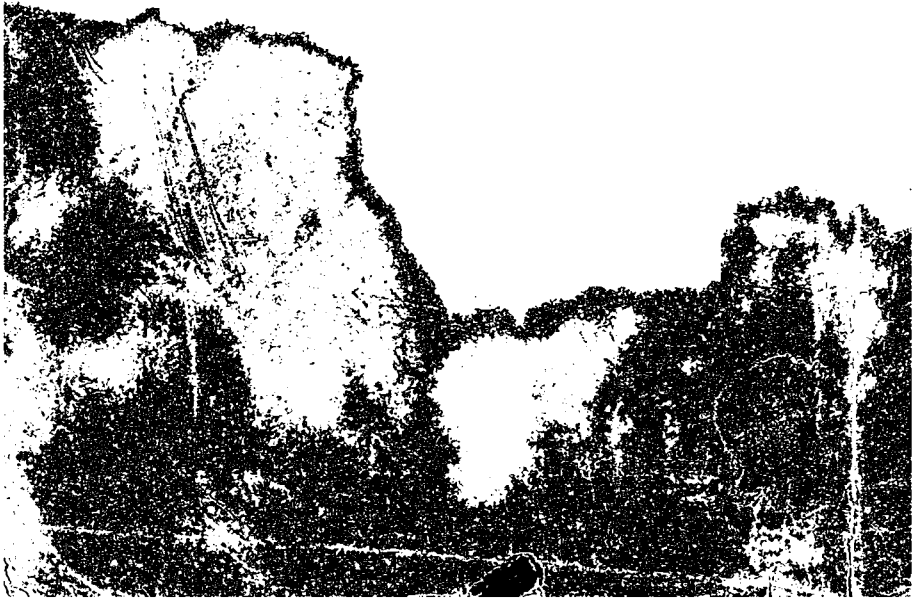


巴金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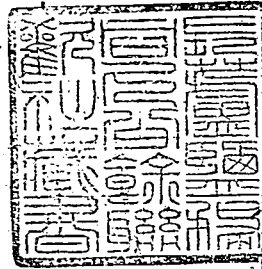


MG
I246.57
217

新 生

Nova Naskigo

巴 金 作



開 明 書 店



3 1761 9918 4

自序

我帶了一顆純白的心，走進這世界中來。這心是母親給我的。她還給了我沸騰的熱血和同情的眼淚。

但是不久母親就離開了我。

日子在風雨中過去了。我還活着。我並沒有浪費我底時間。我已經在懸崖上建築了我底樓臺，我說這是一座很華麗的樓臺，我要整日家坐在牠裏面。

然而暴風雨來了，這是時代的暴風雨。這風是人底哭泣和呼號，這雨是人底熱血和眼淚，那許多失了人形的人和我一樣，也有着血和淚。

我不能夠在我底樓臺裏住下去了。但是父親他們拉着我說：『你，不能夠出去，這是一座很好的樓臺，你建築牠時，我們都給你幫了忙。』我卻很知道實際上幫忙我造成樓

臺的正是那些失了人形的人我進了樓臺卻讓他們陷落在崖下的深淵裏面了。

我不聽從長輩底話。他們依舊不許我走。他們底眼睛裏是沒有那暴風雨的。

然而在暴風雨底打擊之下，我底樓臺終於倒塌了。我找到了一塊草地救了我底性命。因為我是在樓臺快倒塌的時候跳了出來的。

我看見那個廢墟，我就想起了過去的生涯，我去拾些瓦片來紀念牠。在瓦堆裏我發見了好些白骨，我才知道我已經死過一次了。

我離開了懸崖，那已經不是懸崖了，不知在什麼時候人填平了深淵。我辭別了山，渡過了江，划起一隻獨木小舟，向着人間的海駛去。暴風打擊着我底臉，巨浪顛播着我底船。但是牠們並不會淹滅了我。

於是一個寒冷的冬夜來了，我底疲倦的身子我底疼痛的手實在不能夠支持下去了。在一個大岩石底腳下我底船給撞破了。

我躺在一塊石頭上等着巨浪來淹沒我。巨浪並沒有來，而其間我底血又沸騰起來。

了。

我看見遠遠地在山那邊現着強烈的光芒，光芒裏閃爍着無數的眼睛。那光芒就是牠們射出來的。我知道那山是什麼地方。

那些明亮的眼睛照徹了我底心。我認出來了。這正是那些幫忙我建築我底樓臺的人底眼睛，我走進了樓臺就忘記了他們。可是如今在我底樓臺毀滅了以後他們從深淵裏跳出來，卻向着我呼喚了。

我低下頭看我底胸膛，破爛的衣服不會給我遮住牠。那上面忽然顯現了舊的字跡：忠實地生活，忠實地愛人。這是母親給我刻印的。只有這十個字。那上面並沒有「休息」並沒有「幸福」並沒有「光榮」。母親決不會騙我。

去罷。我開始收拾破船底木片，我要補好我底船。我要駛到山那邊去。去找着那般人，幫忙建築他們底樓臺。他們底樓臺不會建築在懸崖上，也沒有風雨來吹打牠。在那一座新的樓臺裏我一定可以找着居住的地方。

在我底樓臺底廢墟上面新的樓臺已經開始在建築了。我希望我能夠看見人們完成牠。

一九三三年五月

二

我自己關閉在墳墓一般的房間裏已經有許多許多的日子了。每天每天我坐在陽光照耀的窗前，常常坐到深夜。窗戶外面是一排高聳的房屋，這房屋雖然不會給我遮住陽光，卻給我遮住了街市，而且使我看不見這一個大都市裏的羣衆。

於是夏天到了。許多的工作停頓了，許多的人到陰涼的地方去了。這都市就成了熱帶的沙漠，在這里連風也是熱的。寫字間裝好了電扇，工廠裏卻依舊燃着烈火熊熊的火爐。對於某一些人夏天似乎是不存在的。甚至在這沙漠上他們也可以找到綠洲。這綠洲只是爲着少數人而存在的。

然而對於我，我是痛切地感覺到夏天來了。我依舊留在自己底墳墓般的房間裏，而如今墳墓外面卻被人燃起了野火，墳頭的草已經被燒枯了，墳墓裏就變成了蒸籠似地熱。我底心像炭一般燃燒起來，我底身子差不多要被蒸熱得不能夠動彈了。在這些時候我雖然依舊枯坐在窗前，動也不動一動，而且差不多要屏絕了飯食，但我卻不得不拼命地喝着涼水，來熄滅我心裏的火焰。

我這樣整日家坐在窗前，我是在看那高聳的房屋壓不那些房屋就像一匹火山在平靜的表面下正沸騰着火流，這火山是遲早要爆發的。我是在看這大都市裏的羣衆壓不，他們這時候是在火爐旁邊被燒被蒸，在馬路中間飛馳着的汽車裏面沒有他們，而且連馬路也被那高聳的房屋給我遮住了。那麼我就是無益的癡想中浪費我底生命麼？不，我是坐在一張破舊的書桌前面創造我底「新生」。這「新生」是我底一部長篇小說，卻跟着小說月報社在閩北的大火中化成了炭燼。那火是日本兵士放的火，牠燒毀了堅實的建築，燒毀了人底血肉的身軀，但牠卻不能夠毀滅我底創造衝動，更不能夠

毀滅我底精力。我要來重新造出那被日本的爆炸彈所毀滅了的東西。我要來試驗我底精力究竟是否會被那帝國主義的爆炸彈所克服。

日也寫，夜也寫，坐在蒸籠似的房間裏，坐在被烈火般的陽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動彈，忘了飯食，這樣經過了兩個夏季的星期以後我終於完成了我底紀念碑，這紀念碑是帝國主義的爆炸彈所不能夠毀滅的，而牠卻會永久地存在着來證明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

我把這當作一個賭，拿我底精力來作孤注一擲，但是這一次我卻勝了。

這樣地度過了我底兩個星期的夏日以後我如今是要離開這蒸籠似的墳墓似的房間了，我如今是要離開這熱帶沙漠似的大都市了。

然而我會回來的，假若有一天，墳頭生長了茂盛的青草，沙漠變成了新綠的原野，那時候我會回來，回來看我底紀念碑是否還立在這都市裏。

新
生

第一篇	一個人格底成長……………	五
第二篇	在掙扎中發見自己底力量……………	一九九
第三篇	死並不是完結……………	二四一

第一篇 一個人格底成長

〔M年〕

三月十四日

依舊是黑暗與恐怖。我和靜妹回到S市來，還不到兩個月，靜妹底心裏已經死了。但在我底心裏他還活着，他還活潑地活着，不懂活在我底心裏而且還活在靜妹底心裏。

靜妹自然還愛我，我也愛她。而且我知道她除了我以外並不愛別的男子。但是這一年半來她變得多了。現在的她和從前的她顯然有了很大的差異。我開始有些不認識她了，我知道如今有一個更重大的東西橫在我們兄妹兩個人底中間，這就是她底信仰。她爲了那個信仰就把別的一切都放在腦後了。

我呢，我自己也變了。這一年半來我不會寫過一首詩，我不會說過一句讚頌愛，讚美自然的話。我常常翻出自己從前寫的那一本詩集來讀，我覺得這並不是我寫的詩，我不懂得這些詩裏面含着什麼意思。我如今也常常拿起筆寫詩，但是我寫的永遠是那五個字：黑暗與恐怖。同時杜大心底瘦長的身子又在我底眼前顯現了。

我很杜大心。我底生活在從前本是和平的，幸福的，自從他闖進來以後，他就給我打開了另一扇門，給我帶來了苦痛與黑暗。在他死後一個月，我就聽從了靜妹底主意，離開了B W路的洋房，拋棄了家庭，過這種流浪的困苦生活。在幾個地方奔跑了這許久，我們又回到S市來。B W路的洋房已經被父親賣出去了。困苦，屈辱包圍着我，在從前還有靜妹和我同過這種日子，可是如今她要去了，拋開我去進工廠了。

靜妹好像是很快活的，因為她有信仰。我呢，我現在什麼也沒有了。我底名字叫李冷，我底心是冷的，我底周圍是黑暗與恐怖。

三月十六日

母親許久不來信了。我們回到S市以後會給她去過兩封信。現在還沒有得着她底回音。我們和她通信，是很困難的，因為我們不能夠讓父親知道，而且寄信到家裏去，母親是沒有機會看見的。我們有個舊僕，如今在K省城裏開了一個小商店，這個人對我們的感情很好，他從前還受過母親底恩惠，所以我們給母親寫信就由他轉交。他決不會誤我們。但是母親爲什麼不來信呢？

母親病了嗎？她底身體是很衰弱的。在前一次的信裏她說過她近來常常生病，她還說她覺得很寂寞，父親並不關心她，就在她底病中父親也不過每天到她底房裏來看她一次，敷衍幾分鐘就走了。父親整天和那兩個姨娘在一起，伴着母親的就只有那個跟着母親陪嫁到我家來的老婢女。她來到我家的時候只有十二歲，如今是四十歲了。她非常愛我們底母親，和一個忠心的奴隸愛她底好心的主人一樣。她自願犧牲她底青春底權利，永遠陪伴着我們底母親。在我們離開了家庭以後，她也許就是母親底唯一的慰藉罷。她給與母親的安慰甚至比我們更多。

今天靜妹和我談起母親，她忽然傷感起來，她時時談起母親底好處和我們底幼年時代的故事。我看見她底長睫毛蓋着的大眼睛裏有淚珠在發亮。我底心也有些軟了。我也在想母親，我在想像母親這時候在家裏怎樣過活。

靜妹很擔心母親底病。她說：『我們可以回家去看看母親。』我卻只記得父親底一句話：『你們現在不聽我底話，你們以後就休想回家來見我一面。』靜妹以爲父親不會拒絕我們，但我比她更知道父親底性情。父親這個人是說得出就做得到的。何況還有那兩個姑娘在家裏挑撥是非呢？

晚飯後我們依舊在談論母親底事，我覺得房間裏空氣太沈悶了，便約她出去散步。N S路上我們有許多天不會走過了，今晚就轉到那里去。在那里，正開始了熱鬧的夜市。兩旁人行道上輝煌的燈光從玻璃窗櫺裏射出來，電車，汽車，黃包車在馬路中間擁擠着。各種顏色的人影在我底眼前幌過。兩個穿西裝打花領帶的青年迎面走來，他們差不多站住了，把眼睛死命地盯着靜妹，那兩雙充滿了肉慾的斜視的眼睛使得她有些惱怒了。

『這個女郎倒很漂亮』一句英國話從後面送進我底耳朵。靜妹裝着不聽見的樣子。我把頭掉向後面去看，正看見那青年底喜悅的面孔，但他馬上就把臉掉開了。靜妹扯着我底袖子說：『哥，走罷。』我不知道爲什麼那時候我還比靜妹更氣惱。難道那兩個青年觸犯了我嗎？爲什麼我就覺得自己受了侮辱呢？我明白還有什麼東西盤據着我底腦筋。

回到家裏靜妹又談起母親，她又在淌淚，但她卻聲明似地說：『哥，無論如何，我是沒有一點悔恨的。』我並沒有流淚。我看着靜妹底大眼睛裏的眼淚，就像在看一些明珠。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變成這樣殘酷。

在我，人生是一個大悲劇，無論我們怎樣掙扎，受苦，而結果依舊免不掉滅亡。我們只是在滅亡未曾到臨以前生活下去。

杜大心使我明白了這一切，可是現在他底骨頭已經腐爛了。而我還活着，是的，我還活着，而且應該活着。

三月十七日

秋岳來看我，那時靜妹出去了，他便約我到克謹那里去，因為他想約克謹發刊一份雜誌。

克謹住在一個親戚底家裏，地方很不錯。他過着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每一兩個月翻譯一本幾萬字的日文書，就可以敷衍過去了，看他那樣子他是很滿足這種生活的，但他也熱心地主張着辦雜誌了。

在克謹底房間裏我們遇見了鳴冬和亦寒。他們已經在那里商量辦雜誌的事情了。『大小樣式就像新女性，內容就像東方雜誌』我聽見克謹這樣主張說。

他們又把發刊雜誌的意思對我解說了一遍，這話秋岳已經對我說過。

我只聽清楚下面的話：

『我們應該有一個言論機關來發表我們對於時局的態度，和我們底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主張。經費有各地的朋友幫助，稿件就由我們在S市的幾個人來擔任……』

於是我又知道克謹每期擔任若干字，亦寒每期擔任若干字，鳴冬每期擔任若干字，

秋岳每期擔任若干字，而且他們還規定了我每期應該擔任五千字至一萬字的光景。

等他們話說夠了時，我忽然冷冷地說：「依舊是白紙上寫黑字，現在有的刊物不已經足夠多了嗎？那麼多的對於時局的態度，那麼多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主張，已經很夠了，爲什麼你們還要來湊熱鬧？」

「那許多刊物，牠們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那只是教人做奴隸的東西。」鳴冬憤憤地說。

「我們底雜誌是要給這黑暗的社會帶來一線光明，所以我們底雜誌就叫光明，亦寒接着起勁地說。

最熱心的好像是秋岳，他說了許多話，他還極力給我解釋創辦雜誌的必要。我口裏應着，心裏想：光明，你們果然會給這黑暗的社會帶來光明嗎？這雜誌即使出版，恐怕至多也不會有五十個人把牠從頭到尾地讀一遍。何苦花費這些錢，何苦耗費排字工人底時間？一張報紙，一份雜誌，都是吸吮排字工人底血液的東西。

三月十九日

母親底信來了。這信使我們歡喜，又使我們流淚。她沒有生病，我和靜妹都覺得寬心。『不管你們走到什麼地方，做着什麼事情，母親總是一樣地愛你們。你們永遠是我底愛兒。』我讀着母親底這樣的話，不禁想到她寫這話時的心情。我底心裏發生了一陣痛苦的鬭爭。我想去信給母親謝罪，求她底寬恕。但我又覺得沒有謝罪的理由。我並沒有犯過錯誤。

靜妹把信紙放在嘴邊去吻了許久，她纔慢慢地放下牠來，一面對我說：『世間再沒有一件能夠比母親底愛更深的東西。她接着又說：『我們應該拿母親底愛去愛人類。這的確是一個女人底說話。我不會回答她。我知道愛就是痛苦。我不願意母親愛我。她愛我，除了給我痛苦外，還會給我什麼呢？我不想愛人，我也不想被人愛。』』

三月二十日

靜妹要去進工廠了。她有她底信仰。我呢，舊的信仰失掉了，新的還不會確定。我現在

什麼也沒有，我要信仰來做什麼呢？我以前似乎有些懋懋，但那時候我有幸福。現在我沒有幸福，是因為我不能夠再做懋人。要重新創造一個信仰，並不是難事。但這又有什麼意義呢？

然而靜妹卻說：『沒有信仰的人是不能夠生活的。』她似乎不知道在事實上我是生活了。沒有誰能夠說我不會生活，也沒有誰能夠否認我底生活的權利。我生活是爲我自己，別人和我無關，猶如我和別人無關一樣。爲什麼我要拿別人底話來擾亂我底心曲呢？靜妹近來愛讀社會科學的書，她也勸我多讀。我回答說我爲什麼要讀那些書呢？難道生活本身告訴我的不是已經夠多了嗎？那般寫書的人把自己完全關閉在書齋裏，他們底環境和我底完全不同。他們寫書時心裏不會有我，甚至於那時候我還沒有出世，那麼我爲什麼要拿他們所寫下的蠢話來麻煩我自己呢？

我生活在這世界上是一件事實，並不必要別人來承認或否認。我要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爲什麼我需要別人來給我決定生活的方式呢？母親底信上說得好：『你們要怎

樣做，就怎樣做。我不勸阻你們，也不怪你們。」但是母親能夠做她自己所想做的事情嗎？人是多麼矛盾的，愛也是矛盾的。

從來不曾懷疑過的事情，現在也開始疑惑起來了。母親既然能夠說那樣的話，爲什麼她自己卻又留在家裏受父親底虐待呢？

三月二十一日

我去看秋岳，他告訴我，說光明雜誌決定在四月十五日出版了。他忙着在給這雜誌寫文章，而且他一定逼着我至少寫一萬字登在第一期雜誌上面。他和亦寒是這雜誌底編輯，鳴冬和克謹是這雜誌底發行人。

秋岳高興地甚至帶了夢幻地說着這雜誌將來發展的計劃。話進了我底一隻耳朵，又從另一隻耳朵出去了。我只是唯唯地應着，心裏想：哪有心腸來聽你底話？我開始覺得他可憐。他這個人把生命銷磨在這樣的小事情上面，自己還很是得意。

我決定不給他們底雜誌寫文章，我底文章對於他們有什麼用處呢？

我回家時在房門外聽見一個清脆的女音在說話。這是燕華底聲音，不，這應該說是文珠底聲音。因為她和她底丈夫洪裂拋棄了新式太太的生活以後，就連姓也改變了。她不再是鄭燕華，她如今是張文珠了。我聽見她對靜妹說：「杜大心底死把你們兄妹兩個都改變了。毀了你底哥哥，卻造就了你。」這句話使我苦笑。但對我並不是一個打擊。我果真毀了嗎？她並不了解我，連靜妹也不了解我。

門半掩着。我推了門進去。文珠正斜倚在靜妹底牀上。靜妹坐在牀邊。文珠看見我進去並不站起來，只給我一個快樂的微笑，同時微微點個頭。她接着就說她兩三天內就要和靜妹進紗廠去了。她和靜妹兩個絮絮地向我敘說她們底計劃，她們底運動以及將來的希望。文珠說話時常常用一隻手玩弄她底飄散的頭髮，顯出一種特別的美。我裝着很注意聽話的樣子，其實我並不會聽懂她說些什麼話。我只記得那一雙大眼睛，那一頭飄散的黑髮和那紅紅的兩頰。我望着她，心裏只想說：「收拾起你底話語罷！我要的只是你。」

夠了，夠了，她們爲什麼總是拿什麼計劃，什麼理想來纏繞我呢？我不要計劃，我不要

理想。我要的只是她們。但是那計劃，那理想就要把她們給我奪去了。我恨牠們！我妬忌牠們！

她們商量了一些時候，就決定明天搬到Y區去，因為文珠已經在那里租了一個亭子間，地方離那紗廠很近。靜妹要和文珠同住在那里。

明天，這樣快話是文珠提起的，靜妹毫不遲疑地就贊同了。她說：『我在這裏真是住得太不耐煩了。能夠早一天離開最好。』她底臉上現了光彩。她離開這里好像就沒有有一點遺憾。難道她真是一點也不關心着我麼？

她們起勁地商議着。我一個人在一旁暗地注視着她們。我不說話，只讓那痛苦的思
想磨難着我。

三月二十二日

今天我把靜妹送到Y區，文珠已經先到了。她在大門前站着等我們。她穿了一件深藍布衫子，頭上束了一條白布帕子，樣子就像一個鄉下姑娘。奇怪，她無論怎樣打扮，都很

好看。靜妹依舊穿着她底那件舊旗袍，她和文珠比起來，另有一種美麗。

『呵，哪里來的鄉下姑娘？』我笑起來說。『這里的女工有許多也是打扮得很漂亮的，爲什麼定要故意這樣打扮？』

文珠並不回答，只微微笑了一下。

在那石子鋪砌的路上孤另另的立了三幢舊房子。左邊的一間就是她們底新居。大門底油漆已經脫落了。

她們租的是亭子間，又窄又舊，牆壁成了黑灰色。我們走路如果把脚步放重一點，地板就會搖動起來，同時發出低微的響聲。房間的陳設很簡單，就只有一張牀，一張桌子和兩個凳子，這都是文珠搬來的。此外就沒有別的傢俱，而且也放不下什麼傢俱了。

房裏只有一扇窗戶，但窗外不遠的地方就有一個高大的建築，也是一個工廠。牠立在那里，不僅給這房間遮住了陽光，而且還像鬼魂一般地俯瞰着這個小小的窗戶。房間裏就在白晝也是很陰暗的，夜晚就只有一盞小煤油燈發出來的微光。

我看見這情形，心裏不禁戰抖起來，我苦痛地說：「這地方怎麼能夠居住呢？」

她們兩個卻完全不以為意。她們很快活很熱心地收拾屋子，努力打掃各處。文珠聽見我底話，便詫異地接口說道：「爲什麼不能夠住呢？」過後又笑着說：「你近來爲什麼

專和我們作對？」

「我不明白你們爲什麼定，要故意找這些苦來喫。你們以爲這樣故意受苦，就可以免掉滅亡的命運嗎？」我關心地說，聲音裏充滿着憂鬱。

「哥，你是來爭論的，還是來幫我們搬家？」靜妹嗤笑地說。文珠也笑了。她們真笑得可愛！這笑容驅散了我底陰鬱的思想。她們底笑，尤其是文珠底笑，是富於引誘性。

我們出去買了一些麵。這晚上我們三個人忙着做了一頓麵喫。喫麵的時候大家都，是又說又笑，十分快樂。但她們底快樂是真的，我底卻是假的，我是在強爲歡笑。我沒有信仰，沒有目標，我自己本也可以像她們那樣做，但我不願意，而且我不相信那樣做會有用處。自己犧牲，自己受苦，去救人類，人類就果然會由你這犧牲和受苦而得到拯救麼？她們

近來常常攻擊我做個人主義者我並不否認她們說得不錯我正如我底名字我是冷但是熱又有什麼用處？難道少數個人底熱就可以溫暖人間麼？就可以溫暖那些衣不蔽體的窮人底心坎麼？

靜妹今天勞苦了一個整天，樣子很疲倦。我勸她休息一下，她反而生氣說：『連這一點事情也做不下來，還想做革命家？』我看見她底那種咬着牙齒掙扎的精神，我很是感動。我佩服她，但我又禁不住暗地笑她。只爲了要做一個革命家而故意去喫苦，在我看來也不過是愚蠢的舉動罷了。

這地方是我討厭的，但有了她們兩個人，就好像生了光彩，離開的時候我真正感到了一種留戀。她們兩個送我下樓，還站在大門口帶笑地呼喚我。我時時回頭去看她們。那裏沒有燈，但不遠的地方在那街角有一盞街燈，牠底微暗的燈光使我看不清楚她們底面龐。那細長的身材在微光裏現出了一種超乎實際的美麗。我幾次站住了回頭去看她們，但我終於不得不毅然走了。

在夜色的包圍中我走過幾條窄小的石子路。我極力壓制住我底紛亂的心曲。我不敢想，我不願想。我只願意我能夠痛哭。我在電車站上等了許久。過往的個個都是陌生人。我底眼睛有些模糊了。我不知道爲什麼會在這地方。

我這一生以今夜爲最寂寞。回到自己底房裏如走進一座墳墓。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能否生活下去，似乎也成問題了。這樣我還能夠自己說是一個個人主義者麼？

我恨杜大心底主義，牠把我底靜妹奪去了。

三月二十三日

昨夜我夢見杜大心。他變成了一個骷髏。從他底頭顱骨裏面發出了鐘鳴似的聲音：『生就是受苦。我們受苦，我們掙扎，但我們全都走向着滅亡。』

『我要繼續着這可怕的生活，我不願意滅亡。』我固執地說。

『滅亡是我們人類底必然的命運。』他用了一種很可怕的聲音說。從他底身體裏發出無比的臭氣來。兩隻眼睛只是兩個黑洞，那裏面射出來綠的光芒。

「這也是好的，」我冷淡地說。

「那麼你忘卻了你從前口口聲聲離不掉的「愛」字嗎？」杜大心底骷髏冷笑道。汽車底聲音把我驚醒了，使我來不及答覆他底問題。但汽車很快地就去遠了。房間裏是黑暗和靜寂。我直伸地躺在牀上。心跳動得很厲害。杜大心底問話很清晰地留在我底耳邊。我恨不得把他從墳墓中抓出來，告訴他說：

「我要受苦，我要掙扎，我要滅亡——這就是我底愛！」就因為這個緣故我今天早晨特別把杜大心底遺著「生之懺悔」找出來讀了一遍。

在二百十七頁裏我讀到這樣的話：

「這幾天肺，心，腦都病得厲害。生命的界限似乎就要到了。我是憎恨一切的人。我對於生本來就沒有留戀。然而我這個憎恨的心跳動得還是這麼厲害的時候，我是死不下去的。昨天晚上臨睡時我脫了衣服上牀，覺得自己瘦得可憐，心情非常惡

劣。我明白自己會活不到多久了，霎時間萬念俱灰，稍微覺得死底恐怖。我並非怕死，我實在不願意死，想到有一天我會離開這我所憎恨的世界，我底身子腐爛，而讓一切依然存在著，我實在不能夠忍受這個念頭。這時候我感到了死底壓迫。我拚命掙扎了許久，急得汗出如漿，心也徬徨無主，好像真正快到了死的境地。我不能夠死，我不能夠滅亡。我要生，我要為憎恨一切而生。我滅亡時至少也要和一切共同滅亡。』

這是杜大心生前的日記中的一段。這是生底掙扎，這是心靈底呼聲。然而現在他終於離開他所憎恨的世界了。他底身子已經腐爛，而他所憎恨的一切依然存在，我也存在。他究竟與什麼共同滅亡呢？

在寫了『我不能夠滅亡』以後，終於到了昨晚說『滅亡是我們人類底必然的命運』的地步。因為他自己已經滅亡了。

我呢，我只知道我自己在我底世界中我當然是中心。等到我滅亡的時候，世界也就

不復存在了。我是與世界共同滅亡的。

二十幾年來我是一個「人」，但直到這些時候我才認識了一個「我」。我不知道以前是怎樣生活的。我自己以前絕對沒有想到「我」。以前我底思想完全是別人底思想。現在我應該有我自己底思想了，我要爲我自己而存在了。

我覺得我是有理由存在的。在這世界中我要找我底地位，我要發展我自己，不顧一切的障礙。我恐怕我沒有這勇氣，因爲我做了二十幾年的「人」，只做了這麼短時間的「我」。

費爾巴赫說過：『人對於人是至高的存在。』我要發展他底話，我要說：『我對於我是至高的存在。』

三月二十五日

下午秋岳同鳴冬來談了許多話。

『冷，你爲什麼不肯答應給雜誌寫文章呢？』秋岳苦惱地說。

『寫文章這又有什麼用處？現在有的文章已經太多了。』我直率地回答。我知道這回答會增加他底苦惱，但我底意思是這樣，我不能夠說謊話。

『文章沒有用？』鳴冬起勁地說。『不錯，那些麻醉民衆底意識的文章現在的確是太多了，說來說去無非欺騙民衆，教他們怎樣去做奴隸而已。但是我們底文章不同，我們是要給民衆帶來光明的。』鳴冬說着他底方臉上面現了光彩，他好像真正看見了光明。

『鳴冬說得對，』秋岳接着就說下去。『在這黑暗的房間裏是需要人來點燃一盞燈，也許這燈光很微弱，但是燃燈的事情確實是必需的，多一個人只有使燈燃得光亮一點。光明是絕對必需的。爲了牠我甘願犧牲我底全部精力。』這矮人抖動他底身子，他顯然是被一種力量鼓舞着。在一剎那間他似乎把自己伸長起來。

我有點感動，所以略略遲疑了一下，但我卻回答說：『把全部的精力犧牲在一個刊物上面，這犧牲未免太不值得了！』我說着就冷笑，這冷笑我自己也覺得有些不自然。我恐怕會使他們生氣。

然而他們並不生氣，卻變得更憂鬱了。秋岳忽然用他底苦澀的聲音說：「冷，你這樣生活下去，是不行的。你是一天天逼近懸崖了。我知道你還沒有確定的信仰。但是沒有信仰的人怎樣可以生活下去呢？」

「否定，你否定一切。」鳴冬皺起眉毛接着說，「你否定了國家，否定了社會，否定了家庭。但是這單純的否定是不夠的，結果會使你否定人類，否定你自己。」

「說不定我會有這一天的。也許我那時候會把一切忘掉，而且被一切忘掉，一個人從懸崖上跳進深淵裏，與這個世界共同滅亡。」我冷淡地說，但這冷淡只是表面上的，同時苦痛的思想使得我底心發痛。

「那麼你爲什麼不可以在滅亡之前做一點事情呢？」秋岳懇切地問。

「辦雜誌嗎？寫幾篇沒有人讀的文章嗎？」我譏諷地反問道。

我看清楚他們兩個都在咬嘴唇皮。鳴冬底方臉變得很陰暗了。這個人有時候很喜歡喝酒，他喝了酒並不紅臉，臉色反而變得很陰暗，就像現在這樣。

『辦雜誌，寫幾篇文章，就算是做事情嗎？爲了這個就犧牲一個人底精力，這犧牲是太不值得了！』我差不多要生氣地說。

鳴冬底臉色更加陰暗起來，像被許多黑雲遮掩了似的。他不開口，卻在深深地思索。秋岳就和他不同，秋岳漲紅了臉，開始起勁地說話，好像熱情在他底身體內滿溢了，要從他底口裏吐出來一般。他說：『在這樣大的世界中一個人能夠做出多大的事情呢？犧牲決不會是不值得的。許多許多人底犧牲就可以做出大的事業來。每個人都應該貢獻他底犧牲。這犧牲甚至是必需的。要得結果，必先付代價。』

『犧牲，永遠是犧牲，大的犧牲，小的犧牲，這犧牲不是已經夠多了嗎？要到什麼時候才終局呢？』我像受了打擊般憤憤地叫起來。

『你，你是一個個人主義者！』秋岳氣得臉紅了變青，青了發紅，兩隻眼睛光閃閃地望着我半晌纔說出上面的話。

鳴冬接着對秋岳說：『不要和他爭辯了，他中尼采底毒太深了。』

我只是冷笑，我並不回答。我心裏想：我是一個健全的人，我爲什麼不照自己底方式去思索，卻拿那個狂人底書來麻煩自己呢？在尼采底書裏面並沒有我，我所需要的東西在那里當然尋不到。

鳴冬約我出去到NS路的一個廣東館裏喫飯。我們三個人一道去了。我們在那個飯店裏坐了好一會兒，聽着隔壁的爭吵般的談話，看着門外走過的鬼魂似的影子，我們時常望着彼此的臉，交換了一兩瞥憂鬱的眼光。我們很少談話。菜端上桌子，大家喝了一點酒，匆忙地喫了飯就走出來。

我底心裏很熱，好像有什麼東西在那裏面燃燒。我不想回家去。我恐怕不能夠忍受那寂寞，那死一般的寂寞。

鳴冬搭電車回去了。我陪着秋岳在人行道上閒步。我無目的地慢慢兒走着，來銷磨我底熱情。

夜市正熱鬧。各種刺目的顏色，各種引誘人的聲音包圍着這條長的，寬的馬路。汽車

在路中間吼，小乞丐在牆角裏哭，女人在步道上面笑，咖啡店和跳舞廳裏送出來淫蕩的爵士音樂，從那漆着綠色的玻璃門裏時時有幾個美國水兵或賭裝中國姑娘進出。一家百貨商店底門前聚集了一羣人，都伸長了頸子望着上面一個無線電收音喇叭，那裏面正播送着一個男子假裝的女音，唱着毛毛雨一類的調子，使得那些人滿意地哄然笑了。

我和秋岳依舊慢慢兒走着，我簡直不想說一句話。我只是注意地看着周圍的一切，我覺得這一切對於我都是十分陌生的，牠們和我沒有一點關聯。我是在人心底沙漠裏孤獨地走着。我底心猛烈地痛楚起來。我覺得我想哭了。

我們又繼續往前走，走過一家電影院，門前貼着大的告白「香豔，肉感，滑稽……」這些字眼馬上就映入我底眼簾，我把眼睛掉向那裏面看，玻璃門掩閉着，兩個穿着制服的小孩站在裏面門邊，給進出的人開門。石階上站着一個穿着粉紅色長旗袍的紅臉少婦和兩個穿綢夾袍戴瓜皮帽的粉臉瘦漢子在那里談笑，另外還有一個穿着漂亮西裝的中年人，是個油滑的肥臉。在這些面孔上面我看出了一種同樣的表情，而且是和電影

告白上的字眼所表示的意思一樣。

這時候前面似乎起了騷動，一些人向我們這方向跑過來，口裏聲笑地咕噥着什麼話。這些人過去了，卻畏怯地站在後面看。前面有三個美國水兵搖搖擺擺地在人行道上叫喊，其中一個底手裏還拿着一隻酒瓶，顯然是剛剛從鄰近的咖啡店裏出來的。他們唱着淫蕩的小曲，一面用手去摸行人底臉。一個盛裝的中年婦人正走到他們底面前，被那個拿着酒瓶的水兵在她底肥臉上捏了一下。她驚恐地叫了一聲，就掙開往前面逃了。那三個水兵一齊掉過頭看，哈哈地笑起來。不遠處一個中年漢子獨自在那裏說着罵詈的話，卻被那個水兵覺察出來，就把一隻酒瓶往他底頭擲去。酒瓶落在水門汀的步道上，面碎了，發出清脆的響聲和水兵底破聲的大笑。混合在一起。那個中年漢子馬上就失了蹤跡。三個水兵走到離我四五步光景的那個咖啡店門前，看了看立在門外的畫着女招待底容姿的招牌，就帶笑地說了兩三句含糊的話語，一偏一倒地推了玻璃門進去了。

這一切情形是被兩個巡捕看見了的，但他們都在用全副精神去發付馬路中間的

一個年老的黃包車夫。一個巡捕手裏提着一疊黃包車底照會。另一個卻拿了警棍在那個苦聲乞憐的老車夫底曲背上敲打。

騷動平息了。我們依舊繼續往前走。在我們底前面一個長身玉立的豔裝少婦倚在她底老年的丈夫底手臂上，緩慢地扭動她底因了旗袍窄小而突出的臀部，移動她底因了穿高跟鞋而成了微跛的脚。她走得那樣慢，處處給我們阻攔了進路，我們只得走下人行道，讓幾部飛馳的包車來撞我們底身子，看着車上的油滑的臉帶了恣然的得意的微笑。過去了。

我們重新走上人行道時，正遇着兩個西裝少年挾了一個短小的長頭髮姑娘走過來。光亮的頭髮，白的臉，鮮豔顏色的領帶，摺痕顯露的大褲腳，發亮的皮鞋，和那姑娘底濃黑的眉毛，藍的眼眶，長的睫毛，深紅的嘴唇，長得差不多要拖到地上的旗袍。這三個人漏去了，巴黎化粧品底濃的香味卻在空氣中散布着。接着是一個橫眉大眼的漢子走過來，把闊嘴一扁就吐出一口痰在地上，他卻昂然地把一隻手撐在腰上大步走過去了。

紅綠色的電光招牌依舊在到處閃耀，刺痛着人底眼睛；代表着黑人舞女底扭動的圓的臀部的爵士音樂時時從跳舞場裏，咖啡店裏，電影院裏送出來；代表着中國且角底送情的眼風和假裝的小脚的梅蘭芳曲調又從無線電收音喇叭裏播送出來；在一個收了市的大商店底玻璃窗櫺上臨時設立了書攤，在那里陳設着情慾寶鑑，男女大秘密一類的書冊。就在轉角處一個穿着粉紅色西裝的小孩面孔的少女用不熟練的英語在和一個高大的西洋紳士講價錢。

一陣強烈的憎恨把我占有了，我猛然把臉掉去看秋岳，他底臉陰沉着，而且起了短時間的瘧疾。

『秋岳，你們辦雜誌，給什麼人讀？在這許多人裏面你可以找到一個人來讀你們底雜誌嗎？他們是不需要牠的！』我底聲音裏混合着憎恨和苦痛。我底心裏是熱和痛。

『走罷，我要回去了，』他並不回答我，卻先長歎一聲，接着就用苦澀的聲音說了上面的話。初聽起來好像他在哭，但我隨後就知道他並沒有淌淚，這痛苦是超過哭以上。我

也和他一樣。

他也要搭電車回家了。我和他站在一個電車站的紅柱下面等車。當他看見電車駛近了時，他忽然抓起我底一隻手說：『冷，你記着，那一天總會到的，那一天，這一切都會消滅的那一天，一定會到的。雜誌一定要辦起來，繼續下去。一定有人來讀牠，那許多的人，他們散佈在全中國，他們是需要光明的。我們要把光明給他們帶來。』

他說罷猛然擲開了我底手，用他底堅定的眼光看我一眼，就跑去擠進人叢中，消失在電車裏面了。但我看清楚了他底臉，那上面閃耀着光亮，這證明他是充分地相信着他自己底話，就在這時候他還沒有失掉信仰。這表示很使我感動，但是當我一個人穿過那鬼魂似的人叢中走着那歸家的路時，我又開始疑惑起來了。在這擁擠的人羣底面前，一份雜誌能夠有什麼力量？秋岳底簡直是愚惑的信仰了！

在短時間以內，我差不多被一陣難堪的寂寞壓倒了。

回到家裏，我並不扭燃電燈，我無力地躺在沙發上面，睜起疲倦的眼睛看那深的黑

暗。

我躺了許久，甚至不動一動。我底眼睛依舊努力睜着。在牠們底前面幌動着許多影子，過去的，現在的，和將來的。許多的面孔動着，但終於被一陣濃密的黑暗掩蓋了。

三月二十八日

今天讀生之懺悔又發見了下面的話：『矛盾，矛盾，矛盾構成了我底全部生活。』這句話就是杜太心滅亡底關鍵。他底滅亡就是在消滅這種矛盾。這也許是澈底的。但我卻不然，我不願意消滅矛盾。我要把我底矛盾織成一個網，掩蔽着我底一切，爲消滅矛盾而滅亡，卽無異爲求生而戕生，我是不願意做的。我要矛盾地生活下去。

話： 杜太心崇拜奈其亞夫的事我今天纔注意到。在他底生之懺悔裏有下列的一段

『近來身體更變得病弱了，這幾天人很容易感到疲倦。如果不拿出一種堅毅

的精神來鎮壓悲哀的亂想，其結果不但工作荒廢，而生命也就會漸漸消失下去了。我立誓今後要忍耐一切，做一個意志力堅強到像奈其亞夫那樣的人。」

杜大心曾經向我說過奈其亞夫底事。他說俄國青年學生奈其亞夫因參加革命運動被囚禁在監獄裏，身帶重鐵的鍊銬躺臥在冰冷的石牀上，終日終夜聽着鄰室的狂人底叫號。這樣過了兩年，他一點也不動心，一點也不頹喪，一點也不屈服。他還用自己底血寫信給朋友。這樣的人的確是少有的，只有他纔能夠免除矛盾。他一生是沒有矛盾的。

杜大心做不到他那樣，所以他滅亡了。而且尤其可惜的是他在決心去滅亡的那一天的日記上面寫着：『死也是卸掉人生重責的一個妙法。』這樣他就成了奈其亞夫底一個敵人了。事實上杜大心是一個完全和奈其亞夫相反的人。

杜大心所謂人生的重責，在我不存在的。我對什麼負責呢？社會嗎？社會是我底敵人。牠壓迫我，虐待我，我只恨牠。

除了對我自己外，我對誰也不負責任。

三月三十日

寂寞和死亡，黑暗和恐怖。生活差不多變成苦刑了。

我底生命竟究存在於什麼地方呢？我究竟可以從什麼地方找回我底生命呢？

我爲什麼要有記憶？記憶使我痛苦！

杜大心底瘦長的影子在我底眼前出現了。

「大心」我這樣叫起來，但他底悲哀的眼睛馬上就消滅了，這里只有我一個人。

「大心，你爲什麼要滅亡呢？」我心裏這樣問。

然而沒有人來回答我。我很知道杜大心底骨頭已經腐爛了，他是不能夠再做什麼

了。

滅亡，這就是滅亡底意義嗎？

四月一日

今天靜妹來，穿着一件藍布短旗袍，人似乎憔悴多了，但她很活潑，很愉快。她絮絮地向我敘述工廠裏的事。她說她在女工中間已經得到好幾個同志了。她們差不多每晚上都要到她底家裏去請她和文珠教她們讀書，給她們講解現社會狀況。

這一切我聽得有些討厭了。我想用手蒙着耳朵對她說：『夠了，收拾起你底工廠，你底宣傳罷，這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但我並沒有說出這句話。我看見她底笑容，我底勇氣就消滅了。我爲什麼要奪去她底這一點快樂呢？我始終注意地聽着。我甚至不打插她。然而她終於閉了嘴去了。

靜妹是午後一點鐘來的，但在五點多鐘就去了。我很知道她去了以後我會感着怎樣的孤寂。我極力留她在這裏多玩一會兒。但是她說七點鐘光景就有同伴到她底家裏去，文珠一個人是不夠應付的，而且她答應了文珠一定要在七點鐘以前回到家裏。

我也不再挽留她了。我知道我再留也留不住她的。她不再是我底靜妹，她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她是一個女革命家了。她是屬於社會的，屬於人類的。

她臨去時交了一封信給我，說是文珠寫的。同時勸我多出去散步，多到公園去玩。『我一點生趣也沒有了，在公園裏和在家裏還不是一樣！』我底聲音有些憤慨。所以她悽然地對我笑了笑。

我望着她走出房門，看見她底細長的背影在樓梯下面消失了。我忍不住眼裏的淚珠。我想跑下樓去拉住她，叫聲『妹』。但我卻極力止住了自己。我把頭俯在書桌上，我想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次的痛哭了。

這時候靜妹大概是在擁擠的電車裏面了。我知道在她底心中一定只有激動和希望。然而在我這裏卻只有黑暗和死亡。耳朵裏似乎還響着靜妹底聲音：『因為你沒有信仰。』

靜妹呵，我不要信仰，我要的乃是你和文珠呢！

我把頭擡起來時，房間裏已經完全變成黑暗了。我不知道夜是什麼時候來的。我也不想喫晚飯。我底左手裏還捏着一團紙。我記起了那是文珠底信。牠已經被我揉壞了。

我扭燃電燈，我撕開那信封。我把裏面的一張窄的紙條取出來。是文珠底娟秀的字跡，但只有下面的十多個字：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

就只有福音書裏面的這一句話！她爲什麼要引福音書裏面的話呢？

文珠呵。你這門不會有一天爲我而開嗎？假若我果真有喪失了一切跪在你這門前哀求的時候。

開罷，打開你底門，讓我窺見一點兒光明罷。黑暗把我壓得太苦了。

四月三日

我又讀生之懺悔。這幾天我特別愛讀牠，因爲牠是杜大心底遺著，而杜大心是我底唯一的忠實的朋友。

在二百七十頁上面我讀到下面的話：

「這幾年來我追求光明，我追求人間的愛，我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然而如今我底愛是被人賣卻了，我底希望是失掉了。在長期的追求以後我所得到的只是黑暗與孤寂……」

「這幾年來，我帶着這顆愛正義愛人類的心走遍了廣大的世界，走遍了人心底沙漠。我底旅行底結果只給了我許多痛苦，許多痛楚的傷痕。正義在哪里？光明在哪里？愛又在哪里？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我纔看不見那可怕的景象，聽不見那慘痛的聲音？一切像箭一般鋒利地刺着我底心。我底心上佈滿了痛楚的傷痕……」

我纔知道杜大心一直到死都還在追求人間的愛。但是靜妹已經把她底愛給他了，他爲什麼又要去滅亡呢？

杜大心乃是一個愛得不澈底，憎得不澈底的人。他因爲愛生，因爲追求美滿的生，所以纔去死。這種道路我是不會選取的。

我不追求，我只創造。

四月五日

沒有朋友來看我。這些時候我是很孤寂的。

靜妹和文珠來了一封短信，說她們底工作很忙，日裏爲廠主作工，夜間爲團體工作。她們最後說，生活雖然很苦，但是事情進行得順利，所以她們很快活。

究竟她們底事情進行得怎樣順利呢？她們底信上並沒有說。但是這已經像是拿着一個美麗的東西在我底眼前炫耀了。我撕碎了她們底信。我怕牠會誘惑我。但我又禁不住要把那些碎紙片拾起來保留着。而且我還吻那些碎紙片，在那上面我彷彿感覺到兩個女性底溫柔的心在跳動。

矛盾，我底生活也是矛盾織成的。但是矛盾底網並沒有掩蔽着我底一切。我底眼淚依然在那網眼裏發亮。

我不願意多到外面去走，我不願意看見那些卑鄙的，油滑的面貌，那些面貌，簡直把

街道塞滿了人就好像一口豬，只曉得喫，盲目地活着來喫，喫着來活，只爲了銷磨日子。出世，成長，保身，傳種以至於死亡。所有的人都走這種呆板的單調的路。難道在那許多許多的人中間，還有加上我這一個的必要麼？

我應該忍受着寂寞和痛苦，我應該走我自己底路。

我是爲着我自己而存在的。

四月六日

亦寒來看我。我看見他底瘦長的臉不知道怎樣竟然感到極大的快樂，我心裏希望着他不要馬上就走罷。

他起先和我談起雜誌底事。雜誌底全部稿件差不多都排好了。十五日是一定可以出版的。他現在焦慮的是這雜誌出版以後能否得到預期的影響。

從他底充滿着焦慮的談話中我開始知道他對於辦雜誌這事情已經沒有大的信仰了。

「辦雜誌，這事情是太迂緩了，太迂緩了，一份雜誌要在中國普遍地散佈出去，要在讀者中間產生出一種巨大的勢力，不知道需要着若干年代。我能夠忍耐地等到那時候嗎？這工作太迂緩了，太微小了。我願意做的是一點更痛快的事情。白紙上寫黑字，我已經覺得這工作是怎樣令人痛苦的了。我究竟不忍心把生命拿來這樣銷磨掉。」他抱怨地說。他底細小的眼睛圓睜着。那裏面射出火一般的痛苦底光芒。

「但什麼纔是更痛快的工作呢？」我做出冷淡的態度問，爲的是掩飾我自己底苦惱。我底心也被火燒得很痛。

「什麼纔是更痛快的工作呢？」他苦痛地重述着我底話。他絕望地拿這話來問他自己。他煩躁地站起來在房裏大步走着。他把臉仰起看天花板，用一隻手去搔他底蓬亂的頭髮。我平靜地望着他，我偶然掃見了他底眼光。他底眼睛常常是紅的。那裏面常常燃燒着一種火，這火是永遠不會熄滅的。

「光明，」他繼續說下去，好像是對另一個人說話，並不是在對我說。「我們果然會

給人帶來光明嗎？我底文章，我已經看過最後一次的清樣了。我每改一次校樣，我總要生氣，我看見依舊是錯了這許多，我便要罵排字工人偷懶。但是我看見了那年青的學徒底血虧的瘦面孔，發紅的陷入的眼睛和塗滿鉛黑色的雙手，我纔知道我們在浪費了自己底心血以後又花費錢去買別人底血液了。是的，鉛毒，那可怖的鉛毒，他們沒有青春，在很小的年紀就會被鉛毒弄死的。但是我們底雜誌是要辦下去的，別的許多許多教人做奴隸的雜誌也是要辦下去的。還有那許多許多毒害青年的書籍，也是要大批地繼續出版的。我們難道不會想到一條別的路嗎？」

他底最後的一句話在這屋裏的沈悶的空氣中長久蕩漾着。這聲音是異常苦惱，而且刺得我底心痛。

別的路，爲什麼他們都要去找尋別的路呢？我怕聽「別的路」這幾個字，我不願意想到將來我會有一天喪失了一切跪倒在靜妹和文珠底面前，哀求她們把門打開讓我去走別的路。

別的路，爲什麼他們都在我底面前提說別的路呢？難道我自己底路真正是斷絕了嗎？不，我不願意走別的路……

他留着他底問題不回答。他絕望地大步在房裏踱了一會兒，忽然他用一種苦澀的聲音短促地說：

『我去了，我還要到印刷局去校稿。』

他果真去了，留下我一個人在這快要被黑暗包圍了的房間裏。

我冷笑了幾聲，我想這個人奇怪，他明明不相信辦雜誌的事，卻又忙着去辦雜誌。他要找尋更痛快的工作，卻又忙着去做不痛快的工作了。

我自己無論如何不會像他這樣。

但是過了十多分鐘，我忽然又被一陣不可抗拒的孤寂底侵襲征服了。我坐在書桌前面，不想做任何事情。我漸漸地把頭俯下去，俯在書桌上。我一點也不想動。我也不用思想。我只有空虛，我只有痛苦。我讓那逐漸濃密的黑暗來埋葬我。

眼睛是乾燥的，我並沒有哭。

四月七日

母親寄來一封信和一百塊錢。

在那封信裏她說她近來身體很好，叫我們不必掛念她；她說她很擔心我們在外面的生活，叫我們在空閒時候多多寫信給她，那個轉信的僕人是很可靠的；她說，我們儘可以放心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情，在經濟方面她很能夠幫助我們，反正她不用完那些錢，而且她又再沒有別的兒女。最後她說那個忠心的老婢女附筆問候我們。

我把錢收下了。我想靜妹一定不贊成我這樣做。母親寄錢給我們已經有好幾次了。靜妹曾經主張過寫信回去叫母親以後不要再寄錢來。但是我底想法卻不同，我們爲什麼不應該用母親寄來的錢呢？難道應該把牠留給父親和姨娘去亂用嗎？母親自己說得對：反正她不用完那些錢，而且她又再沒有別的兒女。

我寫了一封回信給母親。寫這信是煞費着苦心的。我能夠對母親說些什麼話呢？我

能夠把我所感到的一切告訴她嗎？我能夠告訴她靜妹到工廠裏去做女工，而我孤另另的被寂寞和黑暗包圍着嗎？我能夠告訴她我憎恨一切，否定一切，反抗一切，我是爲着自己而存在的嗎？

關於這些我什麼也沒有寫。我寫的是另外的事情。

我說，我和靜妹在外面過活得很好。我們底身體比較從前更強健。請母親不必掛念我們。我說，我們很想念母親，有機會一定要設法回家來看看母親，雖然父親還不肯原諒我們，還不肯要我們回家。我說，我們身邊帶着的母親底照像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了，母親不能夠把最近的照片寄一張給我們。我說，我們常常回憶到兒時的事情，每想起那些事情就禁不住感激母親：母親所給與我們的好處已經是很多很多的了。我說，母親要好好保養身體，不要常常爲小事操心，也不必爲着父親和那兩個姨娘底事情生氣，這對於她底多病的身體是很不適宜的。我們時時刻刻都希望着她底身體一天天地強健起來，以便等着我們將來回家去和她團聚。

去。

我寫了這許多謊話，我一點也不疑心我是在說謊。

我們果然有回家去和母親團聚的那一天嗎？我自己就不相信，而且我也不預備回

去。但是我爲什麼要騙母親呢？這我自己也不知道。

四月八日

我把母親底信轉寄給靜妹，另外我又寫了一封信給靜妹和文珠。

『我們相隔得這麼近，卻不能夠常常見面。我知道這在你們並沒有什麼。你們本着你們底信仰，依着你們底良心，去做你們自己所願意做的事情，你們當然只有快樂。然而我呢，我這裡就只有憂鬱和死亡。我沒有信仰，我沒有工作。我心裏沒有一個值得崇敬獻身的東西。』

『雖然我生活在這樣大的一個世界中，我自己底世界卻是非常狹小，在那里

一切的人都不存在的。在這世界中沒有一個我可以工作的地方。我本也可以找一個信仰來銷磨我底生命，我本也可以和你們一樣犧牲自己去爲人民謀幸福。但是如今卻是太遲了。

「無論如何我是不能夠奉那愚昧無知的人民爲上帝的。我覺得最好還是讓所有的人一齊滅亡。我否認一切，我反抗一切，便是你們所奉爲神聖的人民我也要反對的。」

「我本也可以戴起假面具說些騙人的好聽的話，但我不能夠，因爲我不相信牠。我覺得周圍的人都是我底仇敵。他們都在壓迫我，干涉我。我底思想也許錯誤，然而除了這以外我也再沒有別的思想了。」

「辭妹說過：『沒有信仰的人不能生活，憎惡人類的人只有滅亡。』你也許有理。我也許有一天會走着杜大心底道路而滅亡，那時候你們還活着，你們還在奮鬥掙扎，甚至凱旋，但是我底骨頭已經早腐爛了。」

「文珠說要救我，但我是無可挽救的了。我是這樣的人，即使走了錯誤的路，也要繼續走下去，一直走到盡頭。拿自己底生命作孤注一擲來做這一種試驗，也算是痛快的事。誰知道也許我底路是對的，將來反要輪着我來拯救你們呢！那時候我會借着耶穌底話對所有的人說：「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然而不管怎樣，你們現在總是幸福的。希望你們在幸福之餘還記念着我。有空來談談也好。因為在這個世界中只有你們兩個還多少有些愛我。」

「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再像從前那樣地一道兒生活呢？自然你們現在比起我來多了一個信仰，但信仰是人造的東西，牠並不能夠支配人。你們究竟是我所愛而又愛過我的妹妹呵。（文珠許我這樣稱呼她麼？）……」

我把信寫好。晚飯後拿出去投在郵筒裏。

天正落着大雨。冷的雨點向着我底頭上，身上打來。我用右手護着眼睛不住地向前

面走。好幾次雨點迷住了我底眼睛，使我只見一片昏暗的世界。

把信投進了郵筒以後，我依舊向前走着。我無目的地走在那昏暗的街道上。雨點變小了。我並不再用手保護我底眼睛，索性讓那微雨灌溉着我底飄亂的頭髮。我底眼睛溼了，雨點沿着臉頰淌下來。衣服差不多要溼透了，冷冰冰的貼在我底背上。但我底心還是熱辣辣的。熱情在我底身體內滿溢着，我卻找不到一個發洩的地方。我走着，我無目的地向前走着，在那昏暗中摸索着，恰像一個失了領導的盲人。我不想回家去，我覺得我已經沒有家了，我有的只是那墳墓，那孤寂的，黑暗的墳墓。

昏暗繼續着。偶爾有一些光亮，假的光亮；一些人聲，空虛的人聲。一些人在我底旁邊走過，都是縮着頭頸晃動着身子的，他們只像一些影子，一些鬼魂。

寂寞和疲倦終於把我壓倒了。我雇了一部黃包車回家。我躲在車篷裏讓車夫把我拉過那泥濘的道路拉進我住的那個弄堂裏。

弄堂裏燈光昏暗，石板很溜滑，車子還沒有拉到我底房門口，車夫就跌了一交，我連

忙下車來把錢付給他。

「先生，多加點錢罷，我的腳跌壞了。」黑暗中我看不見他底臉。只聽見這痛楚的聲音。

我想：爲什麼到了這時候還只是哀求？我底憐憫心馬上就被憤怒趕走了。

「一定是他在說謊！」這思想像電光一般地閃過我底頭腦。

我很不願意地摸出幾個銅板遞給他。我想他應該馬上就走開了。

「先生，再加點罷，」他底聲音似乎變得更悲痛，他底手也伸得更近了。

「夠了！」我生氣地說，又摸出三四個銅板丟在地上，就不顧他底哀求逕自去了。

我剛走了三四步忽然聽見他歎息了一聲，接着車輪底聲音就漸漸遠了。

銅板和銀角一齊在我底衣袋裏跳舞起來。這聲音刺痛着我底耳朵。我進了房間，扭開電燈，脫了溼衣就頹唐地倒在沙發上面。我用手揩拭了潤溼的臉。我覺得那臉陡然發燒起來。我無目的地把眼光在房間裏移動，每一樣東西都燒痛着我底眼睛。

突然我底眼光定在靜妹底相片上面了。那相片漸漸變大起來。她底大眼瞞憤怒地望着我：『你這自私的利己主義者！』這時候我忽然不能夠忍受這樣的話了。我連忙蒙着耳朵，閉着眼睛。但是衣袋裏銅板和銀角卻在燒灼我底肉。

是的，我是一個自私的利己主義者！靜妹呵，你和文珠還會愛我這個自私的利己主義者嗎？

四月十一日

寂寞和苦惱，黑暗和死亡……

沒有朋友來看我。

靜妹也沒有寫回信來。

是她沒有寫信的時間，還是她已經把我完全忘掉了？

然而我是決不能夠把她和文珠忘掉的。

期待，焦慮，這果真就沒有終局麼？

四月十三日

靜妹底回信來了：

「哥——我們是很快活的。這里的工作我們也不覺得苦，因為我們底心裏燃燒着犧牲之火。我們底信仰到處得着歡迎。在女工中間我們已經有十多個同志了。自然這是費了很大的力量。而且還有別的一些朋友來幫忙。總之我們居然有了功效了。」

「這里的事情進行得很順利，到處都是希望，只可惜人太少，在工廠裏就只有我和文珠兩個，在外面的人也沒有許多。我們很希望你來幫助我們。你住在工廠附近也可以做許多事。」

「但是你底信來了。你底信給我們帶來了悲哀，使我們煩愁地談了一個整夜。我們是思念着你的。我們時時都在思念你。你終於是我們底哥哥呵。我們每一想到

你，想起在你那里只有死亡和愁苦，而我們這里卻充滿着活動與生命的時候，我們底心就憂鬱起來了。無論如何我們是不能夠拋棄你的，雖然工作使我們離開了你。

「你走的路是一定會達到滅亡的。我們不能夠看你拿生命來作孤注一擲。杜大心滅亡了，我底一腔眼淚也不能夠挽留住他。如今我只是在心中留着他底不滅的影兒。我愛他，我愛他底信仰。他因為違棄了他底信仰，所以滅亡了。我卻因他底死而得到新生，而捨棄了懸崖上的生活。誰知道你反而因此陷溺在毀滅之淵裏。」

「哥，你如今是愈陷愈深了。我不忍看見你滅亡，我不能見你滅亡。我底愛不會拯救了杜大心，但這一次我卻要用牠來拯救你。哥，我和文珠是能夠拯救你的。文珠說得不錯；她就是門，你要從她進來才會得救。哥，你現在還不了解我們。但將來有一天你總會了解我們的。」

「你現在能夠到我們這里來最好，我們是很歡迎你的。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走你底路，我們也只得由你。不過我們請你記着：無論什麼時候你如果發現你底路走

不通，你願意走別的新路，那麼還是請你到我們這里來。我們永遠是你底妹妹，我們永遠愛你。縱然一切人都是你底仇敵，那時候我們依然是你底妹妹。

你底妹妹靜淑

「母親底信讀過了，三四天後就給她寫回信，仍由你寄去。你底信可以先發，免得使她懸念。錢我不需要。我可以靠自己底兩隻手生活。你要用錢，就完全留在你那里罷。」

「我們很想見你，但是我們沒有時間到你那里去，你不可以到我們家裏來嗎？——在任何一個晚上。」

文珠在靜妹底信後寫了一句話：

「你從此可都改了罷！——你底妹妹文珠。」

在一張信紙上佈滿了細小的字跡，信是兩面寫的，在那上面跳動着兩個女性底心。我讀着信，我接連地讀了幾遍。我終於把信紙放在嘴邊吻了。

我給她們寫回信，我寫了一大張混合着感激與渴望的話。但我又把牠撕了，另外寫了一封。

我底回信是：

『我現在不能夠來，也不預備來。我希望你們率性就把我忘記罷。我自己並沒有應該悔改的地方，謝謝你們。我願你們永遠忘記我，單讓我把你們底影像永留在心坎上。現在我仍要像耶穌那樣對人們說：「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我要去，我要去飄泊，等我將來果真到了無可挽救的時候，我會回來跪倒在你們底面前，那時候希望你們拿眼淚來埋葬我。』

對於靜妹底誠摯的長信，對於文珠底深情密意的那一句話，我竟然用這樣的信來回答。我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變得這般固執，這般殘酷。

我寫好這短信，伏在書桌上哭了許久，但終於出去把牠發了。矛盾，矛盾，近來自己底心理自己也不了解了。

毀滅罷，我願那大毀滅的時代到來，第一個就毀滅掉我自己。

四月十五日

秋岳他們底雜誌出版了。秋岳很高興地給我先送了一本來。

我接到手裏，是一册二十五開本的雜誌。兩個綠色的大字「光明」殘酷地對着我底臉打來。我略略偏開頭。我底心裏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你覺得怎樣？』秋岳滿意地說。他底圓臉上現了光彩。

我把雜誌翻開，發刊詞是秋岳寫的，有秋岳底時事述評，有寒底長篇論文，有鳴冬

底文章，有克勤底譯稿，此外還一些別人底文章和外面的來稿。這一本薄薄的書冊裏面的確充滿了追求光明的呼聲，雖然是軟弱一點，但這究竟是黑暗社會中追求光明的呼聲！

『太軟弱了！』我莊重地說，就把雜誌放在桌上。

我底話顯然是他料不到的。這話給了他一個大的影響。他底臉色變了。臉漲紅着，兩隻小眼睛圓睜起來。他起勁地說：

『你想在這種時候我們還能夠說更顯明的話嗎？我們現在果真有言論底自由嗎？爲了免得這追求光明的呼聲被黑暗窒息了，所以我們只能夠叫得軟弱一點。但是我們底叫聲會寬廣地傳播出去，聽見的人自然會明瞭我們底意思。』

『然而倘使別人連這種軟弱的呼聲也給你們窒息了呢？』我反語似地問，我底態度很冷淡，甚至像是無感覺的，而其實在心裏卻有火在那里燃燒，燒得我底心發痛。

秋岳似乎喫驚一下，但馬上他又恢復了堅定的表情。他爭辯似地說：『那不會的。我

相信還沒有到那時候，我們有的是舌頭，誰也不能夠禁止我們說話。我們底雜誌一定可以長久出下去，沒有誰會來戕害牠底生命。」

他說得那麼堅定，簡直沒有一點疑惑。這使我有點感動。我很想說些安慰他的話，我很想說我也希望他們底雜誌長久出版下去。但另一種思想終於制服了我，使我擺出冷淡的面孔，差不多殘酷地對他說道：

『不要太樂觀了罷。』

在剛纔的一會兒，我們也許可以互相了解的。但這一句話好像就在我們中間築了一道牆壁。我們對望着，交換了幾瞥恐怖的和疑惑的眼光。過後他低了頭，煩躁地在房裏踱着。我躺在沙發上，把手蒙着臉。

『冷，』他終於停了脚步，站在我底面前，用顫抖的聲音喚我。

我放下蒙臉的手，擡頭去看他。他底圓臉變得很柔和了。

『冷，你爲什麼故意做出這種不自然的態度，說這些非本意的話語呢？你想我還不

「了解你嗎？」他說得十分誠懇。

我不說話。我沒有力量來反駁他。他底這幾句話差不多擊中了我底要害，要把我打倒了。

『冷，我知道你近來的一切舉動和言語都不是出於本心的。你爲什麼要假裝做一個自私的個人主義者，在無益的自大中去浪費掉你底寶貴的青春呢？你很可以做點有益的事情。』

他果真說出了我底弱點嗎？難道我果真就會屈服在他底面前嗎？——我暗地拿這樣的語來問自己。

難道我也應該像他那樣把青春犧牲來辦一份軟弱的雜誌嗎？——這思想像棍子一般打擊在我底頭上，我站了起來。

我走到他底身邊，拍了拍他底肩頭，我也用顫抖的聲音對他說話。

我說：『秋岳，不要再說那些廢話了。你知道我底性情，你不會說服我，我也不會說服

你——

「但是——」他接着急切地說下去，但卻被我打插了。

「因為你比我多了一個東西。你有一個信仰，而我卻沒有。所以我們不能夠走在同一條路上。」

「但是我們就不能夠做個朋友？」他苦痛地說。

「爲什麼不能呢？你知道我也是一個追求光明的人。」我底態度比較他底要鎮靜得多。我底聲音也不再戰抖了。

「這我終於有些不了解，」他依舊苦惱地說話。他起先似乎自信很了解我，現在他卻說出這樣的話了。

「不了解又有什麼要緊？在這樣的社會裏人們本來就不容易互相了解。你爲什麼老是想着這些事情？你把精力花費在你底雜誌上面，不是比這更好些嗎？」我底心境似乎暫時平靜了。我說話時沒有苦惱，沒有疑惑。

「呵，我還要丟去料理雜誌底事情。我居然忘掉了！」他猛省地叫起來。

他匆忙地去了。臨走的時候他抓起我底手緊緊地握着，一面說：「以後我們恐怕沒有機會常常見面了。」我看見他底眼角裏綴了淚珠。

他哭了。他就是在光明雜誌上面說過「奮鬥就是生活」主張到處撒布着生命底種子的那個人。

送走了秋岳，我沒有一點悲哀。我想他以後不會就不來看我罷。但是我又知道他他被雜誌糾纏着，以後一定沒有時間常來這里和我長談了。

我一個人在冷靜的房間裏慢慢兒踱着。孤寂開始來侵襲我。我底心境底和平被破壞了。我想起我所愛的一切近來都和我逐漸遠離。我自己依舊不得不在空虛中浪費我底生命這些事情。我想起剛纔秋岳勸我的話和我回答他的話，我又看見躺臥在書桌上面的「光明」那兩個綠色大字。這時候我底自持的力量完全失掉了。我頹唐地倒在沙發上，我把雙手重重壓着我底臉。我不敢想，我不敢看。

但是我底眼睛甚至，在黑暗裏也能夠看出兩個綠色的大字「光明」來。這兩個字在我底眼前不住地晃動着，把我底頭腦也絞痛了。

光明，我這一生還有希望看見光明嗎？

我說過：我對於我是至高的存在。但是沒有了光明，這存在又有什麼意義呢？我快要被自己毒害到不能挽救的程度了。

四月十七日

出乎我底意料之外，靜妹晚上來了。時間是九點鐘的光景。

她底臉略略有點消瘦，但卻被一種異常的光彩籠罩着。兩隻美麗的大眼睛射出強烈的光芒。一旦觸到這眼光，我覺得我底心軟化了。

「怎麼這樣遲遲到S市來？一個人？」我驚訝地問，我感到快樂。

「我有別的事情，」她說了就在沙發上坐下，她輕輕吐了兩口氣，看那神情我知道她已經走了不少的路。

「你想像不到我們底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真是順利得很。只可惜我們人太少，時間太少。我從沒有像這樣的忙碌過。」她炫耀似地說，但是聲音裏卻帶了疲倦。這疲倦是掩飾不住的，我很容易把牠分辨出來。

「妹，你這樣忙碌着是不行的，你底身體一天天地消瘦下去了，難道你自己還看不出來嗎？你也應該有一點兒休息。」我痛惜地說，這時候我覺得我愛她比愛我自己更甚。

「這樣稍微忙碌一點，有什麼害處？我從前的生活實在是太空閒了，我已經浪費掉了那麼多的光陰！」她微笑地解釋，她對自己底健康似乎完全不關心。

我想我這個人把自己關閉在房間裏，一點事也不做，卻讓我底妹妹如此忙碌着來摧殘她底柔弱的身體。我如今還站在她底面前勸她去休息。我果真就沒有一點慚愧嗎？

「我要去了。這是我給母親寫的信，請你寄回去。」她站起來說，就摸出一封信遞給我。

「怎麼你就要走了？這麼快你剛剛來這裏還不會坐到二三十分鐘呢！」我痛惜地

叫起來，我覺得她一去我就永遠失掉光明了。

『文珠在家裏等我，還有許多工作應該我去做，現在回去已經遲了。我本來預料九點鐘前後就可以到家的。』她帶了焦慮地說，顯然是她關心工作比關心我更甚。

『你真是一刻也不可以多留嗎？』我痛苦地叫起來。

她站在我底面前用她底大眼睛默默地把我望了好一會兒。那一雙美麗的大眼睛，我一生也不能夠忘記掉的。我覺得我再沒有力量支持了。我差不多要跪下去抱住她底雙腳哭起來。

『哥，』她用了很溫柔的聲音喚我，『我知道你底痛苦，我很爲你擔心。但是你不可以改悔嗎？你可以拋掉你底個人主義到我們這邊來嗎？爲什麼我們就不可以再像從前那樣在一起生活呢？在從前那許多日子裏我們是那樣地彼此相愛，互相了解，互相幫助過的。』

『但是如今是誰先離開呢？』悲痛壓倒了我。我忘記了她底一切：她底生活，她底信

仰，她底渴望，我只記着我馬上就會忘掉她這件事。我責備似地叫出了上面的話。

『哥，』她不同意，卻只用那極其溫柔的聲音喚我，同時她底眼光看入我底眼睛，依舊是那溫柔的，愛憐橫溢的眼光，裏面卻多了一種東西，這一種東西我有些不了解，但牠卻把我底飄搖的靈魂鎮定了。

『哥，我並不是離開你。我不能夠看見你走那滅亡的路，我預備來拯救你。所以我給你開闢了新的路，而且我親身去試驗過了。哥，你爲什麼不跟着我來呢？不跟着我去走新的路呢？不要遲疑了。到我們那里去罷。幫助我和文珠進行我們底工作，就像你從前幫助我研究學問那樣。』她底聲音就像音樂，每一句話都達到了我底靈魂深處。我覺得我底全個身體都被她底聲音滲透了。我底自我，我底這許多時候以來用孤寂和痛苦所造成的自我，現在被她底話語完全打碎了。

我差不多就要不顧一切地跪在她底面前，要求她帶我去，帶我到任何地方去。但是一轉念間我底那個被打碎了的自我又得了機會聚合起來，而且有力量——也許這是

最後的力量罷——使我接連地拒絕她說：

『我不能，我不能。』

『哥，你爲什麼不能呢？難道如今你就不再信賴我嗎？』她底眼睛突然陰暗了。我清楚地看見這個變化，我底心猛烈地抖起來。我明白我底話給了她什麼影響，我明白在這些日子裏她犧牲了全部的時間和精力去爲一個理想工作，我卻反而拿我底痛苦去折磨她，去使她悲痛，使她苦惱，去浪費她底寶貴的光陰，甚至在這時候她向我伸出來她底溫柔的援救的手，我依舊頑強地拒絕了她……

『你，你這殘酷的東西！你給她的痛苦已經是太多太多了！』一個聲音在我底身體內叫起來，在一個短時間裏我完全把自己忘掉了。

『我不能，我不能。』我捧了頭在房裏大步走着，我沒有思想，我甚至準備着踏進那不可挽救的深淵裏去。我說不能，是我不能夠再做那些使她痛苦的事了。

我瘋狂地走着，我希望我底面前就是一個深淵，好讓我馬上就陷落在那裏面去。

『哥』靜妹底聲音鐘鳴似地打進我底腦裏，我底全個身體裏都有了那響聲，而且被震動得戰抖起來了。我清楚地知道這一次我如果不陷落進深淵裏，我就會跟着她走了。

我在掙扎，我在和自己搗搗。忽然一種短時間的激情佔有了我。

我走到她底面前用一種殘酷的聲音說：

『你回去罷，讓我寧靜一會兒。這世界裏有那麼多的人，爲什麼你們單單不肯放過我？我總要來干涉我……』

我不能再說下去。我沒有力量了。我蒙着臉直立在房裏。

靜妹沈吟了半晌，終於默默地走了。留下這死一般沈寂的房間和死一般沈默的我。不知道過了若干時候，我覺得人比較清醒了。我放下手溫和地叫了一聲『妹』。沒有回應。我知道靜妹已經去遠了。她已經回到她底家裏了。

我爲什麼要把她遣走呢？當她誠摯地向我伸出援救的手的時候！

一陣難堪的孤寂猛烈刺着我底心這孤寂我已經忍耐過了許多次但在這一晚上卻似乎忍耐不過去了。我痛悔，我不該遣走了靜妹。

我走到書桌前，我疲倦地坐下去。我取出靜妹寫給母親的信。

靜妹底這信是很長的，顯然寫的時候費了她底不少的時間和眼淚。甚至在信紙上我還彷彿嗅出她底眼淚來，她底淚，那有着她底特別的氣息的淚，使我生了許多苦痛的回憶，我記起我和她在一起過的那些日子以及我們和杜大心往來以後的一段生活。

但是如今那一切都過去了，永不會回來了。我孤另另的坐在這墳墓一般的房間裏讀着靜妹寫給母親的信。在這信紙上一個苦痛的瘦削的臉現出來。靜妹至今還沒有把他忘記。而我也不能夠忘掉杜大心。

靜妹寫給母親的信是一個女兒寫給母親的信。這裏面有思念，有愛慕，有回憶，有眼淚，有伸訴，有安慰。但和一般的女兒底信不同的是那裏面有光明，在光明中現出來杜大心底臉，這臉是被光明照亮了，而且這光明照徹了我底心。

對母親說起杜大心底事，在靜妹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這封信裏她又說到杜大心底主義以及那人底死所給與她的影響。她說起她是怎樣才決定了捨棄了一切個人的安樂去繼續杜大心底工作的。所以她現在終於離開這幾年來她所相依爲命的哥哥去走她自己底路了。但是她又向母親保證說她這樣做並不是表示她不愛哥哥，不，她說她愛哥哥比在任何時候都更甚，然而她不能夠跟着哥哥去走那滅亡的路，所以她要用地底力量去挽救自己，並且去拯救哥哥。她充分地肯定說，她所走的路一定會使她得救，而且也使哥哥得救的。

她把這些事情也都向母親說了，母親怎麼能夠了解這些話呢？她底話顯然是寫給我看的。她底心太苦了。

在寫了許多愛慕母親的話和一些兒時的瑣碎的回憶以後她這樣寫道：

「就在今天就在忙碌的工作裏我依然不能夠忘記我做小女孩時候的許多

事情。每想起這些事情，每想起我底童年時代我就蒙恩似地看見了你底慈祥的面貌。你底愛，你底偉大的無所不照的「母親的愛」溫暖着我底心，一直溫暖了許多年，不會有過一個時候把我拋撇在黑暗裏。母親，想起了這事情，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你好。

「母親，哥也許已經告訴過你罷。這是我們在前次的信裏不會說起的。自從我們這次到了S市後，我就時常想回家來看你。母親，便是在現今，我還是多麼渴望着會見你一面呵。在你底旁邊，看見你底慈祥的面貌，聽着你底溫和的聲音，聽着你敘述你在家裏的生活，告訴你這一年半來我們在外面所經歷的種種事情。母親，這是多麼大的幸福呵。這種幸福底幻景把我整整折磨了一年半。但如今我卻甘願把牠放棄了。」

「母親，你會因此怪我嗎？你會因此責備你底女兒無情嗎？你會因此感到大的悲痛嗎？母親，我知道你是決不會這樣的。你會原諒你底女兒，像你從前原諒她那樣；

你會愛你底女兒像你從前愛她那樣因爲我正如你底信上所說永遠是你底愛兒。永遠蒙着你底愛而生長的女兒。我已經蒙着你底愛過了二十多年的幸福生活了。

「母親，是的，提起你底愛，這偉大的「母親的愛」，我底心就軟化了，我就覺得不能夠再像從前那樣地做一個自私的人了。母親的愛是不應該被一個人佔有着的。這種愛應該普遍地散布出去。母親的愛正應該像陽光那樣地普照，使世間不會有一個被愛遺棄的人。母親，我蒙着你底愛已經有二十多年了，這種愛積蓄在我底身體內如今開始滿溢起來，需要我來放散牠了。母親，我如今決定犧牲一切，要把你底愛放散出去，我拿你底愛去愛人類，使世間那許多一生享受不到愛底滋味的人也得沐浴在愛底陽光裏，使那許多許多的陰沈的黑面孔也會因了愛而燦爛地笑了。

「母親，我如今把我從你那里受到的愛分給廣大的人羣，使那許多一生得不到人愛的人也都得着你底愛。這事情，你一定也高興我去做罷。我還記得在我做小

女孩的時候你就教我去幫助人，去愛人，你教我去憐惜別人底痛苦；你教我把我底零用錢施捨給路旁哭泣的小乞丐；你教我爲別人底不幸流淚；你教給我的事情已經這麼多了，但是母親，你還不會看見那廣大的世界那廣大的羣呵。那被貧窮壓迫，黑暗，屈辱包圍着的廣大的人羣，他們底悲慘的，非人的生活，他們底單純的信仰，他們底正直的心，是值得任何人同情的。爲了他們，我就犧牲我底生命，你就失掉你底女兒，母親，我想這也是應該的罷。

『我把你底愛拿來愛人類，這種愛會永遠生活在人類中間，而且跟隨着人類繼續生活下去。在每一個人底生活裏面都會反映出你底愛來。這種愛是不會死的，牠會產生出新的愛，這樣連續下去，以至於無窮。』

『母親，想到將來有一天你底愛會使得許多人幸福地微笑着，許多生活燦爛地光耀着，那麼就讓我們母女兩個今天悲哭地死在隔絕裏，也不算得是怎樣痛心的事情罷。我知道你不會因了這個而悲傷的……』

靜妹寫信就像在作文。她爲什麼要給母親寫上這些長篇大論呢？她爲什麼要把我們底真實的生活通統告訴母親呢？她爲什麼要寫這封信來抹煞我底那封信呢？

我，我這一個被稱爲個人主義者的人，我給母親寫信，費了許多苦心，造了許多謊話。我不敢告訴她我所真實感到的和我所真實經歷的。我只勸她保養身體，等着我們回家去和她團聚。

靜妹，她這一個自己說是愛人類的人，她卻把她所真實感到的和她所真實經歷的完完全全寫給母親了。她甚至對母親說悲哭地死在隔絕裏並不算怎樣痛心的事情。她爲什麼要給母親寫上那許多母親不見得就會了解的話呢？……

她底信顯然是寫給我看的，這就好像發表一篇文章在光明雜誌上面給我看一樣。她底意思很明顯：如果我不跟着她去走她底路，那麼她就會讓我悲哭地死在隔絕裏了。『難道我真會悲哭地死在隔絕裏嗎？』我放下靜妹底信，不禁這樣地問着自己。

我茫然。我不覺得痛苦。我差不多要變得麻木了。

四月十八日

我把靜妹底信寄發了。不管信裏的話是怎樣和我底信衝突，不管我怎樣不贊成她給母親寫這樣的信，我終於把她底信寄給母親了。在寄發以前我又把信讀了一遍。

我記着這樣的話：爲了人類，犧牲自己。

其實靜妹不僅預備犧牲她自己，她也預備犧牲別的人。爲了人類，她甚至會把我犧牲掉。

爲什麼她老是拿那些小的，大的，廣義的，狹義的名詞來麻煩我呢？人羣，人民，人類，以及種種可以被奉爲神聖的名詞！他們在什麼地方？難道爲了他們我就應該犧牲掉自己嗎？

『你不愛人民，因爲你不了解他們，』靜妹似乎曾經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但是我怎麼會了解人民呢？我連他們也沒有看見。我看見的只是我底墳墓一般的

房間。

四月十九日

傍晚，我剛剛扭燃房裏的電燈，文珠來了，就像是她和靜妹商量好輪流來看我一般。我知道她是來勸我的。我想她說的話和靜妹前晚上說過的一定不會有兩樣。

她開口就說她本來打算昨晚來看我，卻被別的事情耽擱了，又遇着昨晚上落大雨，所以終於沒有來。我記着：昨晚上我伸直地躺在牀上，兩隻眼睛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我不會做別的事情。

她在沙發上坐下來，噓了一口氣，望着我笑了一下，就對我敘說起她底最近的生活情形來。

她說話和靜妹說話稍微有些不同，靜妹更溫柔一點，她更熱情一點。但是她底臉頰上面的紅色已經比從前淡得多了。

她說在工廠裏待遇是怎樣地壞，工作是怎樣地煩重，設備是怎樣地不合衛生；女工

底生活是怎樣地比較男工更苦，她們不得不要着種種的侮辱和引誘；工頭怎樣侮辱她們，帳房是怎樣引誘她們，流氓又怎樣調戲她們。她告訴我有一天她下工出來怎樣被一羣流氓包圍着調戲的事情；她告訴我她底一個結過婚的同伴被帳房引誘以後又被拋棄終於自殺的事情；她告訴我她底一個十六歲的同伴偷了一點絲被查出來捉去監禁的事情；她又告訴我她底工作是怎樣地折磨人，而且在起初她常常在機器旁邊暗垂淚的事情。她最後指給我看她底手，那瘦小得愛人的手，我知道以前她底手並不是這樣的。而且現在她底手顯然地有了兩三種顏色。

她說話的時候她底表情和聲音是時常變化的。她底臉常常被悲哀的雲霧遮住了。但她並沒有汨淚。反而我，我倒差不多要哭了。我望着她底嘴，不斷地在心裏哀求說：『可憐罷，不要再說下去了。』然而我卻沒有把這話說出口，而且她繼續說下去的時候，我還是非常注意地聽着她底話，連一個字也不肯放過。我甚至沒有發出聲息來打插她。

她底口閉住了，她疲倦地倒在沙發上面。但她底眼光還在我底臉上身上盤旋。這眼

光是多麼溫柔。

我愛憐地望着她底美麗的臉，我底心被苦痛佔有了。我只想到她底一切，我完全忘了自己。

她底受苦，已經是這麼多了。這受苦要到什麼時候纔會終局呢？還要繼續若干時候呢？難道要繼續到她希望的「黎明的將來」底來臨嗎？還要經過這許多長遠的歲月嗎？我不能夠回答這些問題。

但是我卻不得不想：她底身體能夠支持到那時候嗎？她能夠經歷這一切受苦而存在嗎？

這問題我能夠回答。這是很明顯的事情：她決不能夠支持到那時候。她不久就會被受苦折磨死的。

這個回答使我戰抖起來。我痛苦地看着她底臉，就像在看一個比我底生命還要寶貴的東西，就像我一旦把眼睛掉開，她底臉就會馬上消失去了。

我底這心情她是不會知道的。我心裏蓄滿了許多溫柔的話語要對她說，她卻一點也不知道。她和靜妹一樣，她底全部思想也是集中在人類上面了。她沒有時間來關心我。但是我怎麼能夠不關心她呢？我怎麼能夠在這短時間以內就把她底美麗的面龐，她底苦痛的敘述完全掃除乾淨呢？

『文珠，』我終於忍耐不住，差不多忘了自己地這樣叫起來。『停止了這生活罷。你爲什麼定要這樣苦着自己呢？你爲什麼定要進工廠去讓人折磨，任人欺侮呢？你爲什麼定要犧牲自己去給人民謀幸福呢？拋棄了你底這種生活罷，還是回到你底朋友中間來，他們是知道愛護你的。』我熱得厲害，我底心跳得厲害，我不能夠接着說下去了。我望着她底臉，她底嘴唇，我覺得我底一切是懸在她底嘴唇邊了。我戰抖地等候着她底回答。她底眼光這許久都不會離開我底臉。但她底表情卻漸漸變化了。她起初似乎不懂得我底意思，過後卻微笑了。

『冷，你這個人主義者，你爲什麼倒擔心起我底生活來？這生活並不算是十分苦痛。』

的。我又不是那點綴太平的太太小姐，就連這一點兒苦也不能夠喫。剛剛在開始的時節就要表示膽怯嗎？自願的喫苦並不算是苦，我自己選擇了這條路，我覺得這條路是很不錯的，你看我和靜淑兩個不是過活得很快活嗎？我們從來不會想到過我們還能夠做出一些有益的事情，我們萬想不到我們居然能夠把那許多事情應付得很好。你看一個月差不多就要過完了，我們已經得到了不少的同志，我們底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我們自己也從沒有一個時候感到後悔。這不是證明我們已經得到了勝利嗎？冷，爲什麼你反而勸我拋棄這生活呢？她紅着臉起勁地分辯說。她微笑了，這一次是燦爛地微笑了。顯然有一種巨大的力量在鼓舞着她，這就是她底堅定的信仰，這信仰使她忘記了別的一切，甚至忘了她自己。但是我卻不能夠忘記她。我愛她，我比她自己還愛她。她並不知道她完全不關心我！

『不要做得這樣殘酷罷！』我忘了自己地開始哀求說，讓眼淚和哭聲一齊出來，我不再顧到我過去所走的路和所說的話了。『不要說下去罷，不要再拿你底話來磨難我』

罷。你就一點也不關心我嗎？你甚至一點也不關心你自己嗎？」說到這里我完全失掉了自持的力量。我撲倒下去把頭放在她底懷裏，像一個孩子似地暢快地哭起來。

『冷，冷，』她起初喫驚地叫了兩三聲，像要掙扎站起來，但後來她卻變得鎮靜了。她用一隻手撫摩我底頭髮，她底手竟然是這麼溫柔。我覺得我回到幼年時代了。在幼年時代我從外而受了欺侮回家，常常伏在母親底懷裏哭。母親一面安慰我，一面用她底手撫摩我底頭髮。那隻手也是這樣地溫柔，就和現在的這隻一樣。那隻手，那個柔軟的胸膛是我幼年時代的避風浪的港口；如今我又在這隻手，這個柔軟的胸膛上找到我底新的港口了。我哭得像小孩一樣，我用這哭聲來伸訴這許多日子來我底寂寞苦痛的胸懷。

『冷，我知道你會有這一天，我知道你遲早會這樣做的，』她用了極其溫柔的聲音說，這聲音裏充滿着快樂和善意，我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美麗的聲音。『但是你爲什麼一定要等這許久？你使你自己受了這許多痛苦，你使我們也擔了這許久的心。』

我沒有答話，我只是傾聽着，我像在聽音樂。我被那美麗的調子感動了，我並不去分

辨她底話語底意義。

她捧起我底頭，用她底鎖定的但滿溢着愛情的眼光看入我底眼睛：『你看你底臉瘦得多了，那寂寞，那黑暗，那空虛壓得你好苦呀！我真想像不到這許多日子裏你是怎樣生活下去的。但是如今一切的苦痛都像夢一般地消去了。』她底充滿着愛情的聲音和注視就點燃了我底熱情。我底全身的血都燃燒起來。我忘了一切，我忘了過去，忘了現在，忘了將來，我只記着她底那一對在燃燒的大眼睛。我半立起身子，把兩隻手伸出去挽了她底頸項，使她底頭俯下來，我再把臉承上去。我底嘴唇壓緊着她底嘴唇。這長久的熱吻把我們結合在一起了。

『你來了，你爲什麼不早來呢？你使我等得好苦！』我喃喃地說。她底眼睛照亮着我底臉，那眼睛給了我這麼多的暖熱。

『我叫你等？』她微笑了。『我不是在很早以前就把我底門給你打開，讓你進來嗎？我和靜淑兩個不是常常勸你到我們那里去嗎？我們不是時時刻刻都在對你說要用我

們底愛來拯救你嗎？但是你自己卻頑固地把我們拒絕了……我們萬料不到你會是那麼頑固！她又給我一個笑，又給我一個吻。

我不說話，我只是看着她底在燃燒的大眼睛，我怕那火焰馬上就會熄滅了。

『現在那一切都變成過去的陳迹了。我底夢想也成了現實，你如今果然到來我底懷裏了，』她寬慰地說。『要是我回去把這消息告訴靜淑，她不知道會怎樣地高興呵！』

她底臉長久地被喜悅的光輝籠罩着。我知道她說的是真話。她和靜妹兩個的確關心我。『文珠，你真的愛我嗎？你真的關心我嗎？』我站起來捧着她底熱臉，狂熱地吻着。我快樂地問她，我還有些疑心我是在夢裏。這快樂是真實的。這一年半來我從不曾有過這樣的快樂。

『你還要問這種話？我底舉動不就表示得很明白嗎？我不愛你還愛誰？我爲你不知道擔了多少心？』她熱情地回答，這些時候她底兩頰是紅紅的，和在從前沒有兩樣。原來這一個月來的煩重的工作並不會摧毀了她。她依舊是我底文珠，她並沒有改變。那信仰，

那工作，並沒有使她改變。

「文珠，不管我底過去的一切，你還是這樣地愛我嗎？」我繼續着急迫地問。我一面抱緊着她，我怕她一旦回答，我就會把她失掉了。

「當然。還需要你問你這頑固的人兒！」她頑皮似地點頭做手勢說。

「那麼，不管我以後依舊繼續着走我底路。你還是這樣地愛我嗎？」我問得更急，抱得也更緊。

她沒有馬上回答。她底臉上開始在起變化。

「倘使我依舊留在這里，而且像從前那樣地對你們說：「我自己並沒有應該悔改的地方。」你還是像現在這樣愛我嗎？」我底聲音開始戰抖起來，我底心也在戰抖了。

她注意地望着我底臉，好像要從陌生人底臉上認出一個熟識的面貌來。她底快樂消失了。眼睛裏的火焰也開始在熄滅了，因為那里積了雨點。她底淚掛在眼角。她用充滿着憐惜的聲音說：「冷，你爲什麼不肯跟着我去呢？難道我底愛還不能夠把你從空虛的

個人主義裏面救出來嗎？我始終不明白你爲什麼必須去繼續走那滅亡的路？我們不能夠把你拋撇在黑暗裏，讓你去滅亡！

空虛的個人主義，滅亡的路！她爲什麼要用這樣的話來批評我底路呢？她爲什麼一定不肯放過我，讓我去走我底路呢？

『不要央求我這個罷！我是要繼續走我底路一直走到底的。你可以央求我做別的事情，什麼都可以。只不要央求我拋棄我底路！』我哀求似地抱着她說，我怕我馬上就會把她失掉了。我接連去吻她底臉，這臉漸漸有些涼了。

『你這頑固的人兒，你果真不肯改悔嗎？我回去怎麼對靜淑說呢？在我和滅亡兩個之間你難道必須選取滅亡而撇下我嗎？』她顯然是用了最後的努力來勸我。從她底眼睛裏我看見失望和憂愁。

她的確很愛我，很關心我。她確實是用了最大的努力要把我從滅亡的路上救出來。然而我頑固地又一次把她拒絕了。甚至在吻着她的時候，我依然不肯對她說我要選取

她而撒下滅亡。我不知道我怎麼變得這樣殘酷。我不僅是對她殘酷，而且對我自己也很殘酷。我把我自己底幸福親手毀滅了。

文珠終於走了。臨去時她依舊不會得着我底一句肯定的答語。我給她帶來短時間的快樂，我終於在她底心裏種下了失望和憂愁，而把她送走了。我浪費了她底一夜的時間，這時間她本可以用來做許多事情的。我浪費了她底愛情，這愛情她本也可以用來愛那人羣的。

當我孤另另地躺在沙發的時候，我忽然記起了文珠臨去時所投給我的那一瞥留戀的眼光。這眼光刺痛着我底眼睛，使我底淚珠接連地流下來。我想像着她這時在電車裏的心情，我又回憶着她先前敘說的那些生活故事。我突然被一陣猛烈的悔恨壓到了。房間裏永遠是那墳墓中的孤寂。爲了孤寂我遣走了文珠。不然我一允諾間就可以得着豐富的生命了。

我底路，除了滅亡外我底路在什麼地方呢？文珠是有理的。然而如今已經遲了。我底

幸福已經被自己親手毀掉了。

文珠阿，你回來，你回來援救我罷，你看我果真是被個人主義毒害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嗎？

矛盾，矛盾！我對於自己以前的思想和行動也不能夠了解了。我也快到了杜大心底地步要拿滅亡來消滅自己底矛盾了。

這一晚上是在沙發上面度過去的。我躺在那里並不動一動，黑暗重重地壓在我底身上。周圍只有死亡。在遠的地方有兩對女性的大眼睛，從那裏面放射出光芒來，但是地方太遠，我無論如何總不能夠達到那光芒。

四月二十日

秋岳鳴冬亦寒三個人約着同到我家來。他們底第一句話就是：『光明雜誌被禁止了。』

『光明雜誌居然會被禁止像那樣軟弱的雜誌還不能夠發行嗎？』我驚訝地，還帶

了點憤怒地叫起來。

『你不是說過連這種軟弱的呼聲也會被人窒息嗎？現在果真是到了那樣的時代了。』秋岳掙紅着臉生氣地說。

『現在是言論統一，思想統一的時代了。光明當然是不需要的。』亦寒接着諷刺地說，他底瘦臉陰沉着。

『思想統一，這真是二十世紀的大發明了！』鳴冬冷笑了一聲，就怒吼起來。他底聲音有些像晴天的霹靂。這只給我們帶來更大的苦惱。他底臉陰沉着，就像大堆的黑雲堆在那上面。

亦寒在房間裏大步踱着，他煩躁地搔着他底亂髮，他底眼睛裏不時射出憂鬱的光芒。他忽然用了絕望的聲音問道：『我們怎樣辦呢？』

『亦寒，就拋了辦雜誌的事情罷，人們並不需要光明，你何必定要給他們帶來光明呢？』我同情地安慰他，我始終覺得辦雜誌寫文章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人們不需要光明？誰說的那只是少數人底意思！」鳴冬生氣地爭辯起來。「懼怕光明的只是那些慣於在黑暗裏作惡的人。至於那人羣，那廣大的人羣，他們沒有一個時候不是伸了頸子盼望着光明的。黑暗把他們壓得太久了！」

「我們以後怎麼辦呢？」亦寒依然煩躁地問，他不住地搔着頭髮。頭髮披下來，遮了他底眼睛。看那樣子我恐怕他馬上就會變成瘋狂了。

「怎麼辦呢？要是我底手裏拿着的不是一管筆呵……」鳴冬舉起手捏緊拳頭從上面打下來，打在書桌上，把一瓶墨水打翻了，墨水正傾在那本雜誌底封面上，把兩個大字「光明」完全染黑了。

「光明真個被黑暗掩埋了，」我低聲自語道，我感到了一種恐怖，這屋裏的空氣非常沈悶，非常壓迫人。我底全身似乎被束縛得很緊。我底全身自由都被剝奪了。我不能夠笑，我不能夠大聲說話。

「好，他們不要光明，我就給他們帶來黑暗罷。雜誌是要繼續辦下去的，改換過一個

名字，我們底雜誌在下一個月又可以出現了。」這許久不說話一個人靜悄悄坐在沙發上面思索的秋岳，這時候忽然站起來，說了上面的話。他底聲音是很堅定的；他底矮短的身軀站在沙發面前，也是很堅定的，就像一座石像。這表示出來他已經下了決心了。

「繼續出下去又有什麼用處？換一個名字，至多不過再出一期！你想，別人不會再來禁止嗎？」亦寒依舊在房裏踱着，他煩躁地這樣回答。「總之，白紙上寫黑字的事情，我不高興再去幹牠了。那是太迂緩了，太軟弱了！我們甚至來不及看見牠底效果。爲着這樣的事情就犧牲掉我底全部的精神，那是太不值得了。我要幹的是更痛快的事情！」

「更痛快的事情？什麼？更痛快的事情呢？」鳴冬也絕望地問起來。

「然而無論如何雜誌是應該出下去的！」秋岳並沒有絕望，他依舊用堅定的聲音說話，顯然這時候他對於辦雜誌的事情還有着充分的信仰。「我們不能夠讓別人窒息了我們底呼聲。我們不能夠讓那許多教人做奴隸的刊物去給青年們散布毒氣。我們底雜誌是一定要出下去的，因爲沒有牠，整個中國就沒有一線光明了！」

『光明？你現在還以為白紙上寫黑字就可以給人帶來光明嗎？你這許久居然沒有一點進步？』亦寒圓睜着他底一對眼睛，苦惱地看着秋岳。好紅的眼睛，我知道他底永遠不能熄滅的火焰又在那裏面燃燒了。『我說刊物決不會給人帶來光明，而我們從那裏也永遠得不到力量。我要的是力量。』

『力量！』鳴冬驚喜地叫起來，一道微光掠過他底方臉。『不錯，我們要的正是力量！要摧毀這黑暗的世界是需要着力量的。文字言語沒有一點用處！而且人家甚至不許你說一句痛快話，寫一篇痛快的文章。』

『你說了寫了又有什麼人來聽來讀呢？現在社會上歡迎的是袁潤身教授辦的正義雜誌，這雜誌一天天拚命對青年們說：「你努力做奴隸呀！做國家底奴隸，政府底奴隸，家庭底奴隸，乃至軍閥政客，資本家的奴隸，這是一條昇官發財的捷徑。」於是人們很高興地讀着他底雜誌，他底雜誌就銷到了十多萬份，廣闊地散布在全中國。而你們底雜誌呢，就全部銷完也不過一千份。一千份和十多萬份比起來，簡直是拿生雞蛋碰牆壁。難道

你們就沒有眼睛嗎？我煩惱地說，我也是被一種渴望，一種追求力量的渴望壓倒了。

我底這番話並不會搖動秋岳底信仰，他站在那里，他底矮身軀還是非常堅定。只是他底臉因了熱情變得更紅了。他底話說得很急，好像他想馬上就把我說服一般。『就是因為袁潤身拚命地在他底雜誌裏散布他底資產階級的正義，拚命地用種種好聽的話去麻醉青年，所以我們更不能夠沈默。不管你們怎樣，我是決定把雜誌換個名字繼續辦下去。除非到了我躺下去不能夠動的時候，我決不肯放棄這工作。亦寒，你怎樣呢？』

『不，不，』亦寒像受了鞭打似地急急分辯說。『像那種軟弱的文章我是不能夠再寫了。我寧願讓自己毀滅掉，我不願意再過這樣不痛不癢的生活。如果得不着力量，我就不情願再活下去了。』他底苦惱的聲音在這房間裏抖了許久，最後又在我底心裏顛抖了。他底苦痛就是我底苦痛。我也不情願再活下去了。

『辦雜誌？我們還要辦多少年的雜誌呢？』鳴冬張開他底大嘴，苦苦地伸訴起來。『難道我們是命定了努力一生而終於看見不到一點效果嗎？我只願意有一個機會，就讓我

在一剎那間痛快地把自己完全毀掉。只要我底犧牲會有點幫助給那人羣，我對於自己底生命是一點也不吝惜的。但是——但是不要再拿辦雜誌的事情來折磨我罷，」他底聲音突然中斷了，他頹然地向牀上倒下去，用雙手蒙了臉。

在我們中間繼續了一陣難堪的沈寂。

沒有光明，在我們周圍的是黑暗和恐怖。我們甚至不敢移動脚步，好像一舉腳我們就會陷落在那不可挽救的黑暗底深淵裏了。

『力量，我在什麼地方去尋找力量呢？』亦寒底絕望的聲音又在這墳墓中間響起來了。這一次的餘音是比較更長，牠苦痛地在房間裏抖了許久不散去。那無助的，悲愴的調子透進了我底心。我底心也痛楚起來了。

力量，我們在什麼地方去尋找力量呢？沒有一個人來答覆這個問題。

『我一定要去尋找力量，便是拿生命來冒險我也願意。』亦寒繼續用苦痛的聲音說，但是這聲音已經不復是方纔那樣地無助了。

『給我力量罷，便是叫我拿一切來做代價，我也肯的。只是不要使我再在這空虛中浪費我底生命了。』亦寒把頭仰起，把眼睛望着遠處，舉起他底兩隻手，用了充滿着信託的聲音祈禱似地說：『力量，給我力量罷。』

這不僅是他一個人底祈禱，這也是我底祈禱，我想這還是鳴冬和秋岳底祈禱罷。依舊沒有人回答我們，我禁不住問自己：力量是這樣就可以求到的嗎？

『我去了，』亦寒突然用短促而堅決的聲音說出這三個字，就不再和我們告辭，他一個人急急地走出去了。

我看着他底背影在門外消失，我聽見他底脚步急急走下樓梯，我不把他喚回來。我依舊站在那里，好像是在做一場夢。

『他走了？』過了一會兒，鳴冬從牀上爬起來，皺了眉頭苦澀地說：他底眼光是茫然的。他抓起我底手緊緊地握了一下，他嘆息地說：『我也去了。』

『我們一道去罷，』秋岳驚醒似地說。

『你們再留一會兒，不好嗎？』我痛惜地挽留說。我突然想到他們去了以後我底更寂寞的生活。

『鳴冬，我要把雜誌辦下去。你給我幫助嗎？克謹近來好像和我生了意見，而且他底膽子又小，雜誌再出版，他不會負什麼責任。現在亦寒是不會再來了。你還肯和我在一起工作嗎？還有冷，你也多少給我幫點忙罷。』秋岳底溫和的聲音多少帶着引誘人的力量。我找不出話來拒絕他。這聲音是帶了苦痛的，但又帶了希望，帶了信仰。

秋岳就是這樣的人呀！雖然是這樣的小事情，他卻把他當做大的工作做。他甚至相信這工作就可以拯救人類。現在他決定把他底全部精力貢獻在這工作上面了，沒有疑惑，沒有猶豫。

『好，我明天到你那里去商量。』鳴冬用疲倦的聲音說。從他底聲音裏我知道他對辦雜誌的事情已經沒有興趣了。縱然他現在答應給秋岳幫忙，他遲早也會離開的。

我並沒有給秋岳一個確定的答覆，我就把他們送走了。

我一個人孤寂地躺在沙發上。黑暗逐漸壓下來，把我緊緊地包圍在牠底網裏。我不站起來，我不扭燃電燈，我甚至不想喫飯。這樣的夜晚我已經過了好幾個了。我知道這樣的生活是不會繼續到多久的。總有一天我會大步踏進滅亡底深淵，於是一切都完結了。

我想到文珠、底愛和靜妹底愛，那愛情依然在遠處放射光芒。但這光芒永遠達不到我底身邊。因為在她們和我中間似乎隔了一個世界，至少我是已經踏在另一個世界底邊境上了。

四月二十二日

靜妹和文珠來了。時候很早，我剛剛喫過中飯。她們今天不去工廠作工。但下午卻要去開會。

我看見她們兩個底美麗的臉，我底這許多天裏的苦痛的生活都消失在遠處了。我忘記過去的一切。我拿一個微笑來歡迎她們。這微笑是真的。我這時候是真正快樂。

『我以為你們不會再來了，』我微笑地說。我在她們底大眼睛裏看見了光輝，這光輝使我底心變得溫暖了。

『不會再來？你爲什麼會有這個思想？』文珠笑着說，她燦爛地笑了。『我爲什麼還要離開你呢？你不是已經對我表示過願意跟着我去嗎？你不是已經對我表示過你愛我，你願意爲着我犧牲一切嗎？我們不是已經被愛結合在一塊兒了嗎……來，給我一個吻。』

文珠說着就走到我底面前，用她底那一對非常引誘人的眼睛看着我。覺得我底全個靈魂都被攝進她底眼睛裏去了。我不顧一切，我把她底臉捧起來，我狂熱地吻她底熱的嘴唇。在這熱吻中我底路漸漸消去了。

我們彼此把手放開，我們看進彼此底眼睛，我覺得她底強烈的眼光把我底全身都照徹了。

靜妹走到我們底身邊，她用每一隻手按着我和文珠底肩頭，她用着朗朗的聲音說：

「愛應該被祝福，因為牠給人帶來生命。你們如今是被愛結合在一起了。這愛情，這純潔的愛情把你們結合起來以後，再沒有別的東西會分離開你們。文珠，我現在把哥交給你，我相信你底愛情會拯救他……哥，我們是彼此很了解的，我知道你底這許多日子裏的苦痛，我也很知道你爲什麼要選取那滅亡的路，但是過去的一切如今都烟消雲散了。你再沒有理由去繼續走你底路。哥，你就信賴着文珠，跟着她讓我們三個人一起去創造我們底新生命罷。」

她說這許多話，就像一個說教者在傳道。但她底聲音是真實的，牠因了愛而戰抖着。我掉過頭去看她，她底臉也燦爛地笑了。

她們是五點鐘回去的。我們三個在一起過了一個很快活的下午，我從來沒有像這樣快活過。這一次我底快樂是真的。但是在她們離開以後我底快樂又跟着她們去了。

我依舊孤另另的留在房間裏。愛情在我底心裏燃燒，愛情的確應該被祝福，因為牠給我帶來生命。但是如今這生命又漸漸黯淡了。

她們走的時候，我很情願和她們同去，我很情願拋棄我底路和她們一起去工作。然而我終於留下了。我頑強地守住了我底最後的營壘。我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變得這樣頑固，這樣殘酷。我竟然毫不憐憫地把幸福給自己剝奪了。我對她們說，因爲我不相信人民，我不相信那愚昧無知的人民，我不相信爲人民謀幸福就是一件崇高的事情。

『你完全不了解人民，你完全不知道他們底生活，他們底渴望，他們底痛苦。假若你能夠離開你底窄小的房間，到那廣大的人羣中間去和他們一起生活，你一定會相信人民，你一定會愛人民，甚至於甘願犧牲自己去爲他們謀幸福，你會覺得這是你底一種義務。』文珠起勁地反駁說。

文珠底話也許是對的。我把自己關閉在這墳墓一般的房間裏，我怎麼了解人民呢？我怎麼能夠不把那些擁擠在NS路上的鬼魂似的影子誤認爲人民呢？

但是如今太遲了，我已經把那個可以去了解人民的機會親手毀滅了。

我現在有的路是徬徨的路，我毀了自我，我又毀了人民。我接受了文珠底愛情，我又

遣走了她。

文珠和靜妹一定會再來的。但她們終於會使我得救嗎？我自己也不知道。

四月二十四日

鳴冬早晨來看我，我還躺在牀上沒有起來。我這幾天太疲倦了。徬徨折磨人的程度比工作要厲害得多。

『亦寒離開S市了，我知道他一定會離開的。你看這是他底信。』鳴冬說着就遞了一封信給我。

這信是寫給我和鳴冬、秋岳、克謹四個人的，信上只有兩段話，是亦寒底有力的筆跡。

『我去了，我離開你們到A地去了！因為我有朋友在那里，而且我相信在那里我或許會找到我所尋求的東西。』

『徬徨、孤寂、空虛的生活把我弄得太痛苦了。我不能夠讓自己把青春浪費淨』

盡。我需要的是工作，實際的工作，我需要的是力量，可以摧毀一個社會的力量。我在這里，在你們中間得不到牠們，所以我離開你們了，我怕我還沒有那勇氣，所以我不敢來和你們告辭。並不是我忍心拋棄你們。請你們原諒我。」

信上的每一個字都刺痛着我底眼睛，刺痛着我底心。我讀完了信，把信紙摺好放回在信封裏。我埋下頭。我不敢說話，我不敢看鳴冬底臉。

「他去得好，他倒有勇氣！」鳴冬用渴望的聲音讚嘆說，不管這讚嘆怎樣使我心痛。『冷，我們底這種生活是應該終結了！尤其是你底。你何苦把你底精力完全浪費在空虛的話語裏？你自己就不覺得絲毫可惜嗎？你爲什麼不到靜淑她們那里去工作呢？你知道她們是那樣關心你，而且時時刻刻都希望你去。』鳴冬聲音朗朗地說話，就像在說教。我知道他已經預備去走別的路了，他遲早也會離開我的。

「我今天遇見了朱樂無，他剛從A地回來。他說他從靜淑那里知道了你底通信處，

他很希望你談一次話，說不定他會來看你。」鳴冬繼續說下去，就像在報告一件重要的消息。

他和朱樂無來往，他和靜妹來往，顯然是他已經決定走什麼路了。

朱樂無爲什麼要和我談話呢？難道他是被靜妹請來勸我的嗎？

我煩躁地回答鳴冬說：「朱樂無，我很久就沒有會見他了。他要和我談些什麼話？爲什麼他們總是不肯放過我，在這世界裏有那麼多那麼多的人，你們爲什麼單單注意到我一個？」

『冷，不要說這樣的話罷。你且平心靜氣地想一想，朋友們都是很關心你的。大家都希望你得到幸福。』鳴冬溫和地說，他的確和別的朋友一樣，他也希望我得到幸福。他底話是真實的，我應該感激他。然而我卻把他遣走了。

『鳴冬，你還是去辦你底雜誌罷。你在這里和我談話只不過白費你底時間。你不會說服我。而且老實說我這一生也不會再得着幸福了。我只希望朋友們多讓我安靜一些』

時候。」我壓抑下我底一切感覺，頑固地說話，把自己裝成一個殘酷無情的人。

『冷，你且多想一會兒，你真的沒有改換生活方式的必要嗎？』他懇切地說。

『沒有，』我這樣簡短地回答他，聲音似乎很決斷。

『我沒有一點可以幫助你的地方嗎？我是很願意幫助你的。你倘使有什麼苦衷，請盡量地告訴我。』

『沒有，』我依舊不肯多說話，我怕我會迸出哭聲來。

『冷，這樣是不行的，你簡直是親手把自己活埋了！』他痛惜地說。

我連一個字也不能夠回答出來了。我把頭埋在書桌上。

『雜誌底事情我不願意再去管了，我只答應秋岳給他幫忙弄出這一期來。這一期馬上就會好了。我以後決定去做別的事情。我一定要把生活方式改換過，』鳴冬低聲說，這話好像是對他自己說的。『秋岳堅持着要把雜誌繼續辦下去，我沒有方法勸阻他。那麼就由他一個人辦下去罷。克謹已經表示他不能和秋岳合作了。我無論如何要去走別

的路。」

『冷，你以後多多想到這件事情罷。你有一天一定會覺醒起來的。你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個人主義者，事實上還有什麼東西蒙蔽着你底頭腦，使你看不見光明，而且給你毀壞了你底全個幸福。但是將來總有一天你會恍然大悟，你會把那個蒙蔽着你底頭腦的東西去掉的。那時候你就會曉得朋友們勸你的話都是不錯。』

那時候要到什麼時候纔會來呢？真的會有那時候嗎？

『冷，我走了！』這聲音有些悲愴。我知道這一次他是預備永久地去了。所以他反覆地說了許多話，而且最後又用這種聲音。

他拍了拍我底肩，然後就走了。我並不擡起頭去看他，因為我底臉上滿是淚痕。我不肯讓他看見我哭。

四月二十五日

『冷——我們這幾天很想念你，很擔心你底生活，可是我們又抽不出時間到

麼？

你那里去。我們快要被忙碌的工作壓倒了。你不可以晚上來看我們，來幫助我們

靜淑、文珠

我接到這封短信，就決定在傍晚時分去看靜妹和文珠。

在那個窄小的亭子間裏我看見了她們兩個。我到這里來，這是第二次了。我依舊禁不住要想：這地方她們怎麼可以住下去呢？這思想使我痛苦。

在一盞小煤油燈底微光下面，她們埋着頭在寫字。她們專心地寫着。

「好，你來得正好。哥，你替我把這篇文章寫下去罷。」靜妹看見我就放下筆站起來說。文珠不說話，只掉過臉望着我微微一笑，便又埋下頭去繼續寫字。

「妹，爲什麼要我替你寫呢？你自己寫，不好嗎？我很久就不寫文章了。」我笑着說，一面走到桌子前面去看那稿紙。

靜妹底文章才寫了開場的一段，題目是「時局變亂中勞働者應有的覺悟」。

『你馬上給我坐下來罷。我還有別的要緊事情要出去接洽。這文章明天就要交稿。你今晚上一定要寫好。文珠，你給我好好地把他管束着。』靜妹說完，給我一個善意的微笑，把手撫了撫我底頭髮，就匆忙地出去了。她並不讓我給她一個肯定或否定的答覆。

我默默地在她底座位上坐下來，我和文珠對面坐着，一盞燈放在我們底中間，但我底眼睛裏卻裝滿了她底濃密的黑髮。

我讀着靜妹底未完的文章。她底文章雖然只是這麼短，卻是十分有力。我讀着，我也被感動了。

我怎麼能夠給她續下去呢？難道我也有着像她那樣的充實的生活嗎？關於勞働者應有的覺悟，這個長久活埋在墳墓似的房間裏的我能夠說什麼呢？

我拿着筆，但我又躊躇起來。我覺得在靜妹底有力的文章後面我實在不能夠續上一個字。

我又把筆放下了。我去看文珠，我把燈往旁邊移動。文珠擡起頭，望着我微微一笑。

『你在寫什麼？』我低聲問她，我也笑了。

『工會會員底名冊，』她溫柔地回答我，她也把筆放下了。

『你們每天晚上都是這樣地忙着嗎？』我開心地問，我覺得對於她們底生活又開始有着新的了解了。

『當然。有時候比這還要忙得多。以前我們這個小房間裏每晚上總要坐滿八九個人，現在有了工會會所，我們這里倒清靜了，』她溫柔地說着，沒有一點倦容，她只有微笑。顯然她對於這種忙碌的生活沒有一點抱怨，好像她反而愛好牠。

『真的，你就習慣了這種生活，一點也不覺得苦嗎？』我憐惜地問。

『苦？這有什麼苦呢？』她熱烈地辯解道：『初來這裏的幾天我也許有些兒不慣。可
是如今我反而安於這種生活了。』她又給我一個燦爛的微笑，突然問：『你覺得現在的
張文珠和從前的鄭燕華有些兒不同嗎？』

『當然不同，我覺得完全是兩個人。』我這樣回答。這回答是不錯的，不僅因為鄭燕華是陳冰伯底妻子，張文珠是我底愛人這緣故，而且從以前那個穿着粉紅色旗袍淡青色長馬甲的新式太太到現在這個蓬着頭髮俯在桌子上面抄寫工會會員名冊的女革命家，這其間一定要經過很長遠的路，她怎麼能夠在一年半的短時間裏就走了那長遠的路程呢？她具有着何種力量使她轉變得這麼迅速呢？我驚奇地看着她底臉，我底眼睛裏充滿了讚嘆。

『不錯。在從前我只是一個供人玩弄的軟弱的生物，我只是一個點綴太平的裝飾品。我沒有意志，我沒有思想。在家裏時是父母給我決定了一切；和陳冰伯結婚以後，又是我底丈夫給我決定了一切。我每天除了打扮自己給丈夫看，給丈夫底朋友們看而外，就沒有別的工作。我完全是爲了我底丈夫而存在的。他把我供養着，伺奉着放在家裏，就像一瓶鮮花，可以給他一些陶醉，一些溫馨，裝飾他底家庭，娛悅他底朋友。可是等到花瓣開始凋殘的時候，我底一切也就會跟着完結了……是的，我們這種女子底命運都是這樣

悲慘的。」她說話時，熱情燒着她底心，連她底紅紅的雙頰也變得更紅了她底大眼睛裏射出來強烈的光芒，這裏面有愛，又有恨。我知道她並不會把過去的事情完全忘掉。但是她如今已經征服了那事情而存在了。這存在就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

『可是如今我不再是那樣的女子了。你看我坐在這裏，我是很堅定的，我沒有一點疑惑。我底手不再去擦脂抹粉了，牠如今要握着筆，要轉動着紡織機器，牠會產生使人感動的文章，牠會產生給人溫暖的衣服；我底嘴也不再說那些甜密的，媚人的話語了，牠如今要產出使人戰慄震恐的演說，說出使人感動流淚的話。而且有一天我會看見那整個的舊社會在我底打擊之下粉碎，那時候我底這隻手會拿起武器，我會勇敢地跟着羣衆前進，我相信我不會比男人膽小一點。你看這就是我底勝利了。這隻手不就是一個鐵一般的證據嗎？』她說到這裏便把她底剛纔高高地舉起的那隻右手向我這邊伸過來。

在她說話的時候，我注意地看着她底被崇高的感情鼓舞着的光輝的臉，我相信她底話就像相信我自已，於是我被慚愧和崇敬底感情壓倒了。然後我接受着她底手，我緊

緊地握着牠，又愛憐地撫摩牠。她底手，依舊是一隻溫柔瘦小的手，牠怎麼能夠具着那麼大的力量，做出那麼多的事情呢？我狂熱地俯下頭去，把臉緊緊壓在那隻手上面，我接連地吻她底手。我覺得世間再沒有什麼東西更比牠可愛了。

『起來，不要這樣傻！靜淑就要回來了！』她責備似地催促我。但我不肯馬上擡起頭。『放開我底手，不要這樣攔我底時間了。你看，靜淑叫你寫的文章你還沒有動筆吧！她回來馬上就要問你要的。』她第二次催促，聲音是愛憐橫溢的聲音。

我記起靜妹底文章，我記起文珠底今晚上的工作。我立刻擡起頭，就像從夢中醒過來。我去看她底臉，她正送過來微笑的愛憐的眼光。我似乎受到一次祝福，我便回答她一個笑，又埋下頭去開始寫文章，說明在時局變亂中勞働者應有的覺悟。

樓梯上忽然起了響聲，文珠低聲說：『靜淑回來了。』果然靜妹底細長的身軀就進了這雀籠似的房間。

靜妹走進來便問：『哥，你把文章寫完了罷？』

我撐起頭望着她笑了一下，抱歉似地說：『還早得很。』

『怎麼，你纔寫了兩小段？』靜妹走過來站在桌子旁邊，埋下頭看了我底文章，便驚訝地說。但是過後她又笑了，她責備我和文珠兩個道：『我原也想過放了你們兩個在屋裏是不行的，你們一定會去講什麼廢話。哥，我以後不要你來了。你來，不但不能夠幫忙我們，反而就誤我們底工作。』

我知道她是說着玩的，她底心裏決沒有絲毫責備我的意思。但是我卻羞慚地埋了頭繼續寫字，我不敢說一句辯解的話。

『文珠，我們馬上就走罷，開會的時間就要到了。你底那本名冊今晚上不寫好，也是不行的，誰叫你去和他講了那許久的閒話。』她說着一面去撫摩文珠的肩頭。文珠就放下筆站起來。

『你們又要出去嗎？』我痛惜地叫起來，我剛剛得到了一點光明。如今她們一去，我又會落在黑暗的深淵裏了。我不願意她們去，但我沒有方法使她們不去。

我底這心情，她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靜妹淡淡地說：『我們要去開會，什麼時候回來沒有一定。銷就在桌子上，倘使你不能夠久等，你出去時就請你把門鎖上。可是這篇文章你今晚上一定要寫好牠。』

靜妹說完並不讓文珠和我多說幾句話，就把她催促起走了。

我放下筆靜聽着她們底脚步聲在樓梯下面消失了，然後忍着心痛急急地繼續寫文章。

我把文章寫完，把我所能夠說的話全都說盡，倒也覺得一陣暢快。但是這暢快並不會繼續到多久。當我呆呆望着那黯淡的煤油燈光，不能忍耐地等待着她們回來的時候，我底心又被孤寂侵襲而佔有了。同時前樓的女人底悽慘的哭聲又像針一般刺痛着我底耳朵和我底心。

靜妹和文珠許久不回來，而且好像永遠不會回來了。我再等一刻就會錯過最後一班的電車。我只得去了，絕望地去了。

我給她們留了一個字條：

『我等了你們這許久，依舊不見你們回來。我不知道你們開會要開到什麼時候。我不夠、再等了，不然會錯過最後的一班電車。』

『文章寫好了，在我底軟弱的筆下寫出來的東西，不知道是否可用。寫了這樣的文章以後我依舊帶了孤寂的心回去了。這情形也許是你們想不到的罷。』

『以後我還常常來看你們，又想不再來了。怕的是抱了尋求光明的目的來你們這里，但看見了你們所散布的光明以後，又畏縮地帶了空虛回去了。也許我這個人是已經陷落在那不可挽救的深淵裏面了。你們底光明永遠不會把我救了出來罷。』

我鎖了門去了。走出大門，走上那石子路時我還屢屢回過頭去看那房屋。我想我也

許會看見她們回來。但是我終於看不見她們，底影兒就轉瞬走了。

路上沒有一個行人，那靜寂是很可怕的。上面是黑漆般的天空，嵌了許多明亮的星，卻有兩處紅光把星羣遮掩了。一邊是工廠煙突裏的紅煙，一邊是S市的燈光。顯然地天空中染了兩片血跡，這血是從許多人身上流出來的。

我走在那窄小的石子路上的時候，我覺得我底眼睛被血光蒙住了，我看見甚至那些黑暗的東西也帶了血底顏色。我猛然記起了杜大心曾經在這地方住過的事情。於是他底日記裏面的某一些話語又浮現在我底腦裏了。

是的，他和我現在所感到的並沒有兩樣。我也明白靜寂只是一個假象。這時候在工廠裏，在S市，人們正在享樂，談笑，遊戲，競爭，勞動，受苦，我所認為罪惡的一切都正在那里盛行。只有在我這里纔是寂寞和死亡。我確實是太軟弱了！

四月二十九日

亦寒寄了一封信來：

「我已經到了A地了。雖然是第一次來的，但這地方的情形馬上就使我滿意了。我在這裏會見了不少的朋友，個個都是充滿着信仰和熱情的。」

「我在這裏過活得很好，我剛剛開始了忙碌的工作。請你不要掛念我，忙碌的工作對於我只有好處。我相信在這裏面我會找着我所尋求的力量。」

「冷，你還是不相信人民嗎？我現在是在和人民密切地接觸了，我只恨不能夠使你也有着我底經驗呵……不然你底眼睛會馬上就睜開的。」

最後他寫了通信地址，要我多和他通信。

他底信被我攤開放在書桌上，我讀了又讀。

我想他也許是有理的。倘使我也能夠有着他底經驗，那麼我底眼睛說不定會大大地睜開看見另一些事情罷。

我便開始想像着倘使我也有了他底那經驗。我想像了許久，時常遇着想像不到的地方。最後我終於拿一陣煩躁來停止了想像。

五月一日

天落着微雨，到處都帶着陰鬱的色彩。但今天是一個節日。我沒有一點快樂。這個節日並不會給我帶來一點生趣。

我知道這時候靜妹和文珠一定在廣大的人羣中間，在演講臺上面，忘了自己地忙碌着。在她們那里有的是活動與生命。這一天也是她們底節日。

我又知道在這時候我底那篇文章一定被許多張嘴誦讀出來，跟着她們底刊物寬廣地散布出去，在各處撒播着生命底種子。

但是如今我把自已關閉在這陰暗的房間裏，在我這里卻只有孤寂和死亡。街堂裏有人唱着勞働歌：

『當你不願意作工的時候，

你底壓制者會把雙手縮回；

當你說：「已經做夠了」

放下鋤頭你底事業便開始了。

.....

我恐怖地蒙住了我底耳朵。

五月二日

秋岳底雜誌出版了。他親自給我送了一本來。他做事情真快！

這雜誌已經改了名稱，新的名稱是兩個奇怪的字：「黑暗」。篇幅比從前的少了一半。

「怎麼拿「黑暗」兩個字來做雜誌底名稱呢？誰高興要「黑暗」？我心裏這樣想。

我把雜誌翻開，我仔細地觀看。從封面到末頁，我找不出一線光明。字裏行間透露出
來一片慘痛的呼聲。

「好黑暗的時代呀！我不禁絕望地叫起來。我明白這雜誌題名底意思了。

我把雜誌放在書桌上，不敢再看牠一眼。

『秋岳，你爲什麼還要給人帶來黑暗呢？這世界上不是已經充滿了夠多的黑暗嗎？』我苦惱地大聲問他。

『你以爲這世界上的黑暗已經足夠多了嗎？人家卻嫌這黑暗還不夠呢！』秋岳掙紅着臉，圓睜着兩隻小眼睛生氣地說。『我底意思正是要把他們底眼睛撥開，叫他們看見黑暗是怎樣地可怕，叫他們起來去尋找光明。對於這工作，這雜誌還嫌太軟弱呢！但是我底力量把牠辦下去的。』

是的，他的確盡了他底力量做去了。他一個人在十天以內就把這雜誌弄了出來，不管別的朋友離開他，勸阻他，攻擊他，他依然把辦雜誌當作一個重大的工作做。

是的，已經有人在攻擊秋岳了。克謹終於因了小的事情和秋岳鬧翻了，便在外面開始散布關於秋岳的流言，甚至在這一期刊雜誌還沒有出版的時候，克謹就揚言說雜誌本身沒有出版的必要，而且他不相信秋岳會把雜誌辦成功。這樣做了，克謹還是不甘心的，

他又寫信給各地贊助這雜誌的朋友，勸他們不要再給雜誌幫忙。這些信果然有了效果，所以C地的朋友就寫了信來罵秋岳，說他不該把雜誌當作私有物任意處理，說他不該把雜誌辦得太軟弱，說他不該給雜誌改換了那奇怪的名稱，結論是他們以後和雜誌再沒有什麼關係。這樣因了犧牲全部精力來辦一個小小的雜誌，秋岳如今反而變得更加獨了。

『他們那般人簡直是瞎子呀！』秋岳在敘述了上面的不愉快的故事以後又開始恨恨地說。『爲什麼到了這時候還要鬧這些小的意見？我並不是一定爭着要來辦雜誌，是因爲沒有別的人來負擔，我才出來把責任擔在肩上。』

『那麼你現在就拋棄這責任罷，把雜誌讓克謹去辦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我淡淡地說，我完全不了解他底苦惱。

『讓給克謹去辦？你相信他肯辦嗎？』秋岳絕望地叫起來。『爲什麼你也這樣想？克謹底性情我是很知道的，沒有利益的事情，他決不會負起責任去幹。』

他歇了歇又說：『我不肯把雜誌交給任何人去辦。因為我不願意我們底這一點呼聲也會被人窒息。我愛牠，我把牠當作生命般地愛牠，我決不肯把牠放棄，讓牠被別人摧殘。我決不能夠這樣做。不管別人怎樣攻擊我，不管他們怎樣罵我把雜誌當作私有物，我一定要把雜誌辦下去，我要用盡我底力量使這軟弱的呼聲永久在人們底耳邊響着。也許有一天這軟弱的呼聲會生出大的效果來。』

他底小眼睛放射出強烈的光芒，他底全身的血都衝到臉上。看着他那帶了光彩的紅臉，我知道他是預備着依照他底話長久地做去了。他底眼光是那樣堅定，那裏面依舊充滿了信仰。他沒有一點疑惑。

信仰竟然有這樣大的力量嗎？我想着我底身子陡然戰抖起來。

『把雜誌當作自己底生命，這生命不是太渺小了嗎？』我疑惑地問。

『太渺小？世間又有什麼更偉大的事情呢？在這樣大的世界中一個人並不能夠做多大的事。我們並不能夠把整個世界擔在一個人底肩膀上。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做

出一些事情，生出一些結果，貢獻一些力量，來湊集成大的事業，就像無數的小滴就聚合成一個汪洋大海。我想到我能夠用我底軟弱的呼聲來幫助那大的改造事業，留一點不滅的迹印在這時代底沙泥上，我已經是很幸福的了！許多的人白白地過去了，他們並不會留下一點痕跡。比起我來，他們還不是更悲慘嗎？我沒有一點理由來抱怨我底命運？

他站在那里，就像石像般地堅定，他說話就像傳教士在講道，那充滿了熱情和信仰的顫抖的聲音就像音樂般美麗。

『好堅定的信仰呀！我這樣想着，我陡然覺得有着堅定的信仰是怎樣幸福的事情了。我自己問：『我難道不可以也給自己造一個信仰嗎？』

『好，你繼續去辦你底雜誌罷，我不再勸阻你了，你也許是對的。你比我更幸福。』我用了羨慕的聲音說。

『那麼你爲什麼不走我底路呢？』他寬慰地，同情地問我，看那神氣，他好像以爲有把握把我說服。

『爲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是因為我不能夠走你底路，也許是因為黑暗把我壓得太苦了，我不能夠給自己造出一個像你底那樣的信仰來。』我苦痛地說，我對他苦笑了一下，過後我忽然問他：

『鳴冬呢，你這幾天看見過他嗎？』

『鳴冬，他已經加入了朱樂無底團體，跟着他們一道兒在工作。他以後恐怕不會再有工夫來找我們了。他已經找到了很好的路。』秋岳依舊用寬慰的聲音回答我，他好像並不悲惜他失掉了一個幫手，卻只欣喜鳴冬找到了一條很好的路。

我原也料到鳴冬遲早會離開我，但想不到竟是這樣地快。現在這裡只剩下我和秋岳兩個人了。秋岳有他底雜誌，有他底信仰。而我，我究竟有什麼呢？

許多工作，許多路帶了眩目的光彩在我底面前引誘我。但每一種都是和我離得遠遠的，我伸了手出去卻抓不到牠們。

『冷，你這樣長久地在空想裏生活下去是不行的。你不過把你底青春白白地浪費

罷了。我勸你幫助我來辦這雜誌，使這軟弱的呼聲繼續下去，使這軟弱的呼聲散布出去。也許有一天會生出我們意想不到的效果來。冷，答應我你來給我幫忙罷，即使不是爲了信仰，就爲了友誼罷。』他溫和地祈求說，他說得很懇切，顯然他還以爲我不見得就會答應他。

但是出乎他底意料之外，而且甚至出乎我底意料之外，我竟然一口就答應下來了，我並不遲疑，好像我等這機會已經等了許久。我答應他，並不是爲了信仰，也不是爲了友誼。究竟是爲了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五月四日

克謹突然來看我，這是我想不到的事情，他許久不到我這里來了。

法蘭絨的西裝，光亮的頭髮，塗着雪花膏的三角臉，剛剛剃過鬍鬚的青下頰。他並沒有改變一點。但是他對雜誌的態度卻大大地改變了。

他開口就指摘了雜誌底種種缺點，他又仔細地說明秋岳沒有辦事的能力，他得意

地述說他破壞這雜誌的經過，他最後斷定說如果秋岳不把雜誌交出來，他會使雜誌馬上消滅。

他底聲音裏充滿了妬忌，他底臉色很苦惱。我看着這個被妬忌磨難着的青年，我感到一種憎厭。

一個人浪費他底精力去破壞朋友辦的雜誌，這個人未免太可憐了，世界是這樣地大，爲什麼他一定要把眼光放在如此小的一個角落裏？

我可憐他，我卻不想安慰他。我讓他一個人說話，卻不回應一聲。而且我也並不去注意聽他。我把他底話當作耳邊的一陣風。我底思想是在遠處。

但是他一點也不覺得。當妬忌蒙着一個人底眼睛的時候，那是很可怕的，他能夠看見什麼呢？

『克謹，算了罷！你爲什麼老是想着那雜誌的事情？你不可以找一件更有意義的事情來做嗎？何苦去和秋岳作對？』我看見他底嘴唇閉了時，就這樣對他說，我底聲音裏充

滿了憎厭，但是他不會覺得。

『你不懂得，你不懂得我一定要使秋岳雜誌辦不下去！我知道C地的朋友已經來信聲明和雜誌脫離關係了！』他半生氣半得意地說，從他底口裏噴出了白沫，差不多要噴到了我底臉上。

我茫然地看着他底塗着雪花膏的三角臉。我忽然想起了他從前熱心地主張着辦雜誌的事情。是的，我不懂得。像他那樣的心我怎麼能夠懂得呢？

他終於恨恨地走了，因為我不能夠安慰他，不能夠幫助他。

我送走了他，好像送走了一個不愉快的夢。我覺得現在我有些知道我應該走什麼樣的路了。

五月八日

朱樂無來看我，他比從前老得多了。我幾乎認不出來是他。但那發光的眼睛和發光的禿頂卻並沒有改變。

「我們一年多沒有見過面了，但是如今談起話來又好像彼此很了解。他並沒有說什麼客氣話，就把靜妹底信遞給我。」

靜妹底信裏並沒有許多話，意思卻是異常明顯：

「哥——請你相信樂無先生就像相信我們罷。我們特地請他來和你商量關於你以後的行止。他底意見對於你一定有大的幫助，請你千萬不要拒絕他。」

「靜淑，文珠。」

她們這樣關心我，我怎麼能夠再違拗她們底意思呢？我底心軟化了。

我默默地把信揣在懷裏。我對朱樂無笑了笑，溫和地說：「好，你說罷。我很願意聽你底意見。」

他便開始他底長篇的敘述了。他說話聲音並不大，而且遲緩，有時候差不多是一個

字一個字地說，但態度和聲音裏都帶了熱情。尤其是那一對發光的眼睛具有一種攝人靈魂的魔力。在牠底注視之下我底全部抵抗力量都失掉了。我找不出一句託辭來防護自己，因為我每想到一個託辭，立刻就覺得他已經早看出來了。

他很像一個傳道者，他的確具備着傳道者底某一些特質，所以他終於把我征服了。

他說了許多分析現社會狀況的話，他又敘說青年人在這時代中的任務，他又敘說他這一年來旅行各地所得的經驗，最後他說出結論是要我到A地去。

到A地去！這思想從來不會來到我底頭腦裏。可是如今卻像一條路顯現在我底眼前了。

到A地去！這太突然了。我不能夠很快地就決定。我還應該考慮。

我並沒有答應他。我說我還要和靜妹文珠兩個商量，同時我自己也要把全盤事情徹底地想一番。

送走了朱樂無以後，我發見這房間忽然黑暗起來，那兩隻照徹了全個房間的亮眼

睛沒有了。我說我要安靜地去思索全盤的事情，但是我怎樣開始呢？

我底事情不是很簡單的嗎？或者到A地去，或者就留在S市。

朱樂無也許有理。他說留在S市我不會做出一點事情來。對於我S市是一個墳墓，我留在這里就只有被活埋。

但是我能夠離開靜妹和文珠到A地去嗎？

五月十四日

我還是在思索離開S市的事情。我依舊不能夠決定。我不願意走，我不願意離開靜妹和文珠走到那未知的地方去。

我並沒有去和靜妹她們商量，我也沒有寫信給她們。我很知道她們底意見和朱樂無底一定不會是兩樣。她們一定會主張我到A地去，因為她們把事業看得比個人底幸福還重，爲了給人類謀幸福，爲了使她們底理想早日實現，她們是甘願犧牲自己所寶愛的一切，而毫無悔恨的。她們一定會把我送到A地去，貢獻給她們底理想。

在思索了這幾天以後我還是只有徬徨，和我剛剛送走了朱樂無的那時候一樣。但是靜妹和文珠底信來了。

「哥——你爲什麼不到A地去呢？在那里不是充滿着活動與生命嗎？我們知道你所需要的也就是這兩件東西。那麼牠們現在是放在你底面前了，你一舉手就可以得到牠們。而你一遲疑，就會失掉牠們。」

「樂無先生說你要等着和我們商量以後纔可以決定你底全盤事情，可是我們空等了你這幾晚，還不見你來，你爲什麼不來呢？你是不願意離開S市嗎？你是故意拿這託辭來拒絕他嗎？還是你不再信賴我們？」

「哥，不要永遠是這麼頑固罷。不要永遠給我們失望罷，你看，你底幾個常常來往的朋友，亦寒到A地去了，鳴冬加入我們底團體來了，秋岳有他底雜誌，只有你一個人還死守着你底生命之廢墟。你究竟有什麼呢？你究竟做了什麼呢？你爲什麼不

可以找一個值得獻身的工作做呢？

「去罷，勇敢地去罷，我們底愛永遠是在你底身邊，永遠愛護你，永遠祝福你。」

「靜淑，文珠。」

在這信後面她們又附了下面的一段話：

「請你到我們這里多來幾次，我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而且你有什麼苦衷也請你來告訴我們罷。我們很願意和你談個整夜。」

這一段話是文珠寫的，前面的幾段卻是靜妹底筆跡。

我究竟去不去看她們呢？這是應該馬上決定的。因為到了她們那里我就再沒有徘徊的餘地了。我知道從她們那里出來似乎就只有一段路到A地去。

然而現在我並不想離開S市。

靜妹還寄了一期她們底勞働週報來，那上面就載着我替她寫的那文章。

我讀着自己底文章，我甚至不相信這是我底筆下寫出來的東西。我底文章打着我底臉，打着我底眼睛。

我底文章裏面充滿着信仰，充滿着熱情。我像一個勇敢的戰士那樣堅定地演說着。在時局變亂中勞働者應有的覺悟。

但是我底覺悟呢，我應有的覺悟又在什麼地方在寫了那篇文章以後我卻禁不住要拿上面的問題來問自己了。

矛盾，矛盾！難道我必須這樣矛盾地生活下去，就不在滅亡以外另想一個方法來消滅我底這許多的矛盾嗎？

五月十七日

秋岳來得很早，那時候我還沒有起牀。他底手裏拿了一大捲校樣。

「看這一期底稿件又齊了！」他誇耀似地指給我看，臉上現出幼稚的得意的笑容。他底臉的確有些可愛，「這一期一定可以提前出版。」

「印費不成問題嗎？我想各地朋友底捐款以後不見得就會寄來。」

「捐款恐怕都給克謹弄掉了！我昨天又接到P地朋友罵我的信。他說：『黑暗兩個字怎麼可以做雜誌底名稱呢！名不正，則言不順，正名是最要緊的。』對於這種人我簡直沒有辦法，我只有置之不理。我想一定是克謹在那里搗鬼。總之那般只說空話不做事的人是不可靠的。他們從來就不會睜開過眼睛。他們有時候掛個招牌，發表一點左傾的言論，不過想學時髦。叫他們出幾文錢，不知道要受多少氣。就率性和他們不發生關係也好。……雜誌底印費現在還不會成問題。我有錢。」

秋岳 他有錢，但是我知道他也是很困窘的。他在離S市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家庭，這家庭是靠了負債生活的，他有時候不得不做些小事情掙錢寄回家。如今他顯然是把預備寄回家去的錢移來做雜誌底印費了。他以後會負着更多的債，會受着更大的經濟

的壓迫，然而他一點也不去想那些事情。他開始埋着頭專心地去校稿。

我默默地望着他。我想了他底那些事情，我禁不住又要讚嘆地想：這個人，他這麼慷慨地犧牲着自己，只爲了一件小的工作，他沒有光榮，沒有酬報，沒有慰安。在朋友們底仇視，破壞，攻擊等等底包圍中，他卻依舊這麼平靜地繼續做他底工作，並沒有一點抱怨。究竟是什麼東西使得他這樣呢？難道又是那信仰嗎？

是的，那個信仰已經使得文珠有過那麼驚人的變化了，現在他在秋岳底身上，再產生這一個成績，這並不是一件難解釋的事情。

信仰，我現在明白信仰底力量了。我要的也是這樣的一個信仰呢！靜妹並不會說錯：沒有信仰的人不能夠生活。我和靜妹比起來，和文珠比起來，和秋岳比起來，和亦寒比起來，和鳴冬比起來，我算得是什麼呢？

我也開始熱心地幫助秋岳校着稿。這一年半來我從沒有像這樣熱心地做過事情。秋岳和我坐在桌子底兩邊。他時時擡起頭望着我滿意地微笑或者敘說一兩件印

刷上面的有趣的事情。

我們很快地就把稿校完了。我放了筆感覺到一陣輕快。

『冷，你以後永遠就像這樣地幫助我罷！我們兩個一起來辦這雜誌，一定會把牠辦得很好。我們要表示給他們大家看，我們究竟還有持久的精神，我們究竟能夠做出一些有益的事情來。』他捲好了校樣，依舊用一根麻繩束起來，慎重地放在桌子上，笑容滿面地說了上面的話。

『永遠地這樣幫助他辦雜誌？』我望着他底因了笑而燦爛地發光的圓臉，我禁不住拿這句話來問我自己。這也是一條路。然而我終於要想：犧牲兩個人底精力辦一份軟弱的雜誌，這事情未免太愚蠢了。而且靜妹她們還希望我到A地去。

我把到A地去的事情向他說了。這一番話顯然打破了他底夢想，給他帶來失望。我自己心裏很有些不安。

但是出乎我底意料之外，這消息並不會給他一個大的打擊。起初他底臉略為陰沈，

但是過後那些陰雲就消散了，他甚至熱心地勸我到A地去，他寧願失掉我這個剛剛得到的幫手，一個人更孤寂地去工作。他相信到A地去於我是很有益處，於那個大的事業也有益處，因此他就甘願犧牲了他底個人的快樂。

他也勸我到A地去！他們都勸我到A地去！好像除了這我就沒有路走了。

我依舊躊躇着，我不能夠決定，因為一旦決定我就必須拋棄現在的生活，拋棄靜妹和文珠，拋棄我底一切朋友，到那未知的地方去工作了。

恰恰在這時候有人來敲後門。房東不在家，下面沒有人，我去開了門。是給我送電報來的。我把電報收下了。

A地來的電報。是什麼人拍來的呢？亦寒嗎？但他有什麼事情，須得拍電報給我？

秋岳幫忙我翻譯電報。這果然是亦寒拍來的，字數很少，除了地址以外只有：

『務請來A地一行。』

下面是人名和日子。

『去罷，簡直沒有遲疑的餘地了，』秋岳熱心地說。

我拿着電報看了半晌，終於遲疑地說：『等我去和靜妹她們商量看。』

五月十九日

我還是不預備去看靜妹和文珠。我卻去公園裏銷磨時間。

是一個晴天，天氣的確很好。但這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是在公園裏面了。這公園是曾經被那般以詩人自命的人如此稱讚過的。我說：『在這里我該可以得到暫時的陶醉來安蘇我底疲倦的心罷。』

但是那許多的景象顯現在我底眼前了：

三個小隊的巡捕掂着槍在梧桐樹底夾道中用不整齊的步伐走走正步。一羣號兵在涼亭裏掙紅了臉吹着銅的號角，吹出不和諧的聲音。冬青樹很整齊地排列着，就像一隊受過操練的兵士。花壇上面有一些白的，紅的花朵無生氣地在那里捱着牠們底最後的日子。柳樹無力地在池邊垂下了牠底快要乾枯的身子。池裏的水是混濁的，顯了病態的

綠色，上面飄浮着兩隻破舊的小船，幾個西洋孩子站在池邊叫喊地向着牠們拋擲石子。草地上有幾處已經現了禿頂，枯黃的草倒下來，在人們底脚步下面時時發出低微的嘆息，但又被困了打架而號哭的西洋孩子底聲音掩蓋了。

我走過斜坡，迎面遇着了兩個大肚皮的女人，她們蹣跚地走着，臉是枯黃色的圓臉，大肚皮在腰身窄小的綢旗袍裏面山一般地特別凸起來，後面又挺出了鼓一般高聳的圓臀部，重重的壓在兩隻瘦小的腿和脚上面，就像瓜籐上結了大瓜。在她們底後面跟着一個穿藍色制服的西洋人，正撫着他底八字鬚在微笑，另外一個穿黃色制服的中國人帶着愚忞的微笑在旁邊恭敬地伺候着。那個西洋人經過兩個穿湖縐長袍青緞鞋的粉臉瘦漢子底旁邊，投了一瞥輕蔑的眼光在他們底臉上，就發出一聲粗笑，但這笑聲又被他們底嬌軟的談話聲掩蓋了。我看那兩個人嬌弱地搖擺着身子走過去，就像柳條被風吹着垂下來在地上舞動，忽然他們又站住把頭掉向右邊看，那里有一個白衣青裙的女郎；他們底眼光就盯住那一對露在短裙下面的粉紅色的瘦腿，腿是瘦得就像只有骨頭。

女郎覺察似地把身子一扭，他們笑了。

我看着這一切，我底心陡然寂寞起來，並且因寂寞而痛楚了。

永遠是這一類的人，永遠是這一類的環境。難道這S市就沒有一塊乾淨的地方嗎？我決定就走出去了。但是在梧桐樹的夾道裏我看見了一個人。我遠遠地就認出來他是鳴冬。我們有好幾天不見面了。

『鳴冬』我歡喜地叫起來。千萬想不到在這樣的環境裏會遇見他，這喜悅就像在沙漠上遇見一個夥伴。

他大步走過來，他底臉也被喜悅的光輝掩蓋了。他緊緊握着我底手，把牠抖着，一面帶笑說：『冷，想不到在這地方會遇見你！你你也到公園裏來？』

『我到公園來恐怕這是最後的一次了。』我這樣回答。

『爲什麼你總是說這種喪氣的話？你不是決定了到A地去嗎？』他略略把眉頭一皺，然後恢復了笑容說。

我底事情，他也知道！他們都知道！但是我一點不知道他們底事情。他們顯然把門關住了，不讓我進去，難道對於他們我就永遠是個陌生人嗎？

『這地方的一切景象只有使我心痛。你想我在這裏能夠得到什麼？除了寂寞外還能夠得到什麼？至於到A地去的事情現在還沒有決定，也許就不去。』最後的一句話我本來並不想說，我甚至沒有不去的意思，然而不知道爲什麼我就把牠說出來了，像是故意說給鳴冬聽。

鳴冬起初略有點遲疑，又把眉毛一皺，但過後他就笑了。他拍拍我底肩頭說：『你還是像從前那樣子，自己去到各處找尋寂寞。你沒有一點改變，沒有一點進步。不過我曉得你一定會到A地去。我勸你還是早些去罷。現在遲疑，只是白白在浪費時間。』

我們兩個慢步在這夾道裏走着，問答了一些話。忽然一個青年急急從後面走來，走過鳴冬底身邊，輕輕在鳴冬底肩膀上拍一下，就往前面走了，卻回頭來對鳴冬點頭一笑。我看見鳴冬底臉上也發生了光彩。那青年是一個學生，他底面貌我並不會在別處見過。

「他是誰？」我問鳴冬，我覺得奇怪。

「一個朋友，」他底回答是這麼簡短，但卻有力量。

我不再問了。我知道他如果說出來一個人底姓名，這姓名對於我一定也是很陌生的。「一個朋友，」這四個字不是就可以表明一切麼？

接着迎面又走來一個年青的女郎。白的短衫，青的裙子，她底面貌是很天真的。她看見鳴冬就站住了，用一個微笑來招呼他。他走上前去和她說了兩三句話她就走了，走在我們底後面去了。我彷彿聽見她和鳴冬說過一句：「我在池邊等你。」

「她是誰？」我奇怪地問。

「一個朋友，」鳴冬依舊平淡地回答。他底嘴嚙住了許多祕密。我知道這兩個朋友和他在公園裏遇見，並不是偶然的事情。他到這里來決不是爲的銷磨時間，像我這樣。他一定帶得有一種使命。但是我所知道的也就只有這一點兒。對於我，他依舊保守着祕密，就像我是一個和他沒有一點關係的陌生人。

他爲什麼不告訴我那些祕密呢？那些都是我所極欲知道的。

『嗚冬』我煩惱地喚道。我想一定是我底眼光感動了他，因爲他掉過頭來同情地望着我。

『你爲什麼不對我說真話呢？我知道你一定有着什麼祕密。難道你不肯相信我？』
嗚冬皺了皺眉毛，搖搖頭，他底臉變得莊重了，他向周圍一看，然後低聲對我說：『我們今晚要在這裏散傳單。』

今天不是一個紀念日，他們卻要在這裏散傳單，我想也許是爲了援助一個紗廠底罷工潮。但是在這公園裏有什麼人配讀他們底傳單？那些遊魂似的影子會懂得罷工潮？我默默地聽了他底話。我心裏想，何苦把自己底精力拿來這樣白費！但我並不會把話說出口。我不願意在這時候拿話來傷害他。

『我去了，』他看見我在沈吟，就突然說了這句話，撇下我，一個人逕自往後面走了。我回過頭默默地看着他底背影。我開始循着他底路走去。

我到了離池邊不遠的地方，就看見他已經和那個白衣女郎一塊兒站在柳樹下面了。

他是不會知道我還站在這裏偷看他們的。也許他已經把我這個人完全忘掉了。

我不想出去。我不想離開這個公園。先前我覺得牠像一個沙漠，現在我卻有些留戀牠了。

我在這地方站了許久。我看見他們兩個向那邊走了，馬上又有一個青年加入到他們裏面。他們三個人快樂地談笑着。他們差不多就走過我底身邊。但是鳴冬並沒有看見我。

一個慾望突然在我底身體內生長起來。我覺得我馬上就要瘋狂地追上去，抓住他們，懇求他們說：『讓我來加入你們這一夥罷，讓我來跟着你一道工作罷。我不願意再留在孤寂裏，我被那寂寞壓得夠了。』

但是我什麼舉動都沒有做，他們就已經去遠了。我望着他們底背影，我底眼光好像

在祈求說：『回來罷，回來把我也帶去罷，不要單單撇下我在孤寂裏！』

我垂着頭默默地離開公園。那感情，就像幼年時離開故鄉那樣。

回到家裏我思索了許久，我終於寫了兩封信：一封給靜妹和文珠，一封給朱樂無。我說我決定到A地去了。

五月二十二日

是的，我決定到A地去了。我想我應該開始預備一切。

我給亦寒拍了一個覆電去，我說：

『決來。』

我怕我會改變這個決心，所以拍了上面的電報。

靜妹和文珠晚上來了，她們得到了我底信。

她們來得很遲，我知道她們不能夠在我這里久留。

剛剛看見她們底美麗的，溫柔的，充滿了光輝的面孔，我就想到在一刻鐘或半點鐘

以後就會把她們忘掉，而且更想到在幾天以後就會長久也許永遠地看不見她們了。

我快活地，充滿了愛情地看着她們，我感動得說不出一句話。在我底心裏悲哀暗暗地在擡頭了。

她們底臉上永遠閃耀着喜悅的光輝。她們是沒有悲哀的。

文珠叫了一聲『冷，我親愛的，』就一把抱住我，狂熱地吻我底嘴唇。她底嘴好熱！在這熱吻中我忘掉了一切苦惱。像一個武士那樣在作了大的犧牲得到了勝利以後，現在是來享受他底情人底酬報了。決定到 A 地去就是我底勝利。

靜妹在旁邊微笑着，這微笑表示出來她是很關心我底幸福的。她說：『哥，我從沒有覺得像現在這樣快活過。你想不到你底決定使我們多麼快活……現在真的是一切苦難都去遠了。』

她底像提琴一樣柔軟的聲音流進了我底心裏，我覺得我要哭了。我找不出一句話來感謝她。

『冷，你真的決定到A地去，沒有一點反悔嗎？』文珠裝出似信非信的樣子問。

『當然，』我接口回答，即使不是爲着自己，單爲了她們兩個人底幸福我也應該這樣回答的。無論如何，即使把一切的困難隱忍在自己底心裏，我也不能夠再把這一點幸福給她們奪去了。

『靜淑，我想我們應該把他早一點送走，免得耽擱久了，他又會反悔的，』文珠掉頭對靜淑說，她底臉上依舊留着燦爛的笑。

靜淑微微一笑，她底笑容和文珠底不同。靜淑永遠是安靜的，溫柔的。她回答道：『是的，他應該早一點走，因爲A地現在正需要人。而且哥留在S市，是不會有一點好處的。』

她們都說得不錯。她們底思想都是很周密的，但是她們都只在爲事業打算，爲我打算。她們想着：事業怎樣急迫地需要着新人！我進到新的環境裏又怎樣會變爲一個新人。她們卻不曾想到早走一天，我就多一天看不見她們了。

沒有她們，我底生活會是多麼苦痛！我能夠把這告訴她們麼？

靜妹溫柔地注視着我底臉。她底眼光是那樣溫柔，就像母親在愛撫幼兒。她微微搖着頭，輕輕嘆了一口氣，憐憫似地低聲對文珠說：

『我想這離別對於哥一定是很難堪的，說不定動身的那一天，他會淌眼淚。』

她說出了我底弱點。也許我以後淌眼淚的時候還多着呢。我埋下頭不敢去看她和文珠。

『爲什麼要淌眼淚呢？難道離開滅亡的路還值得哭嗎？我底冷一定會勇敢地去走新的路，我相信他！』文珠熱烈地說，接着她大聲問我：『冷，你說是不是？』她底清脆的聲音都送進了我底耳裏。

我含糊地應了一聲，不敢擡起頭；我應該怎樣回答她呢？

『可是他從此就和我們離遠了，』靜妹低聲解釋了一句，她底聲音裏盪漾着一種東西，使我想到是淚珠。到底是靜妹更了解我。

『也許可以說是離遠了。但是空間的距離怎麼能夠算是遠？我們底愛會永遠愛護

他，就像星一樣，牠遠遠地照耀在天邊，任何地方都可以受到牠底光芒。從這光芒裏他就可以看出我們底面容。」

文珠底聲音比先前更清脆，她底話說得這麼美麗，使我不覺得擡頭看她。她底眼睛裏射出光芒就像星一樣。

「哥，你聽見了文珠底話？她把我所不會想到的都說出來了。你勇敢地去罷。」靜妹提醒我說。

是的，我聽見的，你們底話我都聽見的。你們底話都說得不錯。但是我怎樣能夠有勇氣離開你們呢？

我想這樣說，但是我終於忍不住話不說出來。我並沒有流淚。我把眼淚吞在肚裏。

我苦笑着。我得意地說了我要勇敢地到A地去的話。我並且答應明天去打聽輪船底消息。

她們馬上找出本日的報紙來翻看。報紙上記載着二十七日早晨有隻輪船開到A

地。

「冷，你一定搭這隻船去！」文珠熱烈地催促說。靜妹也附和她催促我早一點離開S市。

我答應了。她們接着又囑咐了許多話，譬如我在A地應該怎樣工作，怎樣行爲，怎樣對待朋友。她們都對我說了一個熱烈，一個溫柔，但她們底態度都是很懇切的。我感激地聽了。

在半點多鐘以後她們終於去了。

房間裏依舊是黑暗孤寂。但漸漸地屋角裏有了星底光芒了。

我坐在書桌前面埋着頭注視那一個都市底名字。報紙上並沒有印錯，但牠並不是都市，牠是一隻輪船，這隻輪船就要把我載到A地去。

A地並不是一個壞地方，但是我擔心的是：那星底光芒果真會照耀到A地的天邊麼？

五月二十三日

我想到了母親。

母親底前一封信是一個半月以前收到的。我寄了回信去，又寄了靜妹底回信去。但是經過了這苦痛的一個半月的長時間，她並沒有來過第二封信。我向她要的她底最近的照像也沒有寄來。

她爲什麼不回答我們底信呢？是她病了？還是因了別的事情？或者我們底信這一次竟然不會到達她底手裏？

然而如今我要離開S市了，我和母親離開更遠了。以後信件底往返會是更艱難的。我不敢存着會見母親的希望，但是我卻不能不想到母親。一想到她，我就覺得她隨時都會被病魔壓倒，她隨時都會離開這世界。我無論如何是不能夠給她一點幫助了。

但是在這開始遠離的時候我能夠不給她一點安慰，不給她一封信使她知道我這時的心情麼？

我覺得我應該寫這封信。我果然寫了，把我所感到的都告訴她。我並且答應和靜妹去照一張相片寄給她，使她看見這相片就如像我們兄妹依舊在她底身邊。

晚上靜妹一個人來。她來得早。她打扮得漂亮，換上了闊氣的衣服，這是她以前穿過的，這許久她都沒有穿牠了。她剛進房來的時候，我幾乎把她認作另一個女人。

我驚訝地望着她，我底眼光代我說出下面的問話：『爲什麼這樣打扮？』

『哥，我們出去照一張相片給母親寄去，』她微笑地說，她底語氣很肯定，聲音很溫柔。

她說出了我所想說的話！她底思想竟然和我底完全一樣！這使我異常高興了。

她從來是想得很周到的。甚至在她給母親寫了前次的那封信以後，她如今依然不讓母親看見她底真實的生活。她裝飾得和從前一樣，使母親看見我們並沒有大的改變，使母親知道我們底生活，並不困苦；使母親可以更寬心，不會再爲我們多擔憂。

我們就出去，在一家大的照像館裏，花了大的價錢合照了一張六寸的美術相片。在

那里別人以爲我們是一對情侶。

照了像出來，路過一個咖啡店，我一定要拉着靜妹進去。她聽從了。她並沒有爲難的樣子，她底臉上是還和平常一樣地帶着溫柔的笑容。

我們在一個較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裏坐下來，喝着濃黑的咖啡，聽着那金圓國家裏流行的爵士音樂。那音樂吵鬧地刺着我們底耳朵，但我們不去管牠。我們談着，我們痛快地談着。

那侍者會以爲我們在談情話。他有時候遠遠地送了一瞥神秘的眼光來。但是我們談的卻是會使得許多人顫抖的話。靜妹還告訴我一個重大的紀念日就要到了，在那一天她們底工廠裏會發生罷工潮。

靜妹就沒有再到我家裏去。是我把她送到電車站的。她在上電車以前還告訴我她明天要和文珠來給我餞行。她並且說：『哥，我今晚上是很快活的，我的確是很快活的。』她底眼睛是很明亮的，就像一對光耀的星。

我看着她上了電車，看着她消失在擁擠的人羣中，我看着電車開走了，我還在向那地方招手。

靜妹，我今晚上也是很快活的，我的確也是很快活的。

五月二十四日

秋岳早晨就來，我告訴他我在二十七日上午兩點鐘就要離開S市。

「真的這樣快？」他睜圓了小眼睛，驚訝地問我。不知道這時候他心裏有什麼感覺。

「是的，靜妹她們催促我早一點走，她們以爲日子久了，我會反悔的。」我微笑地回答，我並沒有留戀。

「這樣好，你現在得救了。冷，我祝福你。」他說着就把我底手緊握了一下。他底眼睛發亮了，他底圓臉也發亮了。我現在知道了他心裏在想什麼。他是爲了我底得救而欣喜的。

我感謝他。我這時候突然覺得離別並不是什麼可悲的事情了。有這許多朋友關心

我愛護我，我並不會是孤獨的。有這許多人底心因我底痛苦和幸福而悲喜，我決不會是寂寞的。

我笑了，我相信我底臉也發亮了。

於是我們坐下來校着這一期雜誌底清樣。我們專心地在工作。

『冷，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合作了，』秋岳忽然放下筆擡起頭看我，用略帶苦澀的聲音說。我開始知道他還有些留戀我。

『是的，』我這樣回答，同時我想起了我去後他在這地方的生活情形。我在A地會有許多朋友和許多工作，他在這里就只有他一個人和一份雜誌，這雜誌有的仇敵比朋友更多，而且他爲了辦這雜誌竟然把許多朋友都變作仇敵了。

『秋岳，我很不願意離開你，我知道你以後的生活會比我更苦痛，更寂寞。』我抱歉似地說，好像我和他同留在一個荒島上過了一些時候，如今我卻要撇下他，獨自回到人間去了。

出乎我底意料之外他卻微笑了，這個微笑掃去了他底臉上的留戀的痕跡。他反而安慰我說：『冷，我有什麼苦痛？我有什麼寂寞？我倒覺得我底生活是很愉快的……』

『但是你一個人——』

『一個人，不錯，』他不等我說完，就把我底話打斷了。『在某種時候一個人也不會是孤獨的。信仰能夠完成一切。你知道我有信仰，我底信仰是很堅定的。我一個人能夠把雜誌底工作擔負在肩上，在壓迫，仇視，破壞，攻擊下面永久不息地發出我底呼聲，雖然這呼聲是軟弱的，但是牠終於會打進人們底心裏，終於會生出一些結果——這樣我還能夠抱怨我底命運，說這不是幸福的嗎？』

我不能够反駁他，至少我現在還沒有這力量。但是知道他覺得自己幸福，這總是一件使我寬心的事情。而且他並不是用那些話來掩飾他底苦痛的胸懷，他說的全是真話。我們校完稿，秋岳就把牠拿去送到印刷局。下午四五點鐘光景他又來了。

秋岳這次來，是來約我出去喫飯，他指定了一家廣東酒樓，因為在那里我們可以比

較安靜地談話。

他底邀請是很懇切的，但是我拒絕了，因為靜妹她們要來和我餞行。

我和秋岳在家裏談話。我等着她們來。然而樓梯上從沒有起過脚步聲，天已經黑暗了。

『她們今天不會來了罷？』秋岳不能忍耐地說。

『她們會來的，一定會來的。靜妹昨晚對我說得很清楚。』我帶了確信地反駁着他底話。

過了一些時候，她們依舊不來。我和秋岳兩個沉悶地在房裏談話，肚皮是空着的。『已經八點多鐘了，她們還不來，恐怕不會來了。』秋岳不能夠忍耐地第二次說。

『也許她們事情忙，所以今晚上會來遲一點。』我說話時依舊充滿了希望。

『也許她們事情忙，今晚上就不會來了。』秋岳接着說，這話刺着我底頭腦，使我變得煩躁起來。

『她們一定會來的，我知道她們一定會來的，』我堅決地肯定說。

但是九點鐘過去了，依舊不見她們底影兒，我自己也有些沒有把握了。

秋岳並不再說着她們不來的話，我們沉默着，我們都覺得沉悶。他煩躁，我也煩躁。

這樣過了半點鐘。我覺得無論如何是不能夠再這樣等待下去了。我第一個站起來，我低聲說：

『她們是不會來的了。』

但是她們爲什麼不來呢？果然是因了工作忙碌嗎？或者還是因了別的事情？不過我知道這時候還不來，她們今晚上是不會來的了。

『那麼我們就出去罷，』秋岳用祈求的聲音說。

我答應了他，因爲我不能夠再拒絕他底這一個小小的要求了。

我們就走出去，但我還擔心她們會來，所以我不把門鎖上，而且還給她們留了一個字條，說我現在到什麼地方去，要她們來了時也到那里來。

我們在那酒館裏坐了很久。我依舊時時都在希望她們會來，但是卻始終看不見她們底影兒。

秋岳端起酒杯，他底話就漸漸多起來了，我也喝酒，我覺得今晚我特別喜歡喝酒。酒使我忘掉了那沒有終局的等待。這晚上我們談了許多話。我覺得談得很痛快。

從酒館裏出來，我別過了秋岳。我有點醉意，心是熱辣辣的。頭腦裏沒有一定的思想。我飄浮似地在馬路走着。

這月夜是很美麗的，天氣不十分熱。馬路上走着稀少的行人。在一條僻靜的街上我看見一個盲目的中年婦人，左手搭在拉三弦的樂師底肩頭上，右手敲着檀板，在那里一步一唱地閒走。她底悽哀的歌聲配着那三弦底永遠是哀訴的調子，一聲聲流進了我底心裏。

這兩個貧苦的盲人底影子消失在一條側路裏去了。月夜底柔和的空氣中還留着他們底哀訴的聲音。似乎空氣也在低聲哭泣了。不知道怎樣我忽然覺得傷感起來。我很

願意淌眼淚。我自己也不明白是爲了什麼緣故。

難道我是爲着這垂死的社會而哭麼？或者是在哭我底就要被埋葬的過去的生涯？我回到家裏，門不會被人開過。那字條靜寂地躺在桌子上，沒有人動過牠。

屋子裏是很沉靜的，月光灑了一地的白影。我扭熄了電燈，靜靜地在沙發上面躺了好些時候。

五月二十五日

我底行李已經整理好了。我沒有別的事。

我早晨到朱樂無那里去，他告訴我一些關於A地的事情。他又交給我幾封介紹信，把我介紹給A地的幾個朋友。

他底態度是誠懇的，也是熱烈的。他簡直是一個傳教者，好像生活來就只是爲那信仰工作。他沒有個人底愛憎，個人底歡樂，個人底計較，那禿的頭頂，那發光的眼睛，那略帶紅色的瘦臉，那鎮定的聲音，那刻苦的生活，那一切使他成了一個運動底祕密的指導者，

使他做了一個大團體底無形的領袖。

我很奇怪他底瘦小的身體裏面怎麼會積蓄着這麼大的力量。

在他底發光的眼睛下面我喪失了我底一切。我聽了他底話，我相信了他底話，因為他底充滿了那麼多力量的話語決不會是虛偽的。

我出來的時候，他送我到門口。他帶着父親般的微笑和我握了手。他把我底手握得很緊。這握手是很堅定的。這給我表示對於我一個重大的、艱難的，但卻是必勝的工作就要開始了。

我回到家裏平靜地等候着靜妹她們來。我想她們今天會來得早一點。

但是到了五點多鐘，她們還沒有來。我忽然想起要出去買些滷菜和點心，等她們來時一道在家裏喫。我出去了，像昨天晚上那樣我也給她們留了一個字條，告訴她們我現在到什麼地方去。

我捧了許多喫的東西，很高興地急急走回家裏，我想她們一定已經來了。

房門半掩着。我推開門進去，一個女人站起來迎接我。那是文珠。她底第一句話語是：「你買了這許多東西！」

「靜淑呢？」我關心地問。我去把東西放在桌子上面。

「我們那里工作很多，她須得留在那里。她派我做代表來給你餞行。明晚上我們兩個也許都會來送你上船。」文珠先給我一個微笑，接着就用清脆的聲音說了上面的話。

「你看我也給你買了這些東西來，」她笑着走去把屋角的一張報紙揭開。報紙下面是一個菜籃子，那裏面滿盛着肉和菜蔬。她指給我看，裏面還有兩斤麵。

「太多了！我們怎麼喫得完？」我帶笑地說。

「那麼努力喫罷，我本來是預備着三個人喫的。現在靜淑不能夠來了。」她撲嗤一笑，快活地說。突然她攤開兩隻手，走過來，帶着她底燦爛的眼睛紅紅的雙頰，她清脆地說：「來，給我一個吻。」她抱着我，把她底熱的嘴唇，壓在我底上面。

我被一股激情壓倒了。我忘記了一切。我只記得我馬上就會忘掉她，而我卻不能夠

失掉她，不願意失掉她。我也把她底身子緊緊抱着。把她底嘴唇緊緊壓着。我怕我不留心，一旦鬆開手放開嘴唇，我就會把她永遠失掉了。

後來她把臉擡起來，看進我底眼睛。她又給我一個燦爛的笑。她說：『這個吻是代靜淑給你的。』於是她又熱情地吻着我。

激情漸漸消退了。我們放開手，彼此對視着微微一笑。

『時間不早了。等我來做菜。你不要動手，只等着喫罷。』她命令似地這樣吩咐我。但是我並不聽從她底話。我依舊忙着去幫助她。有時候我反而妨害了她底工作。她就責備我幾句，但我知道她是在和我開玩笑。

『你爲什麼不要我動手呢？不勞動者不得喫，這不是你們常常說着的一句話嗎？』我也用這話來和她開玩笑。

『是的，你有理，但是那一句話今天在這里是不適用的，在這里我底話就是你底法律。』她大聲笑了。聲音是很清脆的。

在這時候我們快活地談着種種的閒話。話語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但是如今卻給了我們很多的快樂，使我們忘記自己是兩個把身子獻給事業的人，而且使我們忘記這一次的會面也許就是我們最後的會面了。

菜端上桌子，兩個人先愉快地勞動着，如今愉快地喫着。我們帶笑地談着許多有趣的事情。我們的確是快樂，只可惜少了一個姊妹。

喫完以後兩個人把食具洗淨了。大家開始覺得有些疲倦，她在沙發上面躺下來，我就坐在沙發底靠手上。我們微笑地望着，從眼光裏我們交換了一些意思更深的話語。先前的那種快樂已經漸漸在黯淡了。

「冷，你後天早晨就要離開S市了。」她開始溫柔地說，她底聲音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溫柔過。顯然是一種大的感情在鼓動着她，她好像故意要使她這時候說的話，在底一生留下一個永遠不減的印象。她底聲音就像音樂那樣地美麗，禱告那樣地真誠，我覺得我底全個靈魂都要被他攝去了。「我想你不會有什麼留戀的罷。到了A地，你底生

活史上又會翻開一篇新頁了。你得到了這個新生，我和靜淑都替你高興。是的，爲了事業，爲了大家，爲了你，爲了我們自己，這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她略略停頓了一下，就用她底充滿着愛底光芒的眼睛把我注視了好一會兒，然後又繼續說下去：『我前次曾經告訴過你，我底愛情就像一顆永恆的星，牠底光芒是可以普照一切的。所以就在A地的天空，在將來你工作疲倦的時候，你也可以看見我底光亮。眼睛。這一對眼睛是永遠不會離開你的。我在S市，你在A地，這空間的距離決不會分離開我們。你去罷，你勇敢地去罷。』

她又停頓了一下，她注意地看着我，顯然她想從我底臉上得着一個確定的保證，但是我卻覺得我不能夠馬上就把這保證給她。因爲我愈看見她底眼睛裏的光芒，我愈覺得這光芒是我底生活裏離不掉的東西，我便愈疑惑這光芒是否會普照到A地的天空去。離開她，這念頭又開始來輕微地刺着我底心了。

我不能夠回答她，我埋下頭，把牠靠在她底胸膛上面。我想在那里得點暖熱來安慰

我底心。

她伸起一隻手撫着我底頭髮，接連地喚了兩聲『冷』，那聲音溫柔得使我想哭了。『我現在有些明白了，對於你這分離並不是十分容易的。你過去有過那麼多的苦痛，如今你底新的生活又還沒有正式開始。對於你這分離的確不是很容易的。可是你也須得鼓起勇氣來忍耐牠。自然，我們能夠在一塊兒生活，一塊兒工作，永遠住在一處，這也許是更幸福的事情。然而這是事實上不可能的。這S市給你的陰影太多了。你在這裏決不能夠下個決心改變你底生活，你決不能夠得到新生。爲了你，爲了事業，還是你到A地的好。所以我和靜淑都催促你到那里去。並不是我們就願意早早把你遣走，並不是我們對於你就沒有一點兒依戀……：你也很知道的，我和靜淑都很愛你，我們都只愛你一個人。你底幸福，你底一切都是我們所最關心的。』

她停頓了。我依舊不能夠回答一句話。我只是把頭在她底溫軟的胸膛上面壓得更緊。我底思想就只有一個：我不能夠失掉她，無論如何我不能夠失掉她。我底身子開始戰

抖起來。

『冷，不要這樣地依戀我了。她更溫柔，更堅定地說下去。『我們相愛並不是要永遠厮守在一處，是要將各人所受到的愛保持着，拿去在那廣大的世界中創造新的事業，爲着那般無愛的人。我們相愛是要將彼此所受到的愛注入到萬事萬物中去，使無論什麼地方都有牠底痕跡。要這樣的愛情纔會有永久的生命，要這樣的愛情纔能像永恆的星那樣地普照一切。』』

她說得多麼美麗。就像一篇禱告文。但是我卻要哭了。

『冷，你把臉擡起來，看看我底眼睛，牠們會告訴你許多事情。』

但是我怎麼能夠把臉擡起來看她呢？我底臉上被淚痕蓋滿了。

她用手慢慢捧起我底頭。她感動地說了一句：『冷，你哭了。』

我不能夠再忍耐了。我把臉再一次壓到她底臉上。我用我底淚痕潤濕了她底臉。

過了好一些時候，我已經把時間的早遲忘掉了，她推開我底臉和身子。她驚醒似地

說：『現在我應該走了。』

『再留一會兒罷，』我懇求說。

『那不行，家裏還有許多工作等着要做。你難道肯讓靜淑一個人忙死嗎？』她站起來，揩拭了臉就預備走出去。

我知道我不能夠留住她，而且我也不想挽留她了。我現在漸漸明白了，她遲早總是要走的。而且我們不能夠讓靜妹一個人在家裏忙。

我送了她出去。一個人回來，我在沙發上躺了許久。我沒有閉眼睛。這許多天來的生活像電影一般地在我底眼前飛過。終於是她底一雙大眼睛給我掩蓋了一切。

她底眼睛，她底話就馬上把我包圍了。我於是閉了眼睛安靜地思索了好一會兒，直到我覺得漸漸明白了她底話語底意義的時候。

我想她們明晚上是一定會來的，我還可以和她們見面談話。倘使我有疑惑的時候，她們還可以給我解釋個明白。

五月二十六日

我疲倦地躺在牀上，我是被敲門底聲音驚醒起來的。時候是不能夠算早了。

是誰呢？誰在這時候會來找我呢？

敲門底聲音是異常沈重，好像在報告一件重大的事情。

我急急起了牀，披起衣服去開房門。

來的是朱樂無。他跑得氣咻咻的。臉是莊嚴得可怕。

我看見他，我底心馬上緊張起來了。我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事變，這事變是和我有

直接關係的。我睜着眼睛恐怖地望着他。

『靜淑和文珠失蹤了！』他絕望地說。

原來是這個消息，牠倒沒有什麼可怕。我根本就不相信牠。

『她們失蹤了！笑話，誰告訴你的？文珠昨晚還在我這里來過，夜深了纔回去的！』

我帶笑地叫起來。

「我底消息是很確實的。她們是在昨晚上一兩點鐘的光景失蹤的。那時候一部汽車停在大門口。幾個穿制服的男子打門進去。他們跑上樓到了亭子間去。他們在那里騷擾了一些時候，就把靜淑和文珠帶走了。這是她們底房東親眼看見的。」朱樂無繼續地說，他顯然是很激動，他底敘述是用混合着苦痛與憤怒的聲音說出來的。他似乎不覺得這些話對於我是一個何等殘酷的打擊。

我捧着頭大步在房裏踱着。我接連地大聲問：「她們在什麼地方去了呢？」我覺得我快要發狂了。

「在什麼地方？誰知道在黑夜裏，一部汽車，幾個穿制服的男子，就只有這一點線索！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就只有這一點！」朱樂無底眼睛裏發出了強烈的憎恨的光芒。

「爲什麼不用逮捕的手續，卻用這綁票的行爲？我們一定要馬上就去打聽，恐怕遲了會——」我不能夠說下去，我底心因了恐怖而戰慄了。

「是的，我馬上就去打聽。」他堅決地說，接着又問我：「然而你到A地去的事體呢？」

今晚還上船嗎？」

「現在不去了，至少要等到我們把靜淑和文珠底消息打聽出來以後我纔走。」我煩躁地但又是決斷地對他說。我底乾燥的眼睛望着屋角裏的收拾好了的行李。

「遲幾天走也好，你留在這里也許有一點用處。」他鎮定地說。

「不僅有用處！你應該知道她們一個是我底親妹子，一個是我底愛人。」

他注意地把我底眼睛看了幾分鐘。我看見他底眼光漸漸變柔和了。他底臉上現出一個溫和的苦笑。他拍了拍我底肩頭，就像一個父親和兒子說話一般，他對我說：「冷，你底這心情我是很了解的。但是我們爲了那信仰，不僅會犧牲一個妹子，一個愛人。便是連自己底生命有時候也不得不拿來犧牲。你也許不會聽見說過我底事情罷。我也有過一個女兒，年紀比靜淑還要青一點，卻爲了那信仰死在監牢裏面了。我只有她這一個女兒，我很疼愛她，但是當那犧牲來呼喚她的時候，我又有什麼辦法來阻止呢？我也只有把痛苦隱忍在心裏。我自己也是隨時等候着那犧牲來呼喚我的，我並不是一個殘酷的人。我

總是盡我底力量做去，我答應盡我底力量去打聽她們底消息就是了。我今晚上再來看你。」

他並不留着聽我底回答，說完了上面的話，他馬上就走出去了。他底瘦小的身軀這時候依舊是很堅定的，他底這身體裏面依舊具有大的力量。

他去了，就像一線光亮消滅了。我留在這房間裏，我睜起眼睛茫然地看着空間。周圍的一切並沒有改變。但是那黑暗和孤寂卻又開始壓迫我了。

我瘋狂地在房裏踱着，我低聲喚着她們兩個底名字：妹，靜淑，文珠，親愛的。

沒有一聲回應。她們不在這里，她們也不在Y區。她們已經失蹤了。

『不會的，那是不可能的。文珠昨晚才纔來過。她說她們今天會來。她們沒有變動。她們還好好地在工廠裏工作。』我狂亂地拿這樣的話來安慰自己。

但是朱樂無底話忽然像閃電一般地把我底全個頭腦照亮了：她們是在昨晚上一兩點鐘的光景失蹤的。幾個穿制服的男子把她們用汽車帶走了。這消息是確實的。他把

一切的猜想和希望都給我趕走了。

兩個鐵錘一般的大字「犧牲」突然向着我底頭打來。我底頭痛得像要炸裂一般。我捧着頭狂亂地踱着。

漸漸地朱樂無底瘦而孔在我底眼前出現了。他用說教者底調子說：「我們爲了信仰會要犧牲一個妹子，一個愛人，甚至會犧牲自己底生命。這犧牲是必需的。」

他底話說得那麼堅定，沒有一點可以轉灣的地方。犧牲是必需的。

爲什麼在已經貢獻了那麼多的犧牲以後，我們還應該說犧牲是必需的呢？爲什麼在已經經歷了那麼多的苦痛以後，我還應該付出這樣大的犧牲呢？這樣大的世界，這樣大的S市，爲什麼我一個人在一晚上就應該同時失掉我底妹子和愛人？

一個腥血的海在我底面前展現開來。兩個美麗的面孔浮在那上面，她們絕望地掙扎了好一些時候，終於被那血的巨浪淹沒了。我眼睜睜地望着，我不能夠援救她們。

我絕望地哀叫了一聲。我痛苦地捧着頭倒在牀上。

晚上十點鐘朱樂無來。他帶着陰沈的面孔和疲倦的身體。

我知道他奔走了一天，我知道他沒有得着什麼消息。

他搖搖頭，用沈重的聲音對我說：『我已經去過了許多地方，但依舊得不着一點消息。明天我再去打聽。』

我不說話。我把兩手遮住臉。

『今天傍晚又有一個朋友到她們住的地方去過。大門上了鎖，房東已經躲開了。從工廠方面也得不到一點她們底消息，雖然我們知道她們底失蹤是和這工廠裏的罷工潮有關係的，這罷工潮已經醞釀了許久，現在就要成熟了，她們兩個就在這時候被捕，這顯然是出於工廠方面的指使。不過她們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人家把她們來怎樣處置？我們卻不知道，這是我們目前最應該知道的。我已經託人在各處去探聽了。』他嚴肅地說，顯然是他把這事情看得很認真，而且把她們兩個底安全看得很寶貴。他底話語很清晰，頭腦一點也不昏亂。他的確是一個腦筋清楚，辦事有計畫的人。

『冷，你不要這樣激動。我勸你還是早點到A地去罷。你留在這裡對於她們底事情並不會有大的幫助。你在這裡只是孤另另的一個人。她們底事情，你把牠完全交給我辦理罷。我答應我會盡我底力量去援救她們。靜淑和文珠是我們底兩個極好的同志。』

我走到他底身邊，我抓住他底一隻肩膀，我用戰抖的手把牠搖動着，我哀求地接連說道：

『她們該不會有什麼危險罷，你會給我把她們救出來。是不是？你會把她們救出來。人家不會殺害她們。她們是沒有罪的。她們是很純潔的，她們底心是那樣的善良的。爲什麼人家要把她們弄走呢？告訴我，你會把她們安全地救出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們大家，你就答應我底這個小小的要求罷。』

他按着我底兩個肩膀，用他底平靜的眼光看入我底眼睛，他給我一個苦笑，然後說：『你太激動了。你現在應該休息一下。我明天再來看你。總之我答應努力去援救她們就是了。我愛惜她們，並不見得就不及你。這你該可以相信罷。』

五月二十七日

如果沒有靜妹她們失蹤的事情，我今天已經是在海上了。然而現在我還是在這墳墓一般悶人的房間裏。包圍着我的依舊是黑暗和恐怖。

昨夜我似乎叫了一個整夜喚着她們兩個底名字：我底靜妹和我底文珠。

早晨起來不管我怎樣疲倦，我馬上就跑出去，說是要找尋靜妹和文珠。

我帶着昏亂的頭腦走了兩條街，我只看見一些蠢然的面孔。他們在笑或者在哭，但他們都是一樣地搖幌着身子走路，軟弱得沒有一點力量，就像一些鬼魂。

在一個十字路口，我遇見一小隊穿黃色制服的人走過。他們疲倦地走着，臉上都帶了蠢然的笑容。看見他們，我就好像從夢中醒了過來。我用了憤怒的，探索的眼光看着他們，我想從他們底臉上得到靜妹她們底消息。

但是那些臉盡是沒有表情的臉，牠們什麼也不告訴我。這些黃色的影子走過去了。我底眼睛裏還有黃色在蕩漾。

我癡呆似地站在十字路口。失望又一次壓着我底心，我搖擺着頭，用茫然的眼光向四面看。一些無定形的影子不住地在我底眼前幌。我底眼睛有些花了。

我到什麼地方去尋找她們呢？在這樣大的S市裏，每一間房屋，每一個地方都給我保守着牠們底祕密；在這樣大的S市裏，沒有一個人和一個建築是和我有關聯的；在這樣大的S市裏，每一個臉上都帶着愜然的笑或哭，每一件衣服都裹着遊魂似的影子，每一間房屋都像一個活葬的墳墓；在這樣大的S市裏我究竟在什麼地方去尋找她們呢？

我絕望地拔步走了。我走進一條比較熱鬧的街市。街道正擁擠着。一部電車突然在街中間停了，一輛載着磚瓦的小車翻倒在地下，推小車的在那里用氣力，想把車子弄起來。沒有人去給他幫忙。開車的從電車上走下來，捏緊拳頭在推小車的那人底彎着的背上重重毆了幾下，推小車的哀叫着，但並沒有還手。旁邊的人哄然笑了。開車的接連罵了幾聲就回到了電車上面，開起車走了。那個推小車的還在那里掙扎，於是一個穿藍色制服的人拿了手棒走過來逼迫他，恐嚇他。使他終於喫力地弄起車子走了。我看見他底背

上的汗水濕透了那一件藍布短衫。

我也向前走着。我時時茫然地向四面看。包車上坐着油滑的臉，汽車上坐着豔裝的西洋婦人。大商店門前出進着摩登的青年男女。電影院門口掛着香豔肉感的招牌，擺着風流滑稽的面孔。人行道上到處是男人底光滑的頭髮，女人底波紋的頭髮，男人底最新式的草帽，女人底差不多垂到肩上的耳環，男人底顏色鮮豔的領帶，女人底薄得要露出肌膚的亮紗旗袍，男人底長得挨到地的大褲腳，女人底尖的高跟鞋。在這些影子中間時時顯露出來那裏着綢的長衫的男人底柔弱身子，和那曳着拖鞋敞開高領的女人底S形的小身軀。在一個弄堂裏面，在一個牆角後面常常有幾個店夥對着那不准小便的告白拉開褲子小便起來。

這一切就像一個死刑判決書把我底希望完全殺死了。在這樣的地方我怎麼能夠找到我底靜妹和文珠呢？

我終於又走進了窄小的街道，這些街道是比較僻靜的。一些短衫漢子在石子路中

間安閒地走着，幾個短衣婦人在門前略帶興味地談笑。一羣小孩赤裸着上身，在街中間打架。一個黃臉婦人捧着大肚皮倚在衙堂口，用疲倦的眼光看着街中稀少的行人。

我到了Y區。景象是很安全的。工廠底大門關閉着，在門口守着幾個穿制服的人。我又走到靜妹她們底舊居。我遠遠地就看見了那三幢舊房屋，我底心怦怦地跳動起來。我懷了一個極微的希望：我想昨天和今天的一切都是一場夢景。靜妹她們現在很安全的在那房間裏，在幾分鐘以後我就可以在那里看見她們。

但是我走過那石子鋪砌的窄路，到了那油漆脫離的大門前。冷靜的，那兩扇大門關住了。門已經上了鎖，我底這極微的希望也給他打破了。

我在這門前立了許久，在心裏不住地喚着靜妹和文珠底名字。幾個有忠厚面孔的男女在我底身邊走過，他們投了一瞥同情的眼光在我底臉上，但馬上就畏怯地走開了，使我來不及向他們訊問一句話。

靜妹和文珠就這樣消滅了，不留一點痕跡地消滅了。我甚至走遍全S市，全中國也

不會把她們找回來。從此在我底天空中那兩顆光亮的星就隕落了。再沒有東西來照耀我底生活。黑暗和恐怖，我恐怕我以後永沒有機會見着光明了。但是就在這時候一線火花在我底心底微微燃燒起來，這是憎恨，這是復仇。

我又去找朱樂無，他不在家。我就回到自己底家裏。

我疲倦地倒在牀上睡了，天黑了時我方醒起來。我並不知道時候是早或遲。

黑暗壓迫着我，直到朱樂無來的時候。

我扭燃電燈，我看着朱樂無底陰沈的臉，我知道他又白白跑了一天。

「沒有消息嗎？」我恐怖地問。

「沒有，」他絕望地回答。

我覺得整個世界就要毀滅了。我覺得我理想中的一匹俯瞰着S市的火山就要爆發了。

我卻是赤手空拳地等待着那悲慘的命運底到臨。

我太軟弱了！是的，我太軟弱了。我爲什麼把以前的那許多有用的精力和光陰都拿來白白地浪費掉，不去造成一些力量呢？我爲什麼這許多年來都只是把自己關閉在孤寂的思想裏，不去到那廣大的人羣中生活，奮鬥呢？

我痛悔地捧着臉，我不敢看朱樂無。只有一個思想在咬着我底頭腦：現在太遲了！我只有眼睜睜地看見靜妹和文珠失去，不能夠做出一點事情來。

五月二十八日

昨晚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

我參加着一個殺頭底典禮。我置身在廣大的羣衆中間。地方像是在一個大的廣場上面。羣衆擁擠着，喊叫着，像在參加一個節會。我費了很大的力量往裏面擠進去。我終於擠到了前排。

一個戲臺般的土壇現在我底面前了。那上面站了十多個武裝漢子，押着兩個女囚犯。那兩個女人垂着頭，臉是被青布蒙着的，兩隻手被麻繩反剪地綁在背後，從她們底身

材看來，這好像是兩個年青的女郎，而且是我常常看見的。她們站在那里不發出一個聲音，不做出一個動作。

忽然兩個兇惡臉的漢子抓住了她們，把她們底衣服撕去了，她們似乎在掙扎，但是因為手被縛住了，所以終於不能夠做什麼。她們底上身衣服全都被撕了下來，她們底肉體就在許多人底面前現露了。

『夠了，夠了，』我開始這樣叫，但是我底聲音是沒有人聽見的。我看見臺上走出了兩個穿着長袍馬褂的中年人。他們有着八字鬚和莊嚴的面孔。他們走到那兩個女郎底面前，研究似地把她們底胸膛看了一番，然後從懷裏摸出尖刀就慢慢地割着她們底奶子。那血液濺在他們底嘴唇邊，他們卻伸出舌頭舐了，依舊注意地去割。

『我們不要看這個，我們不要看這種把戲！把她們放了！羣衆中間幾個粗暴的聲音這樣叫喊。

『放開她們！拋開你們底刀子！我們不要看這種把戲！我們不要看殺人！』許多聲音

附和着。

突然那右邊的女郎把身子大大動了幾下，發出一聲哀叫。就往後面倒下去。這哀叫直射進我底心，我認得這是靜妹底聲音。

我底全身的血都衝到臉上來，我底心猛烈地在跳動，我認得她們。她們不是別個。她們是我底靜妹和文珠。她們有着那麼善良的心，一心一意只想去給人民謀幸福，可是如今卻做了色情狂底受害者，被那般假面人拿來這樣摧殘，而她們所愛護的人民也不來援救了。

這思想使我更不能夠忍受，我覺得我底心要炸裂了，我便狂熱地大叫起來：『這是我底妹子！她們是沒有罪的，救她們呀！爲什麼你們只是袖手旁觀着，讓那般假面的東西去殺害她們呢？難道你們不知道她們是你們底忠實的朋友，她們爲你們犧牲了一切，她們現在到了這地步，也是爲了你們底緣故呀！你們不起來嗎？我是要動手的，我要來救我底妹子，我要犧牲一切來救她們。』

我叫完就直向着臺上奔去。不知道怎樣，只在一剎那間羣衆就潮湧似地向前擁擠了，他們也向着臺上奔去。

我第一個上了臺，那般假面人和武裝漢子就像影子一般地完全消滅了。兩個女郎都倒臥在血泊裏，我跑到右邊的女郎底身邊，我一把就扯脫那蒙臉的青布，果然現出來靜妹底臉。眼睛緊閉着，臉白得像一張紙。我哭着喚她，她不回應。她已經死了。我又去扯開左邊女郎底臉上的布，她果然是我底文珠。她底眼睛微微開着。看見我，她就眼睛大大睜開了。我不顧血污，把她抱在我底懷裏。我連喚了幾聲文珠。

『冷，你來遲了。我和靜淑已經完了。』她低聲說，臉上現出一個微笑，這微笑是很悲慘的。『不要傷心。這是不緊要的。我們底事業是不會死的。會有人來繼續我們底事業，你也會來繼續我們底事業。我們會活在事業裏，在事業裏我們也會得着新生。你看！』她努力要把手伸起來，指給我看前面。我便把頭掉過去。

我被一種突然的驚奇壓倒了。我底周圍盡是悲哀的，同情的臉，不知道什麼時候我

底身邊竟然聚集了這麼多的人，卻沒有一點聲息，他們都同情着我底悲哀。

這麼多的臉聚集在一處，而且被一個同情聯合在一起。我這樣驚奇着就突然醒過來了。

房間裏是黑暗，沒有一點聲音。只有我自己底心底顫動。我抱在懷裏並不是文珠，卻是一段被蓋。

血的顏色蒙住了我底眼睛，很鮮艷的，這是靜妹底血和文珠底血。血沁入我底心裏，像毒藥一般使我心痛。

我絕望地哀叫起來。我在心裏叫喊着復仇。

靜妹和文珠死了。但是我沒有死，我知道血底債是需要着血來償還的。

我就沒有再睡，我睜着眼睛一直到天明。

起牀後我懷着一種奇異的，自己也不能夠解釋的心情去找朱樂無。時候很早，但是他已經出去了。

我忽然想起了我和靜妹同照的相片，就去照像館把牠取了回來。相片照得很好。是兩個漂亮的青年男女。人看見這張照片決不會想到我們現在的生活情形。母親當然也不會是例外。

靜妹，那豐富的頭髮，那大眼睛，那微笑的鵝蛋臉，她如今在望着我笑。

我坐在書桌前面，把相片放在桌子上，我注意地望着靜妹底臉和眼睛。我忽然俯下頭去把相片吻了許久。

靜妹，你真還活在這世界上嗎？那血的景象果真只是一場夢景嗎？你還會回到人間來像這樣地對我微笑嗎？

但是那血，那赤裸的上身，那鮮血淋漓的奶子，那緊閉的眼睛，那紙一般的臉！我分明地看見那一切。

那是真的事實嗎？她們兩個果真就這樣地滅亡了嗎？

她們是不能夠死的，無論如何她們是不能夠死的。她們必須活着。即使拿這世界的

一切來做代價，她們也必須活下去。

靜妹，文珠，回來罷。你們回來罷。你們快回來，回來看我做你們願意我做的事，回來看我怎樣工作，怎樣地奮勇前進，去走那新的路。是的，我如今是準備着做那一切了，只要你們能夠回來。

我這樣地在心裏對她們說話。她們在什麼地方，我卻不知道。

傍晚朱樂無來找我，那時候我躺在沙發上面，圓睜着兩隻眼睛望那黑暗。我並沒有開電燈。

「冷，你病了嗎？」他把電燈扭燃，看見我躺着的那樣子，看見我底漸漸消瘦的臉，他驚訝地說。他底臉依舊是陰沈的臉。

「依舊沒有一點消息嗎？」我戰抖地問，我想希望又消滅了。

「沒有，恐怕沒有希望了。」他聲音苦澀地說。

「怎麼，你也說沒有希望了嗎？」我突然站起來，大聲說話，像要去抓住那飛去的希

望。

他默默地點頭。

「她們一定死了！我親眼看見人家殺死她們的。並不是那夢！」我蒙了臉在房間裏踱起來。

「冷，安靜些罷。」他依舊鎮定地說，雖然聲音有些顫動。「每個人都要死的，你也該知道在這時候，在這一剎那間，就有若干的男女死亡。靜淑和文珠並不是最先去犧牲的人，何況她們並不一定就已經被害……凡是爲事業死的人都會復活在事業裏。只要我們底事業不死，那麼靜淑和文珠還是不會死的。我們現在只應該加倍地努力工作。」

他依舊像說教者那樣說話。他也在說事業，他底話就像文珠在夢裏說的那樣。

事業，在我底耳裏事業兩個字不知道已經現了若干次了。但是這一次這兩個字現在我底眼前卻像兩顆光亮的星，又像靜妹和文珠底眼睛。這時候我底自我無論如何是不能夠和牠們抵抗了。

是的。朱樂無說得不錯。這時候我所能夠做的，而且我所必須做的，就只有這一件事。我應該使我們底事業繁榮起來，好讓她們復活在事業裏，復活在我底心裏，復活在人民底心裏。

『冷，我勸你還是馬上到A地去罷。靜淑和文珠底事情恐怕不會有什麼希望了。我們這幾天從各方面打聽她們底消息，都沒有一點結果，各個有關係的機關，都否認她們被捕的事情。那房東又不知道躲在什麼地方去了。如今一點線索都沒有，我們很難找着她們底蹤跡。你留在這里有什麼用處？我誠懇地勸你還是馬上到A地去罷。』

『好，我明天給你回答罷。』我遲疑地說，因為我不能夠馬上拒絕他。

我不能夠決定這個問題。我不願意留在房間裏讓這問題來壓迫我。所以朱樂無走後，我也就出去了。我出去是沒有目的的。我只是在馬路上閒走，來銷磨時間。

我無意間走到了神祕之街。這NS路，這混合着東西洋風味的大街，我是許久不在這街上經過了。

夜市是很熱鬧的，明亮的人行道上到處是遊閒的小有產階級的男女青年和一些流氓。一個粉臉在我底眼前幌過，周圍的空氣馬上變得香了。無意間低下頭正看見一雙渾圓的粉紅色的腿支持在一對黑漆的高跟鞋上面；擡起頭我又看見一個雄糾糾的挺胸揜腰的漢子，穿着敞開的短衫向我撞過來，我憎厭地避開了。

前面起了一陣鬧聲，似乎人突然增多起來。幾個小鬼似的有竊笑的臉的東西在我底面前擺過去了，一個英國水兵挾着一個短小的中國小姐走過來。他一臉通紅，走路偏偏倒倒，口裏哼着英文小曲。一個黑的東西在我底面前飛過，接着是一個清脆的響聲，過往的人喫了驚，那水兵卻哈哈大笑起來，我纔注意到他底手裏的酒瓶沒有了。有幾個行人便站住帶笑地旁觀着他底舉動。我瞥了一下他手臂裏挾着的少女。她多少有點美麗，可是我卻看不出她底臉上的確定的表情。

我站住了，正在一家店底門前，綠色的玻璃窗遮住了裏面的一切，但卻攔不住那淫蕩而惡俗的，金圓國家裏流行的音樂。那個水兵做了一個滑稽的歪臉，就挾着他底女

子往裏面去了。

路上盡是一些影子。戴着各種顏色的面具。十一二歲的討飯女孩哀聲乞憐地跟着監裝的姑娘跑。瘦弱的患貧血病的黃包車夫像負着重載的牛馬似的，喘着氣拖了車子沒氣力地慢慢向前奔，在車子上安然坐着顯出得意的樣子，是一個胖大的商人。一輛輛的汽車在街心橫衝直撞，像坦克砲車。爬蟲似的電車在街中狂叫。大商店門前閃耀着紅綠的電光招牌。影戲院門前貼着巨幅廣告，堆了些「風流，香豔，滑稽，肉感」的字眼，在下面加了幾行小字是「加映×地災情影片」。隔壁一所窄小的洋房門口貼了一張長的紙條，寫着「內有巴黎美麗女子按摩。」

一種極其強烈的憎厭的感覺佔有了我。

『去，去！離開這里！離開S市！』一個聲音在我底身體內響起來。

難道我對於這種地方還有一點留戀嗎？我無論如何是再不能夠在S市裏住下去了。

五月二十九日

早晨朱樂無和鳴冬同來。他們和我談了許久，舉出了許多理由，結果依舊是勸我到A地去。於是我對他們說，我已經決定了。我底話顯然使他們滿意。

他們底態度是誠懇的，但又是悲憤的。顯然是靜妹和文珠底事情在他們底心裏種植下了深的憎恨。當我對他們肯定地說我決意到A地去的時候，他們臉上現了光彩，堅定地和我緊緊握手。這握手暗示着將來的會面，表示着對於最後勝利的堅強的信仰。

我誠懇地看着他們底眼睛。那眼光向我要求着許多事情，我感動地一一用眼光答應了。

三十一日下午四點鐘有輪船開往A地，我決定去搭那隻船。我想這一次不會再有什麼變動了。

下午我去找秋岳，他不在家。我知道他依舊爲雜誌忙碌着。我留了一個字條叫他晚上來看我。這字條是交給他底房東家裏的娘孃的。

但是他晚上竟然不來，出乎我底意料之外。我算白白預備了許多話等他來說。

五月三十日

絕早就落着雨，天色很陰暗，帶了使人不願意看的愁容。似乎天也哭了，爲了這個血的紀念日。這個紀念日是我永不能忘卻的，特別在這種時候。

今天是我在S市的最後一天了。這一天卻是使得某一部分人戰慄震恐的血的紀念日。

正午的時候隔壁人家忽然開了留聲機，在唱「蓮英驚夢」，後來我又聽見雀牌底響聲。這時雨已經住了。

我想着靜妹和文珠，我底心又隱隱痛起來。我把那相片封好給母親寄去，我底眼淚不禁落在封套上面了。

母親許久沒有信來，不知是否患了重病；靜妹和文珠失蹤好幾天了，不知道究竟是死是活；如今我就要一個人離開S市了。——我不願意想這些事情。

我走出去寄相片給母親，並且要最後一次在S市裏開步。我要看看S市是怎樣把這個紀念日度過去的。

我走到一個地方，乘了無軌電車，經過S橋時看見兩個英國兵立在橋底兩邊，挺直地站着，動也不動一動，連眼睛也不閃，就活像一個木偶。我看得這樣清楚，是因爲電車在橋上突然停了，正停在一個兵士底身旁。兩個高大雄壯的華捕上了車檢查乘客，一個穿着銅絲馬甲的白色巡捕提了手槍在下面監視着。我把眼睛掉向外面看；我底眼光正落在那木偶底槍刺上面，這槍刺在我底眼裏驕傲地而且貪婪地發了光。我想，牠大概是在渴血了。我本能地搓摩着自己底胸膛。

「站起來。」一個粗暴的聲音不客氣地發了，我並不同過頭。一隻手不客氣地拍我底肩膀。我把我底在槍刺上停了許久的眼光掉過來看入這華捕底眼睛。他不作聲就走開了，跟着他底同伴下了車。我逆看見他在和那白色巡捕說話，恭敬地甚至諂笑地。然而電車開了。

我不等到電車駛到終點就下了車。我閒走着。街上的行人並不少。十字路口就立着許多人，伸着頭頸在那里觀望什麼。白色和黃色的穿制服的人提着手槍在步道上往來。幾個繫褲腳的短衫漢子在街中間攔住人搜查。過往的行人都帶了慌忙的樣子，連說話也不肯放大聲音。一切似乎都籠罩了一層嚴肅的色彩。在一個十字路口安置着電網，還有幾隊武裝的外國兵在那里徘徊。我走了許久，我不曾看見平日那般點綴太平的東西。我閒走着，我一直走到傍晚，我猶如走遍了人心底沙漠。我一點東西也沒有尋到。我對於S市實在不能夠有絲毫留戀了。

回到家裏，房間裏面有光亮，有話語聲。原來我出去時忘記鎖門。

房間裏是秋岳和朱樂無。他們在談話。

『靜淑和文珠底信來了！』朱樂無歡聲叫着，他底瘦臉發了光。他遞給我一張紙。

『我們並沒有死。我們還活着，就在這S市。也許我們不久就會出來和你們重

見。我們是在二十五日的深夜被捕的，那時候我們剛剛預備脫衣睡覺，他們就打開進來了，一共是八個人。他們馬上用布蒙着我們底頭，就把我們兩個擡下樓去，用汽車載走了。他們把我們放在一隻小船裏面，白天放在河中，晚上纔靠岸，整日家都有兩個中年婦人監視着。這樣過了好幾天了，他們也不說明究竟要把我們兩個怎樣處置，他們不釋放我們，也不殺害我們。這種生活簡直是長期的苦刑。請你們早日設法援救我們，我們是不怕死的，不過這種長期的苦刑我們卻受不住。請你們千萬不要把我们底事情告訴冷。他恐怕受不住這個打擊。他初到A地，信仰還沒有堅定，感情又很強烈，這消息會使他變成消極，或者還會使他拋棄工作馬上跑到S市來，這是我們很不情願的。

『我們不多寫了，至於詳細情形你們可以向這個送信來的婦人詢問。請你接到信後就付給她十塊大洋。這個婦人雖然有些想錢，可是卻是一個好人。她待我們還算很好。——譯文』

字是用鉛筆寫的，是文珠底筆跡。

我感到絕處逢生的喜悅，就像在黑暗裏看見了一線光明。

她們還活着。不管我底夢是怎樣可怕，不管我們底推想是怎樣絕望，她們還活着！

『好，我們馬上去救她們！』我說着就預備出去。

『冷，不要激動，現在我已經有辦法了。』朱樂無鎮靜地說，好像有很大的把握。『那個婦人告訴我一切的情形。她們兩個如今不在船上，已經被移到××機關底特別囚室裏了。看這情形她們是不會馬上就有什麼危險的。現在我們知道了她們底真實的消息，事情就好辦了。你把這事情完全交給我辦，我擔保會還給你那兩個活潑的女郎。』

秋岳也附和着樂無底話，他已經從樂無那里知道了一切詳情了。他今天纔得到我底字條，是那娘姨給我耽誤了。他在這里坐了許久，後來就遇見樂無，他和樂無談了許多話。

是的，我應該到A地去了。靜妹和文珠以為我已經到了那里，她們擔心我底信仰不堅定，她們不惜願我留在S市浪費時間。我說過只要她們還活着，只要她們能夠回到人間來，我是準備着犧牲一切去做她們願意我做的事，我要努力工作，我要奮勇前進，去走她們願意我走的路。

這時候我不會再有一點遲疑了。靜妹、文珠，我如今需要的就是信仰，就是堅定的信仰啊，那沒有信仰的生活已經使我痛苦夠了。

五月三十一日

朱樂無和秋岳下午來送我上船。

艙裏很悶熱，許多人在那里吵鬧。我們放好行李走出來，站在甲板上談了一些時候。陽光照在我們底頭頂上，我底心是自由的，我底心已經越過了海，飛到那未知的A地了。

當他們要回到岸上去的時候，我緊緊握着樂無底手，我誠懇地對他說：『靜淑和文

珠底事情……」我接不下去，我底眼淚流在他底手上了。

「你放心。我一定盡力去做……我們下次要會面的時候，情形決不會是這樣。」他苦笑，但這笑裏面卻含得有一種力量。這力量把我底那一點隱在心裏的細微的悲哀都掃去了。

我又和秋岳握了手，我微笑地對他說：「希望你底雜誌進行得很好。下期出版後可以多寄幾份給我。我在A地看見雜誌就如看見你一般。」

他也笑了，他底微笑是很燦爛的，這個把雜誌當作生命，爲了牠甚至犧牲掉一切的人。

他們上岸去了。我癡呆地立在甲板上，欄杆旁邊。他們走在岸上還回頭來幾次對我招手，但終於消失在人羣裏面不見了。汽笛聲震徹了我底兩耳。

船開始向後面退，完全離開了岸邊，就向前慢慢地開走了。

高聳的建築，擁擠的車輛，擾攘的行人，都漸次往後面退去。在短時間以後整個的S

市就完全消滅了。我底眼前再沒有紅色的外國工廠，灰色的外國兵艦，黑色的外國商船。我底眼前只是白茫茫的海面，這海面在我底眼前展開，長得沒有盡頭。我們底船在這海面上駛着，牠要把我載到那未知的A地去。

一種新的感覺在我底身體內產生了，新的幻景迷住了我底眼睛。我不再回頭去看那被我拋棄在後面的S市了。我不再爲那過去的生活悲嘆了。我沒有留戀地埋葬了牠們。對於我，生活又顯露出來一個新的面相，我如今變成了另外的一個人，一個新人。在滅亡的路上我有了新的產生。

第二篇 在掙扎中發見自己底力量

〔N年〕

六月一日

醞釀了一個多月的電燈工人罷工潮現在就要爆發了。

昨天我們到司令部去參加第三次勞資仲裁會議。資方的代表完全拒絕了我們勞方代表底加薪的要求。我們讓步兩次，但資方底態度始終是非常堅決。所以在四小時的會商以後，依舊是毫無結果。

今天早晨我們底罷工委員會開會了。我們決定了對付資方的手段和步驟，分配好了大家底工作。

下午我從工會會所出來，走在T馬路上。這路不很寬敞，行人並不多。剛剛落過一陣

驟雨，馬路還有些潤濕，空氣很新鮮。我仰起頭，看那逐漸展開起來的清朗的天空。我搖動着身子，我覺得一個大的事變，一個活動的機會就要到來了。我快樂。

突然我發覺出來我底身後起了幾個人底有規律的腳步聲。這聲音和我底脚步相合。我走快，牠們也快，我走慢，牠們也慢。

我底心忽然戰抖起來。我想一定是有人在後面追蹤我了。在這種時候的確有許多人是欲得我而甘心的。而且在 A 地暗殺事件又是極其普通的，一個人只要有錢有槍，就可以隨意殺死他底仇敵，他自己不會有一點危險。前一個月××報底記者因為得罪了本地的一個軍閥，就在這 T 馬路上被敵人用手槍打死的。想到這個我覺得事情有些不妙了。我應該想一個防備的辦法。

我故意在一家商店門前站住了，看那文句奇怪的廣告。那脚步聲也就停了。我把眼睛偷偷往兩邊看，我瞥見了幾個兇臉漢子，他們把手插在短衣袋裏，我知道那裏面藏得有什麼東西。

我極力鎮壓住自己底跳動的心。我慢慢地向前面走了。我想走到公園裏去。在那裏面我很容易逃避掉他們底追蹤。

公園就在前面，只要轉一個灣，再走二十多步，我就可以走到那裏面了。我在表面上並不現出一點慌張的樣子，只是把脚步放大了有一點。我想我也許會戰勝他們。

然而就在轉灣的時候，他們六個人一齊從後面擁上前來。兩個人抓住我底兩個手膀。另外四個人在前後圍着，圓睜着那惡狼的眼睛，看着我底臉，就好像要把我吞進肚裏去。

『什麼事情？』我勉強鎮靜地問。

『我們司令請你到司令部去特別談話。』拉着我底左膀的那個高大漢子說。

『好。』我答應着，就現出勇敢的樣子跟着他們往前面走了。這時候我也就只有這一個辦法。

我們走過司令部底門口。司令部就在公園附近。

『到司令部裏面去可以嗎？』我帶笑地問。

『不行，不許說話，快走！』右邊的那個便衣偵探厲聲說着，就突然摸出手槍對準着我底胸膛。

許多過路的人就圍過來，把我們圍着。大家帶了驚奇的同情的眼光望着我，我依舊昂着頭，並不避開他們底眼光。

『去去！』這幾個偵探都摸出手槍做出要開放的樣子，就把那許多人驅散了。

我們走不到多遠，就遇見一部空汽車駛過我們底面前。這汽車並不小，給我們坐，倒很適宜。

『站住！』他們把手槍向那汽車夫描準着，厲聲喝道。

汽車馬上就停住了。

他們把我押進車裏。四個人坐在我底旁邊，兩個人站在車外，都把手槍拿在手裏。

『到日山去！』一個偵探兇惡地吩咐了這一句。於是汽車就飛駛地向着日山開去。

了。

馬路很不平，車身在牠上面顛播得很厲害。車裏非常悶熱。沒有一個人說話。我閉着眼睛在思索。兩個思想在我底腦裏盤旋：

且山是著名屠殺青年的地方，都是執行秘密槍決的。屍首就埋在山裏，沒有人會知道。

A地的軍閥和電燈公司的資本家都認為我是這次罷工潮底主動者，他們很願意把我置於死地。

！
！
生死嚴刑拷問！秘密槍決！這幾個名詞在我底腦裏輪流出現着。我底全身的血好像都凝結起來。我明白我是走到生命底涯沿了。

生底留戀和死底恐怖輪流地壓迫我。

我有血，我有肉，我有感情，我有生命。所以我不能沒有留戀；我不能沒有恐怖。一會兒到了且山海軍辦事處。下了車，他們就把我收押在俱樂部裏面。一個兵來搜

我底身上搜出了一本空白的日記簿，十多張名片，幾十分郵票，一串鑰匙，幾個銀角。

『就只有這一點東西？』那個年青的圓臉副官失望地問。

『你們想我還有什麼東西呢？』我冷笑着說。

『你底手槍聽說你有三支手槍！』他莊重地說。

『手槍？我從來沒有用過手槍。我又不曾開槍，要牠來做什麼用？』我笑起來。我用這笑來鎮靜我底紛亂的心曲。

副官得不着結果，就不快意地去了。他派了兩名護兵，拿着寶彈的槍監守着我。

在七點鐘光景，處長和主任都來了。他們帶着笑容走進來。一進門就齊聲說：

『呵，我們從前不是見過面嗎？』

『是的，我們會見過。』我做出平靜的樣子回答他們。但是在心裏我卻想：他們不就是我底敵人嗎？我曾經因了工友底事情和他們有過小的衝突。這事情我記得很清楚。現在我卻是在他們底掌握裏了。

他們和我談了許多話。起初他們還帶着譏笑的态度，後來聽了我底長篇敘述後，他們似乎起了一點小小的同情。我把現社會底狀況，電燈工人底生活情形和這次工潮底起因全都告訴了他們。我明知道這番談話不會給他們留一個深的印象，而且他們也不見得就了解我底意思。但是除了上面的話以外，我還能夠對他們說什麼呢？

我們談到九點鐘。忽然電話底鈴聲響了。

電話是司令部打來的。說要今晚晚上就槍斃李冷。

槍斃李冷！這句話沈重地打在我底頭上。我底血又一次凝結住了……

但是處長和主任都說不同意槍斃李冷，請司令部帶去自行辦理。

司令部並沒有堅決的表示，所以我底生命又得暫時保全了。

然而說不定到了深夜，司令部會再來一個電話，堅持着要槍斃李冷，說不定司令部會把我帶去自行辦理，到了那個時候……

生底留戀，死底恐怖……我沒有別的思想。

六月二日

昨晚我躺在破牀上，無論如何總不能夠入睡。我把兩隻眼睛圓地睜着，望着黯淡的煤油燈光。我好像在等待一個人。我在等待誰呢？等待那個來帶我出去槍決的兵士嗎？沒有悲哀，也沒有眼淚。內心的搖蕩，神經的麻木，理智在這時候是沒有一點用處了。眼前浮現了一幕一幕的恐怖的幻影，總不外生命底泉源已經涸竭，現在是到了死——最後的歸宿了。

好容易捱到了四點鐘，軍號聲突然響了。

天還沒有亮，屋裏依舊是很黯淡的。這時候爲什麼要吹號呢？……

「現在就是槍決的時候了！」一個思想突然照亮了我底頭腦。我底心猛烈地戰抖起來。

一點遲疑也沒有了，一點希望也沒有了。外面人聲嘈雜着，像預備做一件重大的事情，像預備着舉行一次血宴。

死。寂寞的死。看不見羣衆底面孔。聽不見羣衆底叫聲。黑暗的山巖就是我底埋葬地。槍聲一響，我底生命就完結了，我底一切就完結了。

我能夠沒有留戀，我能夠沒有恐怖。

我等待着，等待着那恐怖底到來。

四點半鐘又過去了。並沒有一點動靜。

『朋友，四點鐘就吹號，是什麼意思？』我向那個守兵道。

『先生，這是起牀號，我們弟兄四點鐘就要起牀的。』他溫和地回答說。

我底心又放下了。我又算得救了。

這生命底短時間的延續，居然是這樣值得人留戀！我這時候並不去想將來有一天一顆子彈打進我底心裏，我底一切依舊會完結的。這短時間的延續又有什麼意思呢？

在下午三四點鐘的光景，王炳突然走了進來。這王炳是電燈公司底工人，又是罷工委員會底執行委員。他是一個忠厚的中年人。

「怎麼，你也來了？」我喫驚地問。

「我底爺，我也是被偵探抓來的。」他在憤怒中帶着苦笑說。「你看我底背上的傷痕呀，都是被他們用槍桿搥破的。我被他們抓住，我不肯走，他們就打。」他說完就脫下上衣，把背向着我。

這背上的皮已經破爛，到處是血跡，顏色有紅的，紫的，黑的……

看着這背就好像我自己，在喫打。憤怒壓倒了我。我拚命咬着嘴唇皮，不要使這怒氣發出來。

捱到了黑夜，空氣又突然緊張了。在屋角裏現着死底歪臉。

王炳不住地顫慄着。他低聲說：「我看今天晚上我們要結果了。」他就蒙住臉倒在破牀上。

「結果？那有什麼可怕？世界上並沒有不死的人！」我做出勇敢的樣子說。其實我底心也開始在搖蕩了。我爲了要使他安靜，纔不得不用上面的話來掩飾我底怯懦。

六月三日

我因爲連日的疲倦，昨晚上居然得了很好的睡眠。今天我醒來時，天已經大亮了。

王炳昨夜沒有闔眼，今天他底臉變成了土色。

「李冷，你說我們還活得過今晚嗎？」他畏怯地問。

「誰管這個？」我粗聲說。「要死就早點死，倒也痛快！」我覺得我已經不像前天和昨天那樣地膽怯了。

「死，那究竟不是好玩的呀！」他吐出舌頭自語似地說。接着他又閉着眼睛哭聲地喚着：「我底妻，我底兒。」

我蒙住了兩隻耳朵，不敢再聽他說一句話。

下午三點鐘光景一個新的守兵來了，是一個北方人，看他底相貌，我知道他還有一點人心，他還不是一個殘酷的人。我們試和他談話，他居然客氣地回答。他在這里當兵已經有七年了。他告訴我們，這里夜間是常常秘密槍斃人的。我們問他：秘密槍斃，是不是還

要宣佈罪狀？難道不經審訊，也就可以祕密槍斃嗎？審訊時候沒有供狀，也可以祕密槍斃嗎？他說：『有許多是拿來不問不審就槍斃；有許多是苦打成招過後就拿去槍斃的。既然是祕密槍斃，當然用不到宣佈罪狀。我前天——』

他剛剛說到這里，那個圓臉的副官就走了進來。那人輕蔑地看了我們一眼，就板起面孔對守兵說：『不准同犯人講話！好好看守！』

祕密槍斃，不用審問。——我要不去想牠，我卻不能不想牠。我殘酷地提醒自己：今晚上一在兩點鐘時分，我底生命就會完結了。

我躺在牀上，我斗地想起了靜妹和文珠。她們還活潑地在S市努力工作，那半年的牢獄生活並不會摧毀她們底精神。她們果然是活潑地回到人間來了。她們看見了我底工作底成績，這使得她們很快樂。她們常常寫了充滿着愛情的，鼓舞的信來。但是如今她們能夠知道我是躺在這里等候着那毀滅底到來嗎？她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拯救我嗎？豐富的黑髮，長睫毛蓋着的大眼睛，紅紅的雙頰，一切都給我永遠地消失掉了。還

有那靜妹底溫柔的話語，文珠底熱情的清脆的聲音，我再要聽一次，也是不可能的了。我底面前就站着那死亡。死亡底境界第一次在我底眼前展開了。黑暗的，寂寞的，無名的，永遠是黑漆漆的一片，沒有愛，沒有光亮，沒有盡頭，沒有生命。所有的只是死。

我底母親已經死了。當我在A地忙碌着，生活在工人中間，開始組織A地總工會的時候，一個消息來說我底母親死了。這消息是那新出獄的靜妹告訴我的。這已經是半年前的事情了。爲什麼如今又突然明顯地浮現在我底腦裏呢？難道果真如一般人所說，我已經走到了生命底盡頭，所以就開始回想到母親和其他的親愛的人嗎？難道我果真是必須去死亡，所以纔拿關於女性的回想到祝福我自己嗎？

我不能夠回答這些問題。但是黑夜又來了。

我和王炳躺在那張破竹牀上面。我默默地閉着眼睛，我竟然睡熟了。

過了好些時候我忽然醒過來，我覺得牀在顫慄地搖動了。我驚奇地睜開眼睛扭着頭頸去望王炳。黯淡的燈光正照在他底慘白的臉上。他閉着眼睛，把身子猛烈地抖動着。

『王炳，你有什麼事情病了？』我含糊地問。

『你沒有聽見剛纔的幾下槍聲嗎？』他恐怖地低聲說。

『誰能管這槍聲幹嗎？』我粗聲回答着。但是我底心也忍不住劇烈地跳動起來。我無意間把手壓在胸膛上。我忽然想到我底這身體轉瞬間就要癱臥在山巖上成一具鮮血淋漓的死屍了。

這樣想着我就不能夠再閉眼了。

那守兵故意把槍弄得嘩噠地響，不知道是什麼用意。這聲音刺進耳裏，使我底心變成非常煩躁。王炳底戰抖的身子橫在我底旁邊像一個垂死的人。

我覺得要是再在這牀上躺下去，我底心底跳動，我底血底循環也就會停止了。於是
我站起來在房裏走着，我一直走到天明。

六月四日

上午十一點鐘那個圓臉的副官來了，他板起面孔對我們說：

『你們只可以在房裏坐臥行動；若要大便小便就應該通知守兵。否則，自動踱出門外，發生誤會，恐怕很不方便呀！』

自由，我們底全部自由都給人剝奪了。但是我底那顆求自由的心是不死的，除非到了我底生命毀滅的時候。這時期也許不久就會到來罷。

下午那個北方人來換班了。他又和我們談話。王炳問他昨夜的槍聲是什麼一回事。他說：

『先生，昨晚一點半鐘槍斃了三個人。我用駁壳槍打死三個，得賞十元。哎，先生，我們差不多是做慣了這種買賣，絲毫不動心了。』

他說着微微一笑，把手去撫摩他底槍，並不覺得他底話說得很殘酷。

我無意地把眼光定在那槍上，定在他底右手上。我看見他底那隻手。他底手和平常人底一樣，是黃黃的，是瘦小的，上面沒有一點血跡。我看不出來牠在昨天晚上殺死了三個人！

我默默地看着他底手。忽然我把我底胸膛撫摩着。我想今天晚上不就是這隻手來取去我底生命嗎？這個人，這個溫和地微笑着的人不就是我底劊子手嗎？

六月五日

一晚上又平安地過去了。我們依舊沒有死。但空氣依舊是陰鬱而沈悶。

我在這裏過了四個整天了，不會得着外面的一點消息。亦寒他們大概不會有危險罷。他們得到我失蹤的消息以後一定會小心翼翼地自己防備着。偵探們不會找着他們的。尤其是亦寒，他在A地的運動中站着重要的地位，他不能夠讓那般偵探把他捉去。至於別的朋友們，他們一定會照常熱心地工作着，減少一個我，對於他們底工作進行不會有大的妨害。在這方面我覺得還可以放心。

然而那般電燈工人呢？他們現在究竟怎樣了？罷工潮一定是已經被壓服了，這可以從王炳被捕的事情上猜想到的。

是的，工潮一定會被壓服了。醞釀了許久的罷工事件竟連爆發的機會也沒有。工人

一定是在從前那樣的低賤工資之下繼續勞動着。罷工委員會底人員一定會全數被捕，至少也會被公司全體開除的。我們得到了什麼呢？除了失敗以外我們還得着什麼呢？

我們底要求是正當的，是最低限度的。然而這一點正義我們也得不到。這一個多月來的努力完全付諸東流。電燈工人依舊在工廠裏呻吟受苦，許多人家會因此流離失散，而我和王炳卻躺在破牀上等待那毀滅底到來，不能夠做一點事情了。

這是我底第三次的失敗了。這一年來在A地，在許多朋友底幫助之下我熱心地工作着，生活在機器工人中間，幫助他們同困苦的環境奮鬥。我們開辦了機工子弟學校，開辦了機工夜學，設立了機工俱樂部，成立了失業機工互濟會，又組織了A地總工會。但是學校被封閉了，總工會被解散了。不管我們底行動是怎樣地溫和，人家是不給我們一點機會的。

那兩次的失敗並不會使我灰心，在信仰底指導下，在朋友底鼓勵下，在靜妹和文珠底勸勉下，我又開始了第三次的工作。

但是如今第三次的失敗又來了，而且我底生命就要在這次的失敗裏終結了。我永遠不會有機會來開始第四次的工作了。

是的，亦寒他們會活着，來進行第四次的工作，靜妹和文珠在S市的工作也會一天天地發達起來，而我在幾點鐘以後就會永眠地躺在山巖上而了。今晚上一兩點鐘時分，駁壳槍底聲音會起來打破黑夜底靜寂，誰能夠說那時候不就是我底生命在毀滅嗎？

傍晚主任跑來，他做出同情的樣子對我說：

「你底事情有些不好辦，據司令部說你底反動證據很多。第一你在戒嚴時期煽動罷工，搗亂公安秩序；第二，聯合A地各界反抗司令部。如果屬實，單是這兩件就可以把你槍斃了。我以為爲你我均是學校出身，你又是政治犯，所以特別優待你。你應該了解這個意思。」

他說完就走了，好像怕我反駁他似的。其實我也沒有話對他說了。

「我們兩個最多只有一星期的壽命了。你聽他說話！」王炳忽然吐出舌頭，低聲對

我說。

「你是不要緊的，我覺得我底臉上第一次露了慘笑。我對他說這話不知道是安慰他，或者是羨慕他。我還有一句話並沒有說出來。這話就是『我是沒有一點希望了。』」

死，我底前面就站着死，確定的，威壓的。

但是漸漸地死底面相改變了。

死，我爲什麼要這樣地怕死呢？難道在過去，在現今，在將來，不是有無數無數的人死過，而且要繼續死去嗎？

每個人都要死亡，而且我也必須死亡。爲了信仰犧牲掉自己底生命，這並不是一個恥辱，一個災禍。在過去有許多人昂然地爲信仰去受死刑，在現今也還有許多人殉道在監牢裏。我並不是第一個。

杜大心自願地爲他底信仰犧牲了，朱樂無爲信仰犧牲了他底女兒，他還說過他隨時等候着犧牲來呼喚他。靜妹和文珠也以堅強的勇氣，度過了他們底半年的牢獄生活。

我是他們大家所熱愛的人，我是A地一部份工友所信賴的人。他們把希望寄託在我底身上，我不能夠畏怯地在死亡底面前戰抖。

今天不見那個北方人來換班，另外來了一個本地的守兵，這人很兇惡，一臉的橫肉，而且瞎了一隻眼睛。他底臉是一個陰沈的臉。看見這臉就使我想起那黑暗的A地的社會。

六月六日

下午那個北方人來了。我們看見他就像看見一個親人。我們就和他談起閒話來。

『我昨天出去送公事，就順便替你們打聽消息。你們底事情很危險。司令部還不肯承認逮捕了你們，把你們押在日山。聽說司令部偵探還在外面想法要捉叫做亦寒和什麼的三個人。工會會所被司令部派了許多偵探暗地守着，沒有一個人敢到那里去。電燈公司前兩天請司令部處長，副官，參謀他們喫飯，一共有三桌人。公司經理在席上就請司令部馬上把李冷秘密槍斃——』那個北方人帶着莊重的面孔說了上面的話，但他

剛說到這里就被王炳打插了。

「我呢？」王炳焦急地用戰抖的聲音問。

「你大概不亞緊。他們都說把李冷槍斃了，各種機器工人要求加薪的事情就不會成功了。」

雖然我已經準備着去死了，但這個消息還不免使我底內心激動。我又一次想到我所拋棄在外面世界中的一切，我還不能夠沒有留戀。

我靜默着，不想說一句話。我只願去思索，思索我不能夠忘掉的許多人和許多事情。晚上朦朧的月色從窗戶裏射進來，這月色是很慘澹的。我想我底臉色該不會像這樣慘澹罷。

我要掙扎，我要把那一切陰鬱的思想驅逐掉。我要做一個像奈其亞夫那樣的人。

六月七日

「喂，上官說，叫你們不要走出門限，否則發生誤會，就要對你們不起。除了葉永外，

我們不能夠同你們多說話。這是上官底命令，我們是不能夠違抗的。」那個本地的守兵一進門就用粗暴的聲音對我們說。

我只是冷笑了兩聲。

十二點鐘的光景，我們剛在喫中飯，那個圓臉的副官突然跑進來，板起面孔對我們說：『你們喫了飯就搬到那邊去！』我們並沒有理他。

剛喫過飯，就有三個守兵進來，對我們說要搬地方了。他們並不等得着我們底同意，就把我們在這里日用的破碎東西拿着，領我們到另一間房裏去。

這一間房子比較原先的那一間更壞。這里白天蒼蠅很多，夜晚又有蚊蟲。而且離兵士住的地方近，吵鬧得很厲害。

在這里日子是比較更長了，要望到那黑夜底到來，真不容易。但是黑夜一來，恐怖的空氣也跟着來了。

我們被蚊蟲咬得很難受，不能夠睡覺，我就把那一盞陰暗的煤油燈吹滅了，並且把

房門也關上了。我們正預備安靜地睡一刻。但是馬上門就被守兵們打開了。

他們一進門就惡狠狠地把房裏的兩扇窗門釘閉了，又把燈光特別撥亮起來，然後纔退回房門外面去。

房間裏面沒有一點風，空氣悶熱。我們完全成了大羣蚊蟲底俘虜，被牠們咬得一身都是疙瘩。直到十二點鐘，人聲靜寂的時候，我和王炳依舊用乾燥的眼睛對望着。我們簡直不能夠合眼。

又過了一些時候突然擡進來三個拿駁壳槍的兵士。他們圓睜着眼睛，對我們做個歪臉，接着又把我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那神情就像廚子要殺雞時把雞提在手裏看，一下作個準備。他們又默默地走出去了。

『李冷，我看今晚上我們一定會被槍決了。你想是不是？』王炳低聲在我底耳邊說。我看他混身在戰抖，差不多要哭出聲來了。

『不會的，他們不敢槍斃我們。我們還是睡覺罷。』我勉強壯起膽子這樣安慰他，而

我底內心的惶恐已經無意識地流露了出來。我把雙手蒙着眼睛，我不願意看見那月光。快到兩點鐘的光景，忽然在靜夜裏起了「嘩啦」「嘩啦」「嘩啦」的聲音，裏面還夾雜着悲慘的哀叫：「哎喲，哎——喲！槍斃就槍斃，我無話可招！」

我們聽得很清楚，好像這慘劇就發生在我們底眼前。但是聲音又忽然停住了。夜是很靜寂的。

就像地震一般，我們底牀忽然劇烈地震動起來。

「李冷，你聽見嗎？」王炳睜着那失神的眼睛看我，他用顫動的聲音低低問道。

「是的，我聽見的。」我沈重地回答他。我就咬緊着牙關，用了極大的努力來鎮靜我底紛亂的心曲。

啪，啪，啪，於是槍聲響了。

沒有一點疑惑，幾個人底生命就完結了。

死，死，接連地在我底面前走過。

我想我底輪值也許馬上就會到了。他們會來帶我出去到後面山巖上。這同樣的槍聲就會埋葬了我。

我正在想我應該怎樣演說，怎樣罵人，怎樣喊口號，怎樣做出那種種的悲壯的舉動。
 「李冷，我不願意死，我家裏還有妻子。我不能夠過這種生活。我要逃，我不能夠在這里等死。」王炳用顫動的聲音斷續說。他戰抖地抓住我底左膀。

「安靜點，鎮靜點，你不要緊，他們不會殺你。」我這樣勸慰他。但是關於我自己我是沒有疑惑了。

死，我底面前就站着那死。我必須向着牠走去。

我為什麼要怕死呢？我們被囚禁，拷打，槍斃，這並不是我們底羞辱。我們爲着人民謀幸福，必須付出這個犧牲，這個犧牲正是我們底勝利。我們底黎明的將來正是許多許多這類的犧牲造成成功的。做一個革命家，就只有兩件事情：勇敢地奮鬥；勇敢地就死。我已經勇敢地奮鬥過了，現在應該勇敢地就去就死了。

六月八日

早晨那個北方人來換班了。他低聲告訴我們昨晚又槍斃了四個青年。他們受過多時的苦打，仍舊沒有口供，到槍斃時還在罵人。

「什麼罪宣佈罪狀嗎？」王炳問。

「夜裏槍決照例是不用宣佈罪狀的。」

我們沈默着。

「聽說你被捕是因為公司方面告你有剪斷電線煽動罷工的嫌疑，」那個北方人又帶笑地對王炳說。『大概不久司令部會把你送到法院去審問。你底事情是不要緊的。』

『送到法院去？誰有這耐心等他！要殺最好早點殺！我不高興等了！』王炳忽然憤怒地用粗暴的聲音回答，他煩躁地在房裏踱起來。

那北方人就不再說話了。

王炳底這舉動是出乎我底意料之外的。我去看他底臉。他底臉上是一臉的怒容。他

沒有一點害怕的表示，也沒有一點歡喜。我很奇怪這個人怎麼很快地就變成了這樣子。這晚上又起了槍聲，顯然地又有人被槍決了。但是王炳卻沒有一點害怕的表示。他似乎變得很勇敢了。他只是煩躁地說他不能夠再忍受這種生活。

是的，我也不能夠忍受這不死不活的等待生活了。

六月九日

王炳今天很高興，他和我談了許多話。他說他如今是一點也不害怕了。他可以勇敢地死去，一點也不戰抖。

他底這些話很使我歡喜。我極力鼓舞他，我對他談了許多我底過去的事情。我談到靜妹，談到文珠，使他對這兩個女郎發出誠心的讚嘆了。

我們這樣談笑着，就不覺得時間過得慢，轉瞬間就到了黑夜。我覺得心裏很暢快，所以很早就睡熟了。

忽然一陣喧鬧驚醒了我。

聲。

啪，啪，兩聲清脆的槍響送進我底耳裏。接着就是許多人底脚步声，叫喚聲，高聲說聲

我底房間馬上震動了。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變。我底頭腦還有些昏迷。

四個拿着實彈的槍的兵士走進了來，拿着槍對我瞄準。

死，這個字像閃光般掠過我底頭腦。我毫不遲疑地從牀上站起來。

我沒有恐怖，沒有顫慄，沒有眼淚，沒有思想。

我茫然地等着他們放槍。

但是裏面沒有動靜。在外面槍聲又接連地響了。嘈雜聲更如潮水一般湧起來。

『在這兒，』有人在叫。

『在榕樹後面，』有人在叫。

槍聲接連地響着。許多人在跑。

『中了一槍了。快放，他要翻牆了！』

又是兩三聲槍響。

於是一個尖銳的聲音叫起來，聲音很慘痛，是一個我所熟習的聲音。

「王炳！」我恐怖地叫起來。我睜開眼睛往四面看，我這時候纔發見出來我底同伴是不在這房間裏了。

是的，一定是他。那哀叫的一定是他。他們把他怎樣了？我想着，我就往門外奔出去，但是卻被兩個兵把我底肩膀抓住了。

「哎——嗚，李冷，我——」王炳在外面慘痛地叫起來。這聲音像利刃一般在我底心上割着。

「王炳，」我用盡氣力來回答他。我一面還掙扎着要奔出去。就在這時候一個兵把他底駁殼槍對準我底頭。

在外面又起了槍聲。於是王炳底聲音就消滅了。

我挺直地站在房中間，我好像做了一場可怕的夢。

「你們把他怎樣了？」我忽然瘋狂地問，我又開始在掙扎。

「他借出去大便就要翻牆逃走，這裏的規矩是不能夠讓他活的，」一個守兵冷冷地說，就放了我底手膀。他們四個人又退回到房門外去。

房裏燃着很亮的燈光，但是在短時間內我底心裏的光明熄滅了。

我挺直地躺在破牀上，動也不動一動，我沒有思想，就像死了一般。

六月十日

我醒起來，含糊地叫了一聲「王炳」，沒有人回應。我睜開眼睛看，我纔發見這屋裏只有我一個人。全個房間裏沒有王炳底影兒。

於是昨晚的一幕慘劇又斗地在我底腦裏顯現了。

沒有一點疑惑，那人是被幾顆槍彈斷送了。他底血會染紅了牆邊的泥土，他底屍體會躺臥在山巖上面。然而無論如何他是不能回來的了。對於這個世界他是永遠地去了。他本來是不會死的，他在幾天以後就會被送到法院去，在那里人家不會怎樣為難。

他這個忠厚人。他會回到他底妻子那里，他會有很多的日子可活。他說過他不願意死，而且他不能夠死，他有妻子，他有小孩，他們需要他來養活。

但是如今他終於死了，因了一個偶然的事變而死了。他爲什麼要逃呢？而且爲什麼要在那個北方人給了他一線的希望以後纔逃呢？

他不願意死，他不能夠死，而且他不必死；但是他終於死了。沒有一個方法可以拯救他了。然而我還活着，我活着來等待死刑的折磨。

我如今知道了這是不會久待的，特別在昨夜王炳慘死以後，我底死刑已經成了明如白日的事實。我再也沒有方法可以逃避那死刑了。

死是冠，是荆棘的冠，我必須來戴這荆棘的冠。

那個北方人來了。他自然知道了王炳底死，他說了幾句嗟嘆和同情的話，過後他又告訴我，我底事情是完全絕望了。司令部直到現在還不承認把我逮捕的事情。他們正在和公司方面祕密接洽，大約三四天內就可以成交了。這次A地的資本家是聯合起來對

付我們的，因為他們知道電燈工人底加薪運動一旦成功，那麼自來水公司，電話公司以及某幾個機器廠底工人都會陸續起來作同樣的要求。他們以後就不能夠再像從前那樣地任意剝奪工人了。所以他們甘願出許多萬金錢去運動司令部早日把我秘密槍決。司令部軍法處長共有嬌妻美妾十二個，電燈公司送她們每人一顆金鋼鑽，許多疋綢緞，這一筆費用共計是四萬元，還有前後五六次宴請司令部官員的酒席費六千多元以及送給司令，參謀，副官等等的八九萬元。這樣一來，我底生命就必須完結了。這十多萬元就買了我底命。他們要槍斃我以鎮壓電燈工人底罷工潮，他們要槍斃我以警誡那般敢於反抗資本家底任意掠奪的工人。如今他們底生意快成交了，所以我至多也就只有這三四天可活了。

那個北方人報告了消息就走開了。他顯然是同情我，憐憫我。他不願多留在這裏看我傷心。對於他和對於許多人一樣，被殺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是一個災禍。他以為我會被悲痛壓倒的。

然而這一次他卻錯誤了。我並沒有一點悲痛。我有的只是憎恨和憤怒。我想着那十多萬塊錢，每張紙幣，每個銀元上面都濺了我底熱血。牠們如今又被埋藏在那般吸血的人底寶庫裏面了。我底血會在那里變臭的。這十多萬本來是應該散給工人的，還可以給許多工人底家庭帶來溫飽。依據我們底要求，這次加薪底總數也不過每年一萬幾千元，這十多萬的數目簡直可以支付電燈工人底十年內的額外的工資了，然而他們卻寧願使工人們挨餓，寧願把這筆錢送給那般吸血的人去埋藏在寶庫裏，來買我底這生命。他們是怎樣地沒有良心呀！

固然我如今會困了他們底緣故而失掉生命了。但是我底憎恨是不會死的，我底信仰也是不會死的，我們底事業也是不會死的。

這憎恨，這信仰，這事業會鼓舞着別的許多人來繼續我底工作，來完成我底志願。而且這許多人就已經在各個地方存在了。他們會比我做出更多事情來。

在這個世界中我並不是孤另另的一個人，我並不是孤獨的，就在這囚室裏我還覺

得我底心是和我所愛的那些人，和那廣大的人羣共鳴的；我底心是和他們底心共同跳動的。幾個資本家花了十多萬塊錢，殺死我一個人，埋了我底身體，但是我底憎恨，我底信仰，我們底事業卻不能夠被他們殺死。而且甚至我自己也會在我所愛的那些人底心裏復活起來的。

這樣想着，我彷彿看見許多人底面孔在對我微笑了：靜妹底，文珠底，亦寒底，樂無底，鳴冬底，秋岳底，還有許多許多別的朋友底。我沒有死底恐怖，也沒有生底留戀。

下午三點鐘光景我平靜地睡去了。我做了一個夢。我夢見了母親。

我不覺得母親已經早死了。我回家去看母親。

我走到我家底大門前，看見舊時的屋宇。我底心裏充滿了快樂。我大步跑進去，恨不得馬上就看見母親底慈祥的面孔。我想我底突然的歸家會給她帶來大的喜悅。

我跑進她底寢室，剛跨過門限就大聲接連叫着『母親』，但是沒有她底回應。屋裏沒有人。在母親底牀上，帳子下垂着，牀前有母親底鞋子，裏面沒有一點聲息。我想母親一

定是在午睡。我便輕腳輕手地走去揭開了帳子。

一幅薄被蓋着母親下半身，母親底臉比從前消瘦多了。我把頭俯下去看她底臉。她底眼睛突然睜開了。她驚訝地望着我，她底眼光裏流露出了喜悅。

「母親，我回來了，」我歡喜地低聲喚道。

「冷兒，是你？」她微笑說，就把右手伸出來撫摩我底臉。她於是坐起來和我談話。她把背靠在牀架子上面，我就跪在牀前，把頭放在她底懷裏，好讓她撫摩。

「我等了你許多年，你終於來了。」她慢慢兒說，聲音裏顫動着喜悅。「你底臉色很好，身體和以前一樣健壯，我如今很可以放心了。你肚皮餓嗎？走路疲倦嗎？要喫什麼東西嗎？你看這房裏沒有一個人，她們都走開了。你自己去叫范媽給你煮點麵來喫。我病了許多天，如今身子剛剛好一點，還不能夠下牀。你自己去罷。」

我說了許多話纔使她相信我並不餓，也不疲倦，我依舊跪在牀前。

「靜兒前幾天纔來過，她當天就去了。她也是很忙的。她底身體也很好，這很使我放

心。她本來想陪我住幾天，可是我把她勸起走了。我知道她是忙的，她不會有一點休息的時間，我不願意把她底有用的光陰浪費掉……靜兒告訴了我她底許多事情。你等一會兒再把你底事情也詳細告訴我罷。現在先聽我把家裏的事情一一對你說。」

母親說的無非是她在家裏過活得很好的話。她說父親帶着那兩個姨娘到別墅裏去住了，剩下她一個人在家裏。所以她如今是沒有一點煩惱了。這家裏面的生活是完全由她自由支配的。她再沒有什麼苦惱，只是有時候她會感到寂寞。她常常感到寂寞。常常想着我們兄妹兩個。

『母親，我不要去了，我願意永遠留在這里陪伴你。』我突然迸出了這哭聲說。我把兩手來緊緊捧着她底手，我用眼淚洗滌她。

『冷兒，你哭了？』她微笑地說。『你看我還沒有哭。你現在告訴我底事情罷。』
我被一種無名的悲痛阻塞了我底喉管，我半晌說不出一句話，我只是哀哀哭着，同時狂吻着母親底手。

『冷兒，我懂得你了。我不要聽你底什麼話了。你底心我是很了解的。我不知道應該用怎樣的話來說明我對於你和你靜妹的愛憐。你看，我近來常常是找不出話來表達我底意思。我這里的寂寞也是很可以忍受的。我卻不願意你來陪伴我。你底居住地方不是這里，卻應該是那廣大的世界。你還是去罷，回到你底事業裏去罷。對於你和你靜妹底行動，我是沒有一點遺憾的。我很高興我有着你們這一對兒女。你們儘管放心地去做罷。我只有永遠祝福你們。』

她停了片刻，把我底頭撫摩了半晌，就把我底頭捧起來，給我揩拭眼淚。

『冷兒，不要再哭了。這里沒有可以哭的事情。我是甘願把你們兄妹遣走的。我有着你們這一對可愛的兒女，這是一種幸福。但是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裏我是不能夠，而且也不配享受這種幸福的。所以我就把你們貢獻給人類了。去罷，去爲人類工作罷。冷兒，你不應該再有個人底感情，個人底悲哀，個人底憐惜，個人底愛憎。我把你們獻給人類，和你靜妹就是人類底兒女了。你就應該把你底感情放在羣體底感情裏面，把你底生活放在

羣體底生活裏面。在人類底幸福裏找到你自己底幸福，在人類底繁榮裏看見你自己底繁榮。而我這個做你們底母親的人底幸福和繁榮也會在這裏面反映出來的……

『冷兒，你牢記着：我們生在這世界上來，並不是來點綴太平的。我們並不是來領受，是來給與的。我們自己也許永遠會得不到愛，但是我們必須把愛給與別人。我們可以貢獻一切的犧牲。但我們必須用我們底愛來改革這無愛的世界，使那許多一生領受不到愛的人都可以過着幸福的生活。在他們底生活裏就會反映出我們底愛來。這愛纔是偉大的，不朽的。我願意你用這種愛去愛人類，愛羣體。我卻不願意你死守在這裏愛着一個人。去罷，你底地方不應該是在這裏。』

母親說到這裏猛然把我用力一推。我便往地上跌去，這一跌就把我跌醒了。

房間裏只有我一個人。守兵站在門外。屋裏並沒有母親。

我知道母親已經死了。她不會活着來說那一番話。那些話是我自己對自己說的，我躺在牀上借着夢，自己在對自己說教。但這說教究竟是美麗的。

時間是到了傍晚了。我從牀上站起來，走到窗前，從鐵格子望出去，正看見落日餘暉掩映在高山樹林裏，那萬丈的丹霞把天映照得血一般地紅。我底眼睛所見着的一切都帶了血底顏色，這也許就是我底血，我也許在今晚上就要流了血永閉了眼睛。

這時候海軍底軍號聲突然殘酷地響起來，在這野外就有些像狂風底怒號。這也許就是我底喪鐘。我也許就不會活過今晚了。

但我並沒有恐怖，也沒有留戀。我記起了夢裏的母親底話，她底話說得不錯。我是被母親把我貢獻給人類了。我生活在這世界上，只是爲的來犧牲自己，爲人類工作，使人類幸福繁榮，而在這裏面又看出自己個人底幸福和繁榮來。

沒有個人底感情，沒有個人底愛憎，沒有個人底悲哀，沒有個人底憐惜。以羣體底感情爲自己底感情，把自己底生活放在羣體底生活裏面。這樣我就把我底生命和羣體底生命連繫在一起了。

羣體底生命是永遠會連續廣延下去的。只要宇宙不毀滅，人類不滅絕，則羣體也決

不會死。所以把個人底生命連繫在羣體底生命上面，則在人類向上繁榮的時候，我們只看見生命底連續廣延，哪里還會有個人底滅亡？

我沒有恐怖。便是死今晚就到來，我也不怕，我是人類底兒子。我是不會滅亡的。

六月十一日

早晨我起來得很早。陽光從窗洞照進來，是一個美麗的晴天。

我走到窗前，我倚着窗臺看那窗外。我看見高山和樹林在燦爛的金光裏微笑了。我望着那藍天，我夢幻地望着那美麗的藍天，我漸漸地沈溺在思想裏。

我彷彿看見一片廣大的原野，那地氈一般的綠草因了陽光和露水而顫動着，在那裏有些小孩在唱着山歌牧着牲畜，他們滿意地笑了；或者許多連陌的平田綠油油的在陽光下面伸展着，農家的男女攜了鋤走着那田畔的小徑，到那上面愉快地工作起來；或者在一株大的榕樹下面攜着買水菓涼食的攤子，一些梳着髮髻滿插着大紅花朵的年青女人挑着擔子走過，就放下擔子在青石上面坐着，喫着水菓笑談着各種閒話，還有許

多許多的景象……

生活究竟是這麼可愛呀！這一切永遠會繼續下去的，但是我卻不存在了，我卻要去死了。

這樣想着我又不能沒有留戀。

我思想着，我用盡全副精力思想着。我說我要想法抓住那一切景象，不要使牠們離開我。但是一剎那間那一切景象都漸漸在改變面目了。一切都帶了血底顏色。於是我纔恍然地明白就在那些和平的地方，流血的慘劇已經常常在開演了，血已經把最美麗的圖畫染污了。

這個世界已經不是值得留戀的了。如果我們不把自己拿來犧牲昂然地去戴那死底冠冕，用死來造成解放人類的力量，來把這世界改變成一個非常值得人留戀的地方，那麼這世界終於有一天會被腥血淹沒了的，而那般吸血的人，他們也曾沈沒在這血海裏面。

我不應該有一點留戀。我應該勇敢地去做那死底冠。

這時候那個北方人跑來了。他帶着一個哭喪的臉。他苦痛地低聲對我說：

『先生，你大概不會活過今晚上了。你要預備着……說不定連長就要派我做那件事情……先生，他們會叫我開槍。是的，他們一定要叫我開槍。先生，你要提防，今晚上一兩點鐘的光景，就在這××山巖。在這個巖上我已經打死過好一些年青學生了。就是這隻手……（他舉起他底右手）。先生，你要看清楚，就是這隻手，就是這隻手呀！牠會把你底性命斷送的。先生，我服從着上官底命令，我已經打死過一二十個人了，我一點也不害怕，也不動心。先生……但是這一次……這一次我怎麼下得手呀？要我親手殺死你，我任是一個怎樣殘酷的人，我也不忍心下這毒手。我究竟是一個人呀！先生……我還有這一顆心呀！……但是上官底命令我怎敢違抗呢！……』他說到這里，就忍不住低聲哭着走出去了。

我默默地坐在破牀上，看着他走出去。我感激他，我卻不得不憐憫他。他比我更可憐。

他現在竟然哭了。這個被上官底命令束縛着的大孩子，他今天晚上一定會親手殺死我的。要是他不願意自己被殺的話。

他要殺我，我沒有流淚，我不顫慄；但是他反而傷心地哭着，畏怯地戰抖了。

我底心是很平靜的。我沒有一點激動，也沒有一點恐怖；我安靜地走到了生命底沿境，我沒有留戀，我沒有悔恨，我不悲痛，我不流淚。我要勇敢地走完那最後的一步。因為我底路不再是滅亡底路了。

我已經把我自己底生命連繫在人類底生命上面了。我用我底血來灌漑人類底幸福；我用我底死來使人類繁榮。這樣在人類永遠走向着繁榮，幸福的道路的時候，我底生命也是不會消滅的。那生命底連續廣延將永遠繼續下去，沒有一種阻力可以毀壞牠。在這里只有人類底延續，並沒有個人底滅亡。

沒有留戀，沒有恐怖，沒有悲哀，沒有痛苦。所有的只是死，死是冠，是荆棘的冠。讓我來戴上這荆棘的冠，昂然地走上那犧牲底十字架罷。

也許今晚上我底血就會濺上山巖。我底身體就會埋在土裏。我底名字就會被人忘記。但是我決不會滅亡。我底死反會給我帶來新生。在人類底向上繁榮中我會找出我底新生來。

第三篇 死並不是完結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節

開明書店出版之巴金譯著

滅亡 (三部曲之一)

一元

新生 (三部曲之二)

六角

死去的太陽

六角

沙 丁

四角

家 (激流之一)

一元七角

春天裏的秋天

四角

秋天裏的春天 尤利·巴基原著

四角

丹東之死 A·託爾斯泰原著

六角五分

巴
金
著

激 流 第 一 部

家

著者在激流總序中這樣說：「在這里我所欲展示給讀者的乃是描寫過去十多年間的一幅圖畫，自然這里只有生活底一小部分，但已經可以看見那一股由愛與恨，歡樂與受苦所組織成的生活之激流是如何地在盪動了。」在本書後記中這樣說：「這只是一年以內的事……然而單從這一年內大小事變的描寫，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個正在崩壞的資產階級的家庭底全部悲歎離合的歷史了。這里所描寫的高家正是一個這類家庭底典型，我們在各地都可以找到和這相似的家來。」我們從這兩段話中可以知道本書內容如何地值得注意了。全文曾經在一九三一年時報上發表，共二十餘萬言。現經作者增刪修改，排印成單行本，讀者連續讀去，一定比從報紙上逐日讀一小段更能得到此書的妙處。書係三十二開本，凡六百六十面，平裝一厚冊，實價大洋一元七角。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開明書店出版之盾茅之創作

蝕	幻	動	追	虹	三 人 行	子 夜	春 蠶
[精 本]							
二元四角	四角五分	七角	七角	精本一元六角 平本一元二角	五角五分	精本二元二角 平本一元四角	七角

民國廿二年九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六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生 新”

印 翻 許 不 權 作 著 有

著 者 巴 金

發 行 者 杜 海 生
上海福州路八十五號

印 刷 者 美 成 印 刷 公 司
上海東熙寧路陸里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五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開明書店分店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82
7710